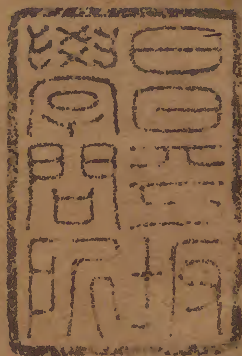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

二十五六

十四



漢書門			
二	八	八	二
〇	九	一	〇
冊	架	兩	號

庫文閣内			
二	二	二	漢
八	一	一	書
四	〇	一	
函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81	
冊數	20 (14)		
函號	284	1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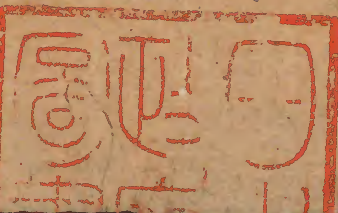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五

孝宗

乾道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是月籍荆南義勇民兵先是前知荆南府王炎奏荆南七縣客佃戶共四萬有奇丁口一十餘萬臣依舊籍雙丁以下及除官戶并當差戶人外淨得八千四百有奇每歲於農隙只教閱一月若比以贍養官軍八千四百人歲當錢四十萬貫米一十一萬石納絹布四萬餘疋○二月甲午朔○是月詔福建路建劍汀邵武四州軍科賣官鹽撥撥民戶可將本路鈔鹽一項盡行任罷轉運司每歲合抱發鈔鹽錢二十二萬貫並與蠲免却令本司於八州軍增增錢并將稽留五分鹽本錢抱認七萬貫充上供起發今後州縣不得更以賣鈔鹽為名依前科敷搔擾初巨僚極言其弊詔令前漕臣沈度陳彌作看詳來上遂有是命未幾沈度奏事上曰前日觀卿所奏塩事已盡蠲十五萬緡以寬民力且曰朕意欲使天下盡蠲無名之賦悉還祖宗之舊以養兵之費未能如朕志又言四川有鈔鹽網有歲計並網鈔鹽網者為抱納鈔鹽錢第名歲

欲
蠲
名
賦



振諸
州飢

李壽
上續
通鑑
長編

命奏
小章

計塩綱者每斤除分隸増塩錢塩本等錢外其餘係州縣所行市利
錢即以充納上供銀錢等用今鈔塩實名已盡行除放州縣只是搬
賣一色歲計綱項令置場出賣不得利抑於民○給僧牒一千道紫
衣師號五百道助四川總司○以蔣市為右僕射主奏賜出身敕書
樞密院事○兩電大雪○三月癸亥朔詔舉制科○夏四月壬辰朔
希言同提舉常平官振濟降僧牒一百道付建寧府戶部降米五千
石振贖州饑荆南府僧牒二百道贖州一百道饒信米各三萬石雷
州水賜十道○進呈欽宗實錄并帝紀禮部員外郎李壽奏修史先
進呈帝紀自淳化始凡所以先進呈者羣臣美刺或有失當因取決
於聖裁故號為進呈記草○李壽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元年
至治平四年閏二月○五月壬戌朔令常平官歲按倉儲○六月甲
午上曰昨日汪洙對云去秋江西水數州之民至有無藁結餵牛者
朕却不知陳俊卿奏去秋洙樞亦申來言水災陛下所以預令理會
和糴上曰卿等更別措置今後水旱須令實申來將帑奏曰州縣所
以不敢申恐朝廷或不樂聞今陛下詢訪民間疾苦焦勞形于玉色

皇道三年

基胡
服胡
崇

誰敢隱上曰朕正欲聞之庶幾朝廷處置賑濟事詔諸路漕司以水
旱之實聞州縣隱蔽者並實平法○辛亥度支趙不敵言今一歲
內外支用之數大槩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
諸路供億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場務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
不闕然賦入之科名很多分隸於戶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
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如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塩香礬
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管月椿倉部則專糴本催理雖散於五司
悉經於度支籍之古人量入為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
其所入之數也哉臣因置為都籍會稽實名總為揭貼事雖方行簿
書草具而條自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欲聖付之本曹自茲為始歲一
易之度幾有司得以久遠通行不惟財賦易以稽考抑使胥吏無所
容奸從之○丙辰詔守臣罪狀顯著或職事不舉而按司不即按劾
却因他事發覺三省具姓名取旨守臣不按知縣亦如之○秋七月
壬戌臣僚言臨安府風俗自十數年來服飾亂常習為胡裝聲音亂
雅好為胡樂臣竊傷悼中原士民淪於左社延首企踵欲自致於衣
冠之化者三四年却不可得而東南禮義之民乃反墮於胡虜之

陳俊卿乞內降

習而不自知甚可痛也今都人靜夜十百為羣吹鵲鳴撥胡琴使一人
人黑衣而舞衆人拍手和之傷風敗俗不可不懲伏望戒敕守臣檢
坐紹興三十一年指揮嚴行禁止認從之○甲申詔諸路運司行下
所屬將災傷處各選清強官遍詣地頭盡與檢放或不實不盡有虧
公私被差官并所差不當官司並重作行遣其被水甚處令監司守
臣條具合措置存恤事件聞奏○是月親錄繫囚先是詔以疎決並
爲文具令有司具祖宗典故朕當親閱至是後殿臨軒決遣罪人○
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陳俊卿兼知樞密院事言於上曰臣自叨
執政之列每見三省密院被內降旨揮苟有愚見必皆密奏多蒙開
納爲之中止然北及如此已爲後時今以參預首負奏行政令欲乞
自今內降恩澤有未允公議者容臣卷藏不示同列即時繳奏或次
日面納上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俊卿每勸上親忠直納諫爭抑僥
倖肅紀綱講明軍政寬恤民力異時統兵官不見執政俊卿曰召三
五人從容與語察其材智所堪而密記之以備選用於是上嘉俊卿
之言多所聽從大抵政事復歸中書矣○龍大淵既死上憐嘗觀詔
召之陳俊卿曰自陛下出此兩人中外無不稱誦聖德令欲乞還恐

孝宗乾道四年

不妄用毫

言諸曆次

天失天下望臣願先罷去上感其言遂止不召○贈王悅官悅知
州死之日百姓巷哭即爲立祠於徐偃王廟其喪出城百姓號慟聲
振原野悅愷然慈祥視民如子是春之食悅發廩勸分使百姓不至
失所自中夏關兩悅竭誠祈禱絕不茹葷早晚一粥凡月餘日題之
壁間有乞爲三日之霖願減十年之壽之語竟以是卒詔贈直龍圖
閣仍宣付史館○八月乙巳度支郎官劉師尹論頃年因軍額額外
創添賦入欲乞漸次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爲百
姓又論漢宣帝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上曰宣帝中興只此數語今
吏不稱職所以民未受實惠○癸丑知温州胡與可以支常平錢五
百貫并條省錢五百貫賑給被水人戶自劾上曰國家積常平米政
爲此也可放罪○是月行乾道曆初將統元紀元曆與劉孝榮所獻
新曆委官測驗互有疎密遂令太史局參照新舊行用尋禮部侍郎
程大昌言新除曆官互有異同難以參照而新曆比舊曆則爲稍密
遂詔令太史局施行新曆以乾道曆爲名未幾禮部郎李壽言曆久
以差自當改法恭惟列聖臨御未有不更曆者獨靖康偶不及此今
統元曆行之既久其與天文不合固宜況曆家皆以爲雖名統元其

實紀元若紀元又多歷年所矣曆術精微莫如大術大術用於世亦不過三十四年後學膚淺其能行遠乎隨時改曆此道誠不可廢抑嘗聞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劉洪要言至論也舊曆差失甚多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明效大驗但此舊曆稍密爾初最密後猶漸差初已小差後將若何故改曆不可不重也謹安仁宗用崇天曆自天聖至皇祐其四年十一月月食曆家言曆不效詔以唐八曆及本朝四曆參定曆家皆以景福為密遂欲改曆而劉義叟獨謂崇天曆頒行逾三十年方將施之無窮兼所差無幾不可偶緣天變輕議改移又謂古聖人曆象之意止於敬授人時雖則預考交會不必臆合辰刻辰刻或有遲速未必獨是曆差仁宗從義叟言詔復用崇天曆義叟曆學為本朝第一歐陽脩司馬光輩皆傳承之崇天曆既復用又十三年至治平三年始改用明天曆曆官同琮等皆遷官後三年明天曆課熙寧三年七月月食又不效又詔復用崇天曆琮等皆奪所遷官崇天曆復用至熙寧八年始更用奉元曆奉元曆議沈括實主之明章正月月食奉元曆遽不效詔開脩曆相繼人姓名括具奏

孝宗道四年

用才
左辨
邪正

讀書
畏天

故曆得不廢先儒蓋謂括強辨不深計其知曆也然後知義叟所稱止於敬授人時不必輕議改移者不亦至言要論乎欲乞朝廷察二劉所陳及崇夫明天之興發申飭曆官如意精思勿執今是舊曆能者熟復討論更造密度使與天合其幾善後之策也詔送太史局仍令諸路求訪精通曆書之人○九月壬申禮部員外郎李燾論對論科舉等事上曰科舉之文不可用老莊及佛語若自修於山林何害黨人科場必壞政事○申氏戶部郎官曾逮奏任賢使能周室中興於賢曰任於能曰使則賢能之任使固不同今以刀筆之小才奔走之俗吏謂之使能此不可不辨上曰論得甚好○癸未新差擇發遣衢州劉夙奏對論朝廷不當顧以才取人上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於辨邪正○冬二月辛卯前四川制置使汪應辰面對劉子至畏天愛民上曰人心易怠縣克有終當以為戒上又曰朕日讀尚書於畏天之心尤切應辰奏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然一部尚書中君臣更相警戒言語雖多要皆不出此道聖訓及此實天下之福○是月蔣鼎超復左僕射陳俊卿右僕射等辭乞終喪詔從之先是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

治王
聖訓
罪

兩淮城壁還差和州教授某入上命召之俊卿與同列請其所自上
曰王琪稱其有才俊卿曰琪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預其事
上曰卿等可召問之俊卿召琪責之琪皇恐不知所對會揚州奏昨
琪傳旨增築州城今已訖事俊卿請於上則初未嘗有是命也俊卿
曰若爾即琪為詐傳聖旨此非小利害也容臣等熟議以聞退至殿
廡遣吏召琪詰之琪叩頭汗下俊卿亟草奏言曰王琪妄傳聖旨移
檄邊臣增修城壁此事係國家大利害朝廷大紀綱而陛下之大號
令也人主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今琪所犯如此此而不誅則亦
何所不為也哉謹按律文詆為制書者絞惟陛下奮發英斷早賜震
分於是自有旨削琪官而罷之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
與聞有某官張方者因其事發覺後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丞
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之報至是因琪事後
以為言上乃悅而從之事下兩日則又有旨赦還前命俊卿語同列
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敬為之耳即具奏曰三
省密院所以行陛下詔命也百司府府所以行朝廷號令也詔命之
出於陛下號令必由於朝廷所以謹出納而杜奸欺也祖宗成憲

孝宗皇帝四年

理
申
後
共

在今申比但以來輒至陳奏臣等昨以張方之事職有奏聞及此
月又因王琪奸妄之故陛下赫然震怒然後降出聖意亦已審矣聖
斷亦已明矣中外傳聞莫不歎服而昨日陛下諭臣等曰禁中欲取
一飲一食必待申審豈不留滯而又有此指揮夫臣等所慮者命令
之大如今三衙發兵則密院不可不知今戶部取財則三省不可不
知耳豈為此宮禁細微之事哉况朝廷乃陛下之朝廷臣等偶得備
數其間出內陛下之命令耳凡事奏審乃欲取決於陛下臣等亦敢
欲專之也况此特申嚴舊制亦非創立新條而已行復收中外惶惑
且將因循觀望并舊法而廢之為後日無窮之害則臣等之罪大矣
或恐小人因此疑似陰以微言上敷雷霆之怒更望聖明深賜体察
翌日面奏上色甚溫頌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
先是劉琪進對語切遂忤上意既退御筆除琪端明殿學士在外宮
觀俊卿即藏去密具奏言前日奏劉臣實草定琪與王炎畧更一兩
字即以投進以為有罪則臣當先罷若幸寬之則琪之除命臣未敢
奉詔也明日復前申請且曰陛下即位以來容納諫諍諍貌大臣皆
盛德事今琪乃以小事忤旨而獲罪如此臣恐自此大臣皆以阿諛

上言
不注
私

田利害上以其可采遂除大理正充措置兩淮屯田官○二月辛亥中書舍人汪洵奏而給事中又於制敕有誤許其論奏而給事中又所以駁正中書遺失各盡所見同歸於是近年已來間有駁正中書舍人給事中列銜同奏則是中書門下混而為一非神宗官制所以明職分正紀綱防闕失之意○壬子又言詔令之出始於中書又經門下審覆然後付分謂之成命近年以來往往書讀未定即已行下所屬或傳報於外詔制未定經兩省書讀勿行○是月兩憲○罷制國用司以其事併歸三省戶房○三月戊午明州州學教授鄭耕道進對奏太祖皇帝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對曰道理最大太祖皇帝屢稱善夫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上曰固不當任私意

臣留正等曰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萬民之尊而陷於匹夫之一言以四海之富而不得以私於其親與故者若不顧道理則曰予無樂乎為君惟予言而莫予違也私意又安得不肆壽皇聖帝因臣下論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當任私意嗚呼盡矣○壬午淮西副總管王公述進對上曰到任應有事與郭垠同共

孝宗乾道五年

馬孝
武科
又第

王炎
宣撫
四川

熟議論淮甸義兵可依時教閱不可久勞有妨播種如城修了當可因往還州軍校閱頗禁軍或見淮甸有大利便可具奏來○癸未臣僚言國家置武學養士皆月書季放以作成之而武臣其弟止計參選入監當錢穀之任銓部積廢多差遣艱得後雖許通注公邊親民巡尉往往皆遠去處多不願受是致武臣及第之後所用非所養甚非朝廷教育作成之意欲望尋旨將前後武舉及第之人其間有兵機練達武藝絕倫可為將佐者許侍從薦舉乞賜召對量材擢用或令注授屯駐諸軍機幕幹辦參贊軍謀幾有以激勸今監司帥臣管軍侍從已上薦舉○是月親試舉人賜鄭僑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命參政王炎宣撫四川仍舊兼知政事○夏四月辛卯左祐劄子契勘楚州係極邊重地路當衝要本州之東地名鳧魚清北沙一帶抵接淮海與山東沿海相對乞將本州兵馬鈐轄羊滋移往前去置厰舍營寨奸盜緣元管海船二百餘隻搬運海州軍糧間探之類甚為濟用其一帶正類淮海與射陽湖通濟地分闊遠誠恐本官出巡臨時關官拘轄今欲初置使臣二員專充管轄海船機察淮海盜賊聽羊滋使喚從之○是月詔去歲災傷州郡流徙人令常平

論
法中許願兼者長者聽故數十年來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克蓋
保正一鄉之豪官吏百須可以仰給故樂於並緣以為已利凡有差
豪互相對糾乞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條
具來上俟到令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為定制從之○詔後省官置
言事籍着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上○是月詔有司議
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六月戊戌上御便殿初上御弧天有弦
激之虞以致目眚至是康復陳俊卿密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
語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損盛德非
細事也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
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為全德之君陛下憂
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觀於騎射之
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神武之畧志圖恢復
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
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
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於千萬里之外而

陳後
諫
補

司所在收郵賜給○五月癸亥刑侍江大猷言國家立保正之法緣
法中許願兼者長者聽故數十年來承役之初縣道必抑使兼克蓋
保正一鄉之豪官吏百須可以仰給故樂於並緣以為已利凡有差
豪互相對糾乞令諸路常平司相度或別有所見可行者限一月條
具來上俟到令本部參以見行條法立為定制從之○詔後省官置
言事籍着詳臣僚士庶言事詳擇其可行者條上○是月詔有司議
獄以法不得作情重奏裁○六月戊戌上御便殿初上御弧天有弦
激之虞以致目眚至是康復陳俊卿密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
語籍籍由臣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以致驚動聖躬損盛德非
細事也臣聞自昔人主處富貴崇高之極志得意滿道不足以制欲
則游畋聲色車服宮室不能無所偏溺而不得為全德之君陛下憂
勤恭儉清淨寡欲凡前世英主所不得免者一切屏絕觀於騎射之
末猶有未能忘者臣知陛下非有所樂乎此蓋神武之畧志圖恢復
故俯而從事於此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陛下誠能任智謀之士以為
腹心仗武猛之材以為爪牙明賞罰以鼓士氣恢信義以懷歸附則
英聲義烈不出樽俎之間而敵人固已逡巡震懼於千萬里之外而

單時
飲
酒

何待區區馳射於百步之間哉又曰古之命大臣使之朝夕納誨以
輔德總愆糾繆以格非欲其有以正君之過於未形唐太宗臂鷹將
備見魏徵而遽止憲宗遊苑來之遊憚李絳而不行臣人微望輕無二
子骨鯁強諫之節致陛下過舉彰聞於外今誅將及身而後乃言亦
何補於既往之咎哉又曰弓矢之技人所常習而易精然猶不免今
日之患况毬鞠之戲本無益於用武而激射之虞衛霍之變又有甚
於弓矢者間者陛下頗亦好之臣屢獻言未蒙省錄今茲之失蓋天
之仁愛陛下示以警懼使其小而成其大也陛下試以弦斷之變
思之則向之盛氣馳騁於奔蹏擊逐之間無所踴躍跌蓋亦幸矣豈不
為之寒心哉太祖皇帝嘗以墜馬之故而罷獵又以乘醉之誤而戒
飲遷善改過不俟旋踵此子孫帝王萬世之大訓也臣願陛下克已
厲行一以太祖為法則盛德光輝將日新於天下而前日之過何傷
日月之明哉○右諫議大夫單時亦上疏諫上面諭曰卿言可謂愛
朕前此時為侍御史嘗上封事言飲酒擊毬二事上大喜之詔輔臣
曰擊毬朕放下多時飲酒朕自嘗戒○賜孔璪官宣聖四十九世孫
也○秋七月丙寅宰執言近日上書論邊事者悉送兩編修官擇其

奏東
監司
按察

可行者與可去者或可留存者各以其類相從置簿抄上以備他日
採擇之用○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乙未中書門下省奏白劄子
寺司承簿學官大理司直密院編修之類謂之職事官朝廷所以儲
用人才比年以來往往差下待闕數政除授猥監賢否混淆何以清
流品何以厚風俗欲望特降指揮今後職事官須見闕方得除入其
已差人却恐待次之久無闕可授乞朝廷稍復諸州添差釐務通判
簽判教授屬官等闕以處之他時職事官有闕却從朝廷於曾差下
人內選擇召用庶幾內外之職稍均朝廷紀綱稍正詔已差下人如
應赴在半年內許令赴上在半年外人各以資序高下除授一次其
所復添差等闕今後更不作闕三省常切遵守○是月以陳浚卿震
允文為左右僕射○九月丁巳中書門下省勅會諸路監司近來多
不巡按官吏貪惰無所畏憚間有出巡去處又多容縱隨行公吏等
乞覓騷擾理宜約束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依條巡按詢訪
民間疾苦糾察貪惰不職官吏仍具詣實以聞如敢依前容縱公吏
等乞覓騷擾當議重賞與憲○已未新江東運副程大昌朝辭上宣
諭曰近來監司多不巡歷卿為朕偏行諸州察守令職否民情抑抑

五年

修軍
政事
車

監司
復得
本員

奏○丙寅起居郎林機論諸郡守臣欲郡計辦集而不恤民
道之匱乏致使橫斂及民上曰甚不體朕實恤之意且如稅賦太重
朕欲除減但有所未及當次第為之機又奏曰諸郡有羨餘之獻皆
移東易西以求恩倖上曰今之財賦豈得有餘今後若有獻朕當却
之○壬申詔三衙諸軍應有違軍律弊事統兵官行違軍法主帥
措置日下盡行除革其軍校有因教閱損壞軍器官為給錢修補軍
身火飯務令飽足不得多斂錢米却行減剋借差軍兵戰馬多破白
直諸處窠役回易私占官兵悉行拘收入隊教閱務要軍政整肅諸
處送到官員月給并應副索客及諸般名色指斂減剋陪填贏落以
為私用等錢物並計贓論罪私借人馬亦計庸科斷其違矣統制統
領將佐從主帥按劾以聞當議重賞與憲主帥失於糾舉亦重作行
遣先是樞密院奏國家撫養戰士全籍主兵官督責教閱以備緩急
使喚近來三衙諸軍統兵官循習私意恣為不公顯是有害軍政遂
條具十一事乞行懲革故有是詔○是月復監司避本貫法○是秋
令監司帥臣職否守令○太常少卿林栗等言竊惟祀帝于郊在國
之南就陽位也國家舉行典禮歲中祀上帝者四春祈夏雩秋享冬

祀

不德

報其二在南郊圓壇其二在城西惠照院望祭齋宮蓋緣在京日孟
夏大雩別建雩壇於郊立之左季秋大享有司攝事就南郊齋宮端
誠殿今城西望祭齋宮於就陽之義無所依據欲望詳酌除三歲親
祠自有典故外其有司攝事歲中四祭並即圓壇以遵舊制從之續
禮部侍郎鄭聞等言國初沿唐制一歲四祭昊天上帝於郊立謂
祈穀大雩享明堂祀圓丘也惟是明堂舊從屋祭元祐六年從太常
博士趙叡之請有司攝事乃就齋宮行禮至元符元年又寓於齋宮
端誠殿見令郊立之隅有淨明寺欲乞遇明堂親饗則遵依高宗
皇帝紹興三十一年已行典禮如常歲有司攝事則當依元祐臣僚
所陳權寓淨明寺行禮毋合明堂之義從之○冬十月庚子臣僚言
陛下臨御之初約東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嚴甚而近集以
來所收增多逮朝廷弛降和糴却以出剩之數虛作糴到所得價錢
盡資妄用乞申戒州縣杜絕弊倖庶寬民力從之○是月振溫合州
水灾守臣不以聞各降官落職放罷監司各降一官○十一月甲寅
守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林幾論司馬光有言君子以德勝才小人
以才勝德才德之辨願陛下察之上曰朕於此未嘗不加察但恐有

五年

中書

不守

所未盡漢高祖名知人謂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重厚可屬大事
蓋得此道○丁巳御書御製用人論賜宰臣陳俊卿等○已未林幾
奏本朝慶曆二年歐陽脩建言臣僚奏事退令少留殿門候修注官
出而錄聖語至七年王貲始請只令備錄聞報遂為定制是以仁宗
皇帝之朝道德教化之源禮義刑政之具載在國史最為詳悉由史
官之職也近世以來臣僚奏事例以不得聖語為報伏觀在京通
用令諸進對臣僚有親聞聖語應記注者限一日親錄實封報門下
中書後省事干機密難於錄報者止具因依申知又勅應記注事不
報門下中書後省者以違制論欲乞胥有降付兩省檢舉前件條令
庶幾得以特書大書垂信萬世詔檢坐見行修法申嚴行下○辛未
給事中兼侍讀胡沂進對論朝廷命令當謹之於造命之初上曰三
代盛時如此卿職當繳駁事有當言勿謂拂主上拂宰相而不言○
是月令節臣毋得薦舉通判有覆行著聞職事修舉者許監司列銜
保奏○嚴監司郡守選令侍從臺諫兩省官各舉京朝官以上三人
保任終身限五日聞奏見任即官不在薦舉之數○十二月甲辰祕
書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竊見太平興國三年初修太祖實錄命

書監兼史院編修李燾言臣竊見太平興國三年初修太祖實錄命

李昉等同修而沈倫監修五年成書及咸平元年真宗謂倫所修事
多漏畧乃詔錢若水等重加刊修呂端及李沆監修二年書成視前
錄爲詳而真宗猶謂未備大中祥符九年復詔趙安仁等同修王
旦監修明年書成太宗實錄初修於至道再修於大中祥符九年神
宗實錄三次重修若宗實錄亦兩次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所以屢修
則與太祖太宗異蓋不獨於事實有所漏畧而已又輒以私意變亂
是非紹興初不得不爲辨白也詎諺雖則辨白而漏畧固在然猶愈
乎近所修徽宗實錄蓋徽宗實錄疎舛特甚史院已得旨修四朝正
史竊緣修正史當據實錄實錄儻差誤不可據則史官無以準憑下
筆乞用太祖太宗故事將徽宗實錄重加刊修更不別置司局只委
史院官取前所修實錄子細看詳是則有之非則去之闕則補之誤
則改之實錄先具正史便當起成又言臣近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
建隆迄治平自合依詔旨續修進之許臣專意討論徽宗一朝事
迹纂述長編既具即可成正史○是月張昞新除嚴州入見時宰
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且謂昞素論當與已合數遣人致意昞不答
見上首言曰先王所以建功立事無不如志者以其胸中之誠足以

張昞
論議

感格天人之心也陛下試深察之日用之間念慮云爲之際亦有私
意之發以害吾胸中之誠者乎有則赴而去之使吾中苟洞然無所
間雜則見理必精守義必固天人之應將不待求而得矣且欲復中
原之士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欲得中原百姓之心當先有以得吾
境內百姓之心求所以得吾境內百姓之心者無他不盡其力不傷
其財而已若中原之內聞吾君愛惜百姓如此又聞百姓安樂如此
則其歸孰禦上曰誠當如此况中原之人本吾赤子必徯負其子而
至矣昞又奏今日誕謾之風不可長至如邊事須委忠實不欺之臣
不然或有誕謾豈不誤陛下倚任上曰若誕謾必至誤國事昞又奏
先聽其言却考其實此所謂數奏以言明殿以功試至郡問民疾苦
首民丁銀絹錢大建寧府請詔蠲其半○降會子二十萬貫行兩淮漕
司收換銅錢兩淮州郡並以銀錢及會子付使○是冬措置兩淮陳
子實言進、推復置萬營管令乞以神助軍爲名合行事件乞並隸
屬官田所兼乞下淮東漕司就負州計置營寨又遇招到萬營手以
本軍忠勇使效爲名支給例物并免戶下科敷差役及三百畝稅賦
並從之

張昞
論議

張昞
論議

順道六年春正月壬子朔○是月黃中入對初中兼給事中內
 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近習龍大淵忤旨補郡已復罷之中
 皆不書讀安穆皇后家當賜田而奪殿前軍所買田以自入軍士以
 爲言事下戶部尚書韓仲通不可而待即錢端礼奏予之中復封上
 群小因是媒孽中遂罷去諫官尹樞詆中爲張浚黨乾道改元中年
 適七十即告老至是上思中老儒召赴闕引對中因復以前奏正心
 誠意致知格物者爲上精言之又言比年以來言和者忘不共戴天
 之難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爲無顧忌大言又無必勝之策必也
 暫與之和而亟爲之備內修政理而外觀時變則庶乎其可上皆聽
 納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中知無不言其大者則迎請欽廟梓宮罷天
 申錫宴也中前在禮部論止作樂事中去踰年卒用之是年又將錫
 宴中奏甲前說且曰三綱五常聖人所以維持天下之要道不可一
 日無欽宗梓宮遠在沙漠臣子未嘗一言及之獨不錫宴一事僅存
 如魯告朔之餼羊爾今又廢之則三綱五常掃地而盡陛下將何以
 責天下臣子之不盡忠孝於君親哉中未滿歲即乞告老且陳十要
 道之說以獻且曰用人而不自用者治天下之要道也以公議進退

人才者用人之要道也察其正直納忠阿諛順旨者辦君子小人之
 要道也廣開言路者防壅蔽之要道也考覈事實者聽言之要道也
 量入爲出者理財之要道也精選監司者理郡邑之要道也痛懲職
 吏者恤民之要道也求文武之臣面陳方畧者選將帥之要道也稽
 考兵籍者省財之要道也○甲子詔真州六合縣道火延燒居民寨
 屋統制官錢卓並不用心救撲顯是弛慢不職可降三官○丙子建
 康都統制郭振言已降指揮令振同淮西總領相度揀選屯田堪披
 帶人充入隊耕申不堪披帶人且令依舊屯田於所得子利內約度
 支給養贍契勘屯田官兵共約三千餘人其每年所收物斛大段數
 少若將不堪披帶官兵止於所得子利內支給養贍委是不給乞將
 屯田諸莊內除巢縣集拓皋莊各召歸正人耕作外其和州界屯田
 並行廢罷將見占官兵拘收歸軍詔其田令和州召入租田如無人
 即估價召人承買○是月戶部言自放行度牒已賣一十二萬餘道
 今考逐年所納免丁錢止增三五萬貫顯是州縣侵隱望行下諸路
 提刑司檢察括責盡數入經總制帳每季起發從之○二月壬午朔
 ○是月詔均役限田畧曰朕深惟治不加進夙夜興懷思有以正其

省諸
日吏

置
川制

本者今欲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
深思熟計為朕任此而力行之其交修一心毋輕懷去留以負委托
○三月壬子朔戶部侍郎葉衡言三務場每歲所收入納茶鹽等錢
依指揮比較如有增羨方理賞功慮將別色應數欲乞立定歲額行
在八百萬貫建康一千二百萬貫鎮江四百萬貫收越及額乃得推
賞○是月省諸司吏員○罷淮東總領所併歸淮西仍以總領兩淮
浙西江東財賦軍馬錢糧所為名○復都大發運使以史正志為戶
部侍郎江浙京湖淮廣福建等路都大發運使江州置司尋降緡錢
三百萬充糴本戶部一百四十萬左藏南庫一百六十萬尋命總領
並兼發運使○罷鑄錢司以其事歸轉運司○罷四川安撫制置司
併歸宣撫司○夏四月乙未拔書即劉燾奏蜀中毀錢以為銅而乃
欲權其銅以鑄錢上問蜀中有出銅處否燾對蜀中銅山但有名耳
祖宗時嘗權其銅額不過三百六十斤上曰元來所出只如此燾
奏不但止如此亦自元無之沈該嘗作相建議令權銅山之銅時王
之望為轉運使風采震動一路然竟不能辦後但科敷民間以應朝
廷之公而已上曰如此豈可○劉燾又奏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千乘

○燾年乃三百乘事上問衛文公能致富莫只是節儉所謂入布之衣
大帛之冠不厚奏作傳者但記其恭儉之事至於文公操心自勵有
道所謂秉心塞淵是也若如此沈審即無輕發之士自不枉過歲月
所以如期致富也上曰極是極是○燾又奏論崇觀以後政事多不
要其終曰引法曰鈔法曰方田水利曰官田曰水運曰開邊上曰此
皆崇觀創為之否燾奏崇觀皆以紹述為名建立政事人多乘時獻
言故多所更張上曰獻言者固是迎合朝廷聽之亦太不審燾奏治
平以來君子小人消長事上曰朕每痛念自治平以前都無事皆自
王安石唱之其後章子厚蔡卞繼之至靖康間大臣猶庸繆無狀更
不曾畫一策以至敗亂燾奏大抵君子消之幾盡小人既去則不免
用庸人上曰極是朕每以此為戒上又曰大抵小人之進多因迎合
朕每誦兩句云不察察以為明不穆穆以為恭小人察之亦豈勝察
但令無可迎合足矣○令淮東萬弩手條秋成日依淮西路一縣數
關施行時陳俊卿為相奏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為家計仍藉
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為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聚而
教之必江諸郡亦用其法要使大兵也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

戰所民兵各首其城相為犄角以壯聲勢而又言於上曰國家養兵甚費募兵甚難惟有此策可守邊一面可壯軍勢而樂音循憚收作之人皆以擾民為詞天下之事欲成其大安能無小優但守臣得人公心歸國自不至大擾矣上意亦以為然詔即行之然竟為衆論所持校卿桑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五月癸丑臣僚奏每遇大禮凡所頒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郡收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足於平民並不支還價值又釐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姦宿贓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闕之典豈不能捐十數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計客旅販賣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姦弊變怨差為謳歌如此則人心悅而天意得和氣不召而自至矣詔從之○辛酉校書郎蕭固梁論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而有虛耗之弊盡用之者多不正為征伐也上曰不獨漢武帝為然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承平之後未有不奢侈朕他無所為止得節儉又論監獄南車緡錢等事皆取民無藝上曰正不必如此又論今日坑冶不必搜茶鹽不必外為之法上曰祖示茶法已盡足矣不必更更

古之為國家者類皆成於節儉而敗於奢汰故卑宮室垂衣服禹所以只至桀則以舜臺瓊室而亡矣不亦甚矣不殖貨利湯所以只至紂則以酒池肉林而亡矣自三代以至漢唐非不然者○蕭固論蕭固梁用財之說反復論議深懲饑饉之失至謂他無所為止得節儉此與禹湯之意若合符節誠百王之軌範也

○甲子前知廣州龔茂良進對上曰廣南在祖宗朝多以重臣分鎮後來士大夫乃以入南為憚南方農事近來如何茂良奏嶺外土曠人稀亦多不耕之田蓋緣頃歲湖寇擾攘東人戶流移今漸次復舊因論奏聽納之道當以功效成否責言者若未見功效而遽責之恐好言利害之人紛然競進上曰敷納以言明朕以功軍服以舊豈可未見效便責言者茂良奏其下文明言帝不時數問曰奏問功蓋功及此復為預防之說以告辭上曰正是如此○庚午戶部狀已降指揮自行在至建康府沿路征稅煩繁可省者省之今措置臨安府自北郭稅務至鎮江府沿路一帶稅場內地里接近收稅繁併去處各行省罷幾少實商賈詔從之○癸酉新和泉州胡銓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如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說禮之用甚

詔
士夫
風俗

丁
卯
丁
卯

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宮觀兼侍講○甲戌詔曰朕嗣承大業所
賴薦紳大夫明憲度總方畧率作興事以規恢遠圖萬者訓告在位
中飭檢押使各崇尚名節恪守官常而百執士之間翫歲愒日苟且
之俗猶在誕謾之習尚滋便文自營以為智摸技不決以為能以拱
默為忠純以繆悠為寬厚隆虛名以相尚務空談以相高且趨事赴
功之人則舞筆奮辭以沮之遇矯情沽譽之士則合從締交以附之
甚者責之事則身殉激之言則氣索曾微特立獨行之操安得伏節
死義之風宜廉耻道喪之日久而浸漬所入者深數抑告戒懇惻未
能孚于衆也繼自今其洒心易慮激昂砥礪毋蹈故常朕則爾嘉或
不從朕言罰及爾身弗可悔○乙亥臣僚言保正之役為良民之害
願行省長之法募民之有產者為之罷去保正之役甚諫戶部看詳
言檢會元豐八年十月指揮耆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元其保正甲頭
承帖人並罷欲下兩淮路權依此給崔直募耆戶壯丁從之○戊寅
詔舊設兩省言路之臣所以指陳政令得失給舍則正於未然之前
臺諫則劾於已然之後故天下事無不理今任是官者往往以封駁
章奏大類彈劾於論列深未盡善今後給舍臺諫凡封駁章疏之外雖

陳俊
卿罷

是事之至微亦無致忽少有未當可更隨時詳具奏聞終正天下之
事○左僕射陳俊卿罷唐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虜以陵寢為
請俊卿面陳以為未可復手疏言之事得少緩允文至是復申前議
一日上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
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為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痛念陵寢思復故疆
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贊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
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為嘗試之舉是以前日留班面奏欲
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
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之以逆待勞此古人所
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
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至不敢備律以上誤國事惟陛
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為請上乃許出知福州陞辭猶勸
上遽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之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
其要領○初吏部尚書汪應辰舉至堂應制科旨召試權中書舍人
林機言臣詞業未經後省平奏且獨試非故事俊卿奏元祐中謝諫
亦獨試機蓋為人所使耳上詔俊卿誌之乃機與諫官施元之密謀

向上

文選

以是沮應辰而對上又不以食二人因此遂罷應辰竟以與石相論
事不合求去後卿奏應辰剛毅正直乞留之因數語應辰可為執政
上初然之而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益向允文而後卿亦數
求去矣○後卿在相位曾觀官滿當代受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
總管處之上曰觀意似不欲為此官後卿曰前此陛下出觀及大淵
中外無不歎仰盛德今外間竊議以謂必復來願陛下指私恩以
伸公議上稱善久之後卿既去觀亦召還遂建節旌使相以躋保
博而士大夫莫有敢言者矣○閏五月壬午詔廣東運判劉凱特降
兩官以凱嘗奏曾造之最至是造犯職凱以失舉坐罪改也造前知
潮州以職敗除名勒停編管南雄州仍籍沒家財又前知橫州皇甫
謹以侵盜官物入已特貸命刺配梧州○甲申刑部狀據建康府司
法參軍趙善寅申準勅節文今後權將勅律內應以緝定罪之法更
選增一貫通四貫足斷罪外有勅內以錢數定罪擬欲一例迭增一
貫之舊中朝廷又刑部狀據太平州申亦為上件事並送部看詳本
部已將應緝緝定罪更增一貫通作四貫其以錢定罪者亦合一并
申與應增一貫詔從之○壬辰鎮江府金壇縣布衣陳士英上書秀

布衣

州有大群公事送鞠於常川勘官鄭次雲行司張濤臨鞠結案其人
枉就死地後致正殺人者出官官自秀州取元行案張濤本縣隱蔽
夫前冤枉之獄既如此後容吏之罪又如此有公道乎解上意乎刑
獄之大者尚如此矧其小者灼見其弄法矣詔令呂正已解究申尚
書省○已亥臣僚言方今重征之弊莫甚於松江如斬之江口池之
鴈自昔號為大小法場言其征取酷如殺人比年不止兩處凡沂流
而上至於荊峽虛舟往來謂之力勝舟中本無重貨謂之虛喝且征
百金先拋千金之數謂之花數搔擾不一○行下松江諸路監司
嚴行禁革及利松江置場繫併處取重廢罷從之○壬寅詔江東諸
郡多有被水去處漕臣黃石不即躬親撫視止差縣官前去顯是弛
慢可降兩官○癸卯詔江東運司將建康府太平州被水分縣四等
五等人戶今年身丁錢並與放免一年不得巧作名色依舊科取如
有違矣令監司按劾許人戶越訴○丁未詔入內侍省東頭供奉
官徐攷叔為不合請求去法特降一官送吏部與遠小監當○是月
詔諸州入納解發並用錢會中半○范成大為祈請使為陵寢受書
二事也虜復書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織音遽至指輦維以

范成
請陵
寢

黃中
請陵
寢

黃中
請陵
寢

爲言授曩時無用之文讀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
正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於旅柩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
附請之詞欲變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願
信誓之誠安在自紹興和戎後定受書之禮及乾道再和循舊例降
榻受書畢復御座上頌悔之先年因其報問使還及其年遣李若川
賀慶壽號志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至是實允文議遣使上問誰可
使者允文薦李燾及成大退以語燾燾曰今往虜必不從不從必以
死爭之是丞相殺燾也更召成大告之成大即承命○兵部尚書黃
中嘗從容奏曰陛下聖孝及此天下幸甚然今欽廟梓宮未返朝廷
置而不問則有所未盡於人心且雖夷狄之無君或以是而窺我矣
上異其言比成大致書虜果以爲詞云○詔遣使本爲祈請祖宗陵
寢而臣下妄興異論可見不忠不孝吏部尚書陳良祐可放罷送筠
州居住時議遣使往請陵寢良祐上疏爭之故也○置舒州鐵錢
監從發遣使史正志之請也每歲以五十萬貫爲額○六月辛亥詔
諸路監司責任非輕近來多有闕官去處可檢照累降卿監即官更
迭補外指揮施行○壬子內批降郊祀詔曰要當一純二精務只吉

去秋早中告朝廷於高郵軍糧二十石賑貸今二麥收成見在總
所陳還已一面告報人戶情願具到收成熟田每畝送納課子小
麥三升補助支遣勘會龔盛所陳止錄總所拘催先借撥過高郵軍
糧管米二千石致上件申請特與除放○癸亥軍頭司引見臨安府
疎快罪人

張
定官
寢

○丁卯新除尚書吏部員外郎張斌進對奏近日陛下治徐考叔請
託之罪并及徐仲罷之英斷赫然臣爲諸臣言陛下懲姦不私於近
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上曰朕意正欲羣臣言事如其不言是負朕也
又奏謀國當先立一定之規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
底于成上曰愛者舉棋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辛未
臣僚言以見勅令所書成欲進愚謂所書蓋君子所盡心者金糾王

條不容有改况其利害禍福所係非輕欲望朝廷曲如參訂所書果有成法天下幸甚詔麥兩省侍從審議訖取旨進呈○甲戌權發遣靜江府李浩朝時進對上諭監事曰相度以聞官吏貪庸儒不在職奏來○乙亥趙鄭權發遣江南東路兵馬鈐轄回朝見進對論治軍務要嚴整又論州兵須以正兵夾習上曰嚴整乃治軍之要州兵當兼止兵同赴叻鄭奏臣所陳皆今日軍政之弊○時宰臣謂慶義可圖建遣之使往請陵寢士大夫有指其非是者輒斥去之是月吏部郎中兼權起居郎張斌奏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言之至痛然公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詞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為已乖而受之事勢我亦未有必勝之形夫必勝之形當在於蚤正素定之時而不在於兩陣決戰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讎之義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之事通而為一且必治其實而不為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矣於是斌見上上曰卿知虜中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虜中飢饉饑饉年盜賊日起斌曰虜中之事臣雖不知然究中之事則知之詳矣上曰何事斌曰比年諸道歲饑民食具而國家兵弱財匱小大之臣又

崇尚
簡易

皆誕謾不足倚仗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為之默然久之斌因出所奏疏○秋七月癸巳詔鄂州建岳飛祠宇以惠烈廟為額從州人之請也○甲午臣僚奏切以省官不如省事古之格言也國家循襲近世文弊之極上下苦之宜及中外正無事時蚤計所以更革省去繁文漸就簡質欲望陛下委自朝廷轉訪官司凡有行遣迂回者各令日下條具蚤為更革事既漸簡日多閑暇而以圖回萬務有餘裕矣詔從之○丙午權戶侍王佐言今之戶部即祖宗時三司之職國之會計出納無所不統比年朝廷創立南庫本以豐儲蓄備緩急而不知者以為割戶部經常之費為別庫橋積之資殊不知財之在南庫與戶部則一也今欲將戶部所入根攷括責造成簿藉勾稽驅磨俾無滲漏月終以實收支之數申奏歲終會計其盈虛或經常用度之餘有積積剩數除量留一月約支外盡以歸之朝廷或朝廷有非泛支用亦合聽戶部開具申陳取撥不惟事切一財形跡不存亦使有無相通不設緩急詔專委王佐攢造簿籍令陸之望同措置○八月己酉新權發遣衢州朝堅常進對奏廣羅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足憂矣卿所奏甚好

命勸
田新

公留
意
地
司
守

用人
不責
小過

將
先
民

新福建轉運副使沈樞進對奏州郡水旱去處乞留轉運司和糴米
接續常平賑糴上曰即為施行○戊午新權知筠州葛祺進對論恢
復大計上曰盛衰禮之必然又論東南之兵可用上曰會稽八千人
破秦在用之如何耳又論建康戰船乞修葺添造月具數目申奏上
曰甚好已令修葺○新權知饒州江璆進對上曰卿向來所陳鹽利
甚好廣南田可耕否何不勸誘鄱陽近地大郡卿宜加意治之如二
廣上又曰鄱陽所出膏澤卿宜有以拊卹之○丙寅新知真州常璉
進對奏寬民力事上曰不可擾及百姓民兵切留意○臣僚言此軍
監司郡守近朝廷者固已極一時之選而地遠者未能悉稱陛下求
求之意今畿甸之民州縣一不得其情則之憂之省以至搆訟必徹
而後矣遠方之民縣不見省則慙之州州不見省則慙之監司監司
又不見省則死且無告矣欲望陛下益加宸慮如除授遠地監司郡
守比近地為加審委臺諫訪問糾劾比近地為加嚴詔從之○癸酉
太學正薛元鼎進對論周之名將南仲為武成王同時之將乞改配
食武成王上喜以謂南仲之孫皇父猶為宣王中興之將便可施行
又奏太學釋奠輪差南班宗室陪位觀禮今差武舉從祀已定乞

三衙管軍及環衛官輪陪位觀禮上曰亦使之知○知寧國府姜特
奏字今來合於十月內措置修圩濟養圩戶飢民除以委官前去相
視料度工役續具申聞外今採訪得今來所壞圩岸比之紹興年內
所費多所減省兼有合行門決除廢去處見行相度亦當具申朝廷
認其餘州軍有圩岸損壞去處令守臣依此措置修整仍具工役去
處申尚書省○甲戌右朝請大夫呂游問進對論祖宗成法上曰言
事者未必盡知利害便與更張○是月復勅令所○九月壬寅新權
發遣衢州施元之進對論用人責小過太詳上曰今日之弊正在此
細故雖畧焉可也漢高祖不以小行而廢陳平唐太宗不以怨仇
而廢魏徵卒之謀謨諫諍皆為名臣其理蓋昭昭也觀守臣論用
人責小過之失而壽皇灼知為今日之弊聖訓洋洋如天覆物人
才之在天下孰
非可用者乎

○是月詔設法為下三等戶之害並以官民戶通差○池州都統吳
總朝辭上曰將帥難得人故文臣中擇卿將帥須先民事後統軍○
冬十月戊申權發遣興元府王之奇奏伏覲歸正官承信即劉湛右
油坊郎劉師顏父子等保護陵寢忠義事節湛子師顏與其親

士大夫不當風俗

親閱法

黨幾五十人深念祖宗德澤不顧夷狄殘暴謂聖朝陵寢不可犯謂腥膻醜類非我君共其死以支逆虜之盜伐連年繫獄子死婦亡殺人聞此爲之骨驚而湛父子含英受之非天資忠義何以至此詔承信郎劉湛特轉兩官劉師顏改右承務郎陞羅差遣秦世輔特轉一官陞亢正將仍宣付史館○癸丑湖南轉運副使黃鈞進對奏論士大夫風俗不振上曰君相不當言命士大夫不當言風俗士大夫風俗之本也又論水旱上曰當早爲之備○丙辰知信州林機進對因論昔曹彬下江南太祖皇帝斬一節度使不予近世爲將者未嘗有戡難破敵之功爵賞過厚至於極人臣之位願陛下登是爲駕馭之術庶可責效於異日上曰此實人主礪世之術也○丁巳權知襄陽府司馬倬奏父故試兵部侍郎朴乞賜諡得旨特與贈諡太常寺欲擬諡曰忠肅危身奉上曰忠執心決斷曰肅詔司馬朴賜諡忠潔○甲子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臣聞李德林在隋開皇初與修勅令請于朝謂欲有更張者當以軍法從事夫法之弊也故修之修之而未必皆當與衆共議之可也乃欲脅之以軍法其以不仁甚矣仰惟陛下清明遠覽命官取新舊法并前後勅旨緝而修之誠哉書成廼

政事先後之序提刑提刑

以奏御而丙夜之觀尤爲詳悉其間有未便於人情未安於聖心者莫不未黃識之稍或可疑必加改定然後施行欲望諸告中外惟新書是遵上曰朕已看一遍亦異乎隋高祖之事矣詔從之○癸酉新江西轉運判官內擢淮對上曰卿當先王士大夫風俗次則民間訟牒早與裁決其次則漕運通則所陳甚好在台理會奏求○是月復武提刑先是陳俊卿在相位日御札依祖宗舊制復置武臣提刑俊卿言此職自景德以來置復不常今用文臣一員亦無闕事其外增置徒爲煩擾乃止至昇卒置之○造會計錄從都大發運使史正志之請也○十一月丁丑朔詔淮南轉運司今後使人往來應副舟船並責令篙梢結罪如敢般載錢寶一文以上過界流配一員以上及憑恃貴勢抑勒裝載並依軍法施行若篙梢隱匿與犯人一等斷罪仍許人陳首若錢數多取旨陞擢漕臣不行覺察重行黜責○壬午郊景靈宮天宇澄霽祥煙瑞霧環繞殿楹回鑾太廟又兩至夜漏四刻陰雨頓開星斗燦然行朝饗之禮焉明日駕如青城亦晴道旁觀瞻甚盛露微凍雨遂作將祭之夜駕幸大次更衣數星輝然現于雲表

實畏
俗手
上天

論如
祀陰
精

郡守
以治
萬事

勿拜
美加
尊皇

德慶
萬全

正志
羅隆

及登壇樂作四郊雲陰尚盛獨感星中天靈光下燭終禮成不兩行
禮之次差官巡杖至戒明兩天霽獨泰壇無有此皆聖上實畏格于
上天天意昭答乞宣付史館以彰聖德詔宣付史館○張栻劄子畧
曰陛下之心即天心也陛下之心欲定未定故上天之應陰不晴
天人一體象類無間深切著明有如此者臣願陛下毋以此為祥瑞
之事而於此存敬戒之心試思夫次日御樓肆赦之際日光皎然四
無纖翳天其或者何不早撤雲陰於行事之時使聖懷坦然無復憂
慮而必示其疑以為悚動然則丁寧愛陛下之意深矣天意若曰全
自君子小人之消長治亂之勢華夷之形皆有所未定時在陛下之
心如何耳若陛下之心嚴恭兢畏常如奉祠之際則君子小人終可
下治道終可成夷狄終可滅當如祀事終得成禮惟陛下常存是心
實天下幸甚○已丑國子錄姚崇之輪對論大將而下有偏裨准備
將之屬豈無人材可膺王帥之任乞驟加拔擢如古人拔卒為將二
曰苟得其人不拘等級○權通判建康府許克昌進對乞命兩省侍
從更宿禁中賜以燕閒從容以盡天下之事上首肯於是詔許克昌
與知州軍並遣又乞命郡守以治兵為數最武臣提刑按閱郡兵上

曰正是如此又論陳汰使臣及歸正人州郡拊之不至上曰卿他日
典郡正要如此又論禁流言上曰流言為害又論弭盜賊上曰甚好
○庚寅臣僚劄子伏觀已降指揮加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壽聖太
上皇后尊號謹按大唐詔令凡上太上皇尊號係人主率百官上表
陳請謂宜參用唐制以稱主上事親盡敬之意詔從之○十二月丙
辰監左藏西庫周權進對奏增減為會非實上曰期於必行又奏行
賞罰上曰當先賞而後罰○戊午太學錄袁樞輪對因論今日圖恢
復當審察至計以圖萬全之奉上曰卿言極是當如此○已未工部
人上曰可具姓名來○庚申禮部尚書劉章進對奏當今縣邑之政
出於苟且為令者惟知以官錢為急月解無欠則守臣監司必喜之
而民訟不理皆置不問上曰豈可取其辦錢而不察其政○癸酉詔
史正志職專發運奏課誕謾廣立虛名徒擾州郡責授楚州團練副
使永州安置其發運司可立近限結局○復置淮東總領所○大閱
于白石

辛卯乾道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靈

用兵
未及

書學
為娛

尚書
大

權賞
招

不表
賜

天祿道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尊號曰壽聖明慈太上皇后○癸未上
諭輔臣口前日奉上冊寶太上聖意其悅翌日過宮侍宴邦家非當
之慶漢唐所無也又曰本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未及朕以
虞雖未復日不皇暇如宮中臺殿皆太上時為之朕未嘗敢增益
上到宮徘徊周覽為之興歎顧其不雅飾也上又指殿東樓曰去
此幾無數步遇花時亦不曾往或令人砌數樓來觀耳輔臣奏陛下
不以萬乘為樂而以中原為憂早朝晏罷焦勞如此誠古帝王所不
及○上曰朕無他嗜好或得暇惟書字為娛爾虞允文等奏曰臣等
見石堦上皆陛下草聖筆力天縱有飛動之狀上曰戲書不足觀朕
近寫得一軸因顧內侍取示允文等迺郭熙秋山平遠詩因以賜允
文又曰太上真草皆極古今之妙來日與卿等直來允文等頓首謝
○已亥上曰元日上冊寶天色開霽兩宮欣豫人情和悅薄晚方雨
天意昭昭如此上又曰無逸一篇享國久長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
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為兩圖朝夕觀覽以自儆省名之曰敬天圖允
文奏古人作無逸圖猶誇大其事陛下盡圖書中所載敬天事又遠
過之惟聖人盡躬行之實教畏不已必有明效大驗上曰卿言誠然

○是月進呈泉州左翼軍統領趙德隆至軍兵一千人並不支
中例物上曰趙德隆賞與旌賞虞允文奏且與一選郡上曰虞允文重
說使職事有關罰亦不輕可與選郡團練使○庚子進呈即曹多麟
貢上曰昨召數人皆未到可且令予監丞兼權教習前有人說近來
自郡守為即間有不曾歷職事官者却似太驟此言甚有理虞允文
奏近來館學寺監拘礙資格遷除不行故有自縣便為郡自郡便為
即者是館學寺監反不如州縣之捷也上又曰此又失之外重矣梁
克家奏元立資格所以重郎選及無獲歷者一旦得之即選却輕矣
上曰然今後除授正不可令超躡在外更有甚人才卿等可選五六
人召來○癸卯進呈三衙舊司禁軍人數上曰祖宗時上四軍分止
是支數百料錢梁克家奏祕閣中有太祖御札禁軍羨錢至親筆裁
減一二百者上曰雖一麻鞋之微亦經區處祖宗愛惜用度如此克
家奏非泛賜予尤不可輕韓昭疾非斬一弊袴也不以予無功之人
上曰予及無功則人不知勸克家奏豈惟無功者不勸有功者且解
解矣上曰然因顧虞允文曰昨遣內侍往江上欲就令撫問以卿言
而止正為此也允文奏郭子儀所得上賜甘蕉幾條郭子幾顆人主

臣勸
農桑

以此示恩意爾今諸將受陛下厚恩未有以報上曰郭子儀有大功於唐今諸將孰有子儀功賜予誠是不可輕也○是月復置鑄錢司○二月丙午朔宣武軍司將弓箭手於初四日入內射鐵箭弓箭手舊管合格一千七百四十九人新招未合格四百四十九人○戊申新知泰山李東朝辭進對上曰卿到任須多實耕牛勸課農桑或受之與昔人垂訓昭然明庶法之文景路在養民當時詔旨之勝為農桑而下者不一而足遠近海內盛昌興於禮義其效驗蓋非淺法者近世為吏者罕知此理壽皇戒之其時以警俗吏使知朝廷養民之至意故

臣勸
農桑

○丙辰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言本朝治躬以忠厚仁信為本因及熙豐元符用事大臣上曰祖宗法度乃是家法熙豐之後不合改變耳○丁巳上宣諭曰祖宗時數召近臣為賞花釣魚宴朕亦欲暇日命卿等射弓飲一兩盃虞允文等奏陛下昭示恩意得瞻近威願從容獻納亦臣等幸也上曰君臣不相親則情不通早朝奏事止頃宜暇詳論治道故思欲卿等從容耳○庚申上宣諭近世廢弛且糾之以猛他日風俗變易却用寬政譬之立表須則扶之

過則正之使之適中而後已虞允文奏古人得衆在寬救寬以猛天地之心生生不窮故陰極於剝則復上曰天地若無肅殺何以能發生梁克家奏殺之乃所以生之天地之心歸於仁而已上曰然○壬戌上曰晴色甚好去秋水勞朕甚以百姓之食為憂今却無流移之人虞允文奏監司守臣類能究心荒政故米不翔貴上曰亦大段支了官中米斛梁克家奏陛下自數年來常平椿積極留聖意不然今日豈有米斛可以那撥上曰如此理會尚自華董不足允文等因奏諸郡守臣若得人遇歲水旱至勤聖慮上曰當擇其有顯效者旌之更有修圩一事卿等記之他日當行賞也上曰又曰今春雨陽甚調二麥必好允文奏米價極平上曰此豈州縣勸糶之效歟克家奏水旱惟先事措置則用力少而為惠博上曰今歲却是措置得早使朕赤子不至流離卿等力也○是月立皇第二子恭王惇為皇太子大赦尋以王十朋陳良翰為太子詹事劉焯為太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先是上謂輔臣曰古人以教子為重其事備見於文王世子篇當多置僚屬博選忠良使左右前後罔匪正人不然一僻居州亦無益也又曰舊來官屬幾人虞允文等奏詹事一人庶子諭德兼講讀

者二人上曰宜增二員誰可當此選者允文等奏恭即請讀官有李
彥穎劉燾二人上曰燾有學問彥穎有操履兩人皆好卿等更選取
數人及進呈上覽之曰王十朋陳良翰此二人皆好十朋為小學
教授性極疎快但臨事堅執耳允文奏嘗僚無他事惟以文學議論
為職不嫌於堅執也上曰十朋良翰誠是忠蹇可並除燾事上又曰
劉燾兼侍讀李彥穎却兼侍講何也允文等奏李彥穎既兼左諭德
以待講無人併令兼之上曰侍講可別選人乃命燾為司業兼侍讀
工部侍郎胡銓亦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日久者由
輔導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人銓自五年
冬因除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留侍經筵尋有是除或忌銓敢言指細
故雜他朝士併言之冀不得留銓以年逾七十力未致仕除待制
與外祠未數日復留侍講尋未幾以舉官失當貶秩二等銓力求去
除直學士奉祠淳熙六年致仕明年卒○以皇十世判寧國府進封
魏王○尚書左司郎中兼侍講張栻講詩書章句進說曰治生於敬畏
亂起於驕淫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死不忘織紉之事則
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儉如此而後世猶有休養繼而為

厲者興亡之效如此可見因推廣其事上陳祖宗自家刑國之款
下斥今日興利舉民之害上嘆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
以誤國○時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夜草手疏極言其
不可且詣宰相質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為忤親
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文武誠不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
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
臣之怒上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失陰王說明年乃出栻知袁州而
申說前命說後竟謫死云○三月乙亥朔上出馮堪海道書一以示
宰相虞允文曰馮堪所陳不可行者一可行者二其言淮中一帶置
鋪舉烽火此不須行明州神前山差人船卓望黃魚塚分官兵往來
巡緝此兩事可令馮堪與趙伯圭同共措置○辛巳上曰戶部所借
南庫四百萬緡屢以諭曹懷不知有甚指準撥還虞允文奏不過指
準折帛爾梁克家奏今左帑無兩月之儲大段急闕不可枝梧上曰
戶部有孽豈不允文奏有兩事報論未以為然其一給典帖其二賣
鈔紙上曰此兩事既病民且傷國弊俱不可行更令別議以聞○丁
酉宣諭步軍司未經內教習手於二十五日絕早赴水門祇候宣押

丙教射鐵簾弩手一千六百七人○戊戌盧充文奏胡銓登歲一節甚高今縱有小小過失不宜今遽去朝廷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梁克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共難上曰銓固非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庚子進呈胡沂具到彭德等盜馬因依震充文奏曾昭誘山寨人盜馬已而殺其人人情甚不安至有逃入山中不敢出者上曰昭欲自掩其過乃乖謬至此須重作行遣可追三官放罷梁克家奏邀功生事邊臣不可輕貸且如知杭州孫叔傑以兵攻徭人引惹王再彬等聚衆作過驚擾邊民幾成大患前日得旨放罷行遣太輕上曰可更降兩官○是月復將作監○甲辰開余禁○夏四月乙巳朔詔春李拍試事藝最高強人名待與補轉兩資震充文奏外尚有增加斗力四千餘人須將本司兵官畧與推恩上曰軍中既有激賞人人肯學事藝尙患軍政不修若更本官亦復推賞尤見激厲○庚戌宰執進呈訖上因又近日移戍點軍震允又奏或以爲擾上曰近有兩三人亦如此說昨日講筵又有及前日差除者朕於聽言之際是則從之味則違之以無容心其間梁克家奏天下事惟其是而已

正者當於理之謂也。上曰：然。太祖問趙普：「天下何者最大？」普曰：「惟
 道理最大。朕嘗三復斯言，以爲祖宗時每事必問道理，夫焉得不治？」
 ○已未，宣押殿前司驍鋒策鋒兩軍弓箭手各七百人入內射。○庚
 午，進皇有告，統兵官格剋不法者。上令付大理寺治之。虞允文奏：「恩
 威相須，乃濟。」上曰：「威克，厥愛允罔功；蘇軾乃謂堯舜
 務以愛勝威，朕謂軾之言未然。」梁克家奏：「先儒立論，不可指爲一定
 之說。」如崔寔著政論，務勸世主馭下以嚴，大抵抹弊之言，各因其時。
 爾上曰：「昔人以嚴致平，非謂深文峻法也。紀綱嚴整，使人不敢犯耳。」
 譬如人家父子兄弟，森然法度之中，不必須用鞭朴，然後謂之嚴也。
 ○辛未，宣押選鋒策鋒兩軍弩手一千六百一十一人入內射。○是
 月，詔今歲科場其令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
 待制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一人，守臣監司亦許解送，仍具詞
 業繚進以聞。○楚州饑，賜米五千碩賑之。○劉球起復同知樞密院
 宣撫荆襄，凡六疏辭之，引經據禮，詞甚切至。最後言曰：「三年通喪，
 先王因人情而節文之。至於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此固以爲先
 王之罪人矣。然尚有可諉者，則曰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陛下

威靈遠播幸無大吠之警臣乃欲冒金華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
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抑陛下之詔臣則有曰義當體國者矣其敢噤
無一言以塞明詔哉乃手疏別奏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露其
形者無所為而不成無其實而先示其形者無所為而不敗今德未
加脩賢不得用賦歛目重民不聊生將帥方割士卒以事苞苴士卒
方飢寒窮苦而生怨謗凡吾所以自治而為恢復之實者大抵闕畧
如此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務禁衛之卒規箠未立手足先露其勢
適足以速禍而致寇臣不知其為此議者將何以待之也且荆襄四
支也朝廷腹心元氣也誠使朝廷施設得宜元氣充實則犂庭掃穴
在反掌間耳何荆襄之足慮如其不然則荆襄雖得臣輩百人悉心
經理顧以何足恃哉以今而慮臣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
至之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惟陛下圖之上納其言為寢前詔○以皇
太子尹臨安府尋以晁公武為少尹李彥穎劉焞兼判官陸之望馬
希言為推官○五月戊寅宰執奏王朴荆鄂數軍事梁克家奏近諸
將御下太寬今統制官有敢鞭統領官以下者否太祖皇帝設為階
級之法萬世不可易也上曰二百年來軍中不變亂蓋出於此虞允

文奏法固當守主兵官亦要以律已為先上曰誠然前日一二主兵
官不能制其下反為下所告者端以不能律已故耳○壬辰上曰近
日兩賜尤好麥已登場稻田亦下種矣虞允文奏農人得兩種稻得
晴刈麥兩不闕事上曰朕心惟望百姓富實國計又其次也○辛丑
上語及臨安事因曰韓彥古在任時盜賊屏迹比其罷也羣盜如相
呼而來以此知治盜亦不可不嚴惜乎彥古所以治民者亦用治盜
之術治盜當嚴治民當寬難以一律○六月壬子右正言許克昌奏
日者命臺諫兩省以上以四條薦士宜皆盡心公選訪聞劉之柄頃
為京局以侵盜官錢檢付棘寺盡償所盜鑄官放罷李機頃為靖州
迫於七十輒自中部博減十年意欲撓冒閔陞磨勘吏部以其無廉
恥欺罔劾奏之降兩官勒令致仕二人皆汙薦墨聞者竊笑又聞二
人皆胡銓所薦而之柄與之衡又劉章子也章身為從官奉詔薦士
而乃徇私罔上烏得無罪望下三省公議舉者之罪詔依胡銓可降
授左通直郎劉章可以授左中奉大夫○乙卯進呈張權劄子淮西
麥熟米價平秋成可望上曰時和歲豐卿等協贊之力朕當與卿等
講求其未至者以答天休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合天心上曰君臣

之問正更相戒朕有過卿等悉言之卿等有未至者朕亦無隱
庶幾君臣交修以答天貺○丙辰太常寺丞蕭燧論人君聽言必察
其可用之實所言與所行相副然後可信上曰所論甚當人誰不能
言但徒能言之而已要當觀其所行書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是
也○乙丑宗正寺丞戴幾先輪對因論人才當以覈實為先上曰堯舜
用人致納以言明試以功此責實之政○丁卯上曰侍從或除人卿
監必有闕負宜擇其可為者卿等可選數人將上○秋七月乙未梁
克家奏近時有兩聖賢前世不及太上禪位陛下建儲皆出於獨斷
上曰此事誠漢唐所無朕常恨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及漢文景
耳虞允文奏陛下以儉為寶積以歲月何患不及文景如太宗功業
則在陛下日夜勉之而已上曰朕於創業守成中興二者皆兼之蚤
夜孜孜不敢怠○是日晏時已無一事則自思曰豈有未至者乎則
求三兩事反○魚慮惟恐有失○上曰朕近於几上書一將字往來
尋繹未得擇○之道卿等更思之虞允文奏人才臨事方見上曰極
是○唐太宗中書之戰於得薛仁貴○是月詔湖南江西飢中書舍人
范成大言夫賑濟賑其要不過兩言莫不便於聚人莫良便於散

○錢大重遂有不舉子之風有一家數丁者當重與減免卿等更詳
議來尋又蠲旱傷路流移戶稅○八月己巳上語黎州邊事令宰執
以書諭胡元質其總等如蠻人以市馬要我則且住一兩年使權常
在我彼無能為自然安帖畏服○丙午殿司左軍功馬軍司使臣家
被獲上曰不當以治百姓之法治之虞允文奏強盜已不可貸況軍
人乎○己未進呈兩浙漕臣羅椿積米上因宣諭曰洪範八政以食
為先而出儒乃不言財穀邦之有儲蓄如人之有家計欲不預辦得
乎○戊辰趙樽乞陞差孟俊閭大耳上曰孟俊可依閭大耳係使酒
犯階級雖閱二年事干軍政此未可也○庚午上謂宰執曰朕近日
宮中覺得無事卿等想甚勤勞又曰卿等凡所謀猷無不曲盡每深
嘉嘆朕近日無事又時過德壽宮太上願養愈勝天顏悅好朕退輒
喜不自勝虞允文奏神恭之重得所付托聖懷無恙自應如此堯獨
高五帝之壽者以此上曰誠然○九月壬申朔上曰江西湖南旱歉
恐可募兵兩路各且募千人梁克家奏外路募兵多憚所費虞允文
奏曰撥截上供亦可上曰然所募之人發赴三衙切恐太遠當與分

人如
藏重
論世
需不
言財
客
親之
道悅

荆襄
後屯
使

六部
長官
不理
司

改和
州花
裝隊

撥允文奏江西去江池為近湖南去鄂渚為近上曰可便降指揮仍
與分撥行下○戊寅上曰漢高帝初年專意馬上之事世祖增廣郊
祀亦在龍蜀既平之後昔人規恢遠畧罔不在專繁文末節盡未暇
問察克家奏高帝創業世祖中興今日之事乃兼守成祖宗二百年
來典禮畢備當以時奉上曰典禮何可盡廢抑其浮華而已自今已
往卿等每事當先務實稍涉浮文必議蠲省○壬午湖北京西總領
兼措置屯田呂游問言本所所管營田屯田內官兵闕人耕種之賦
乞依舊頃畝出榜召百姓依元額承佃從之租課令本所拘管○丁
亥進呈呂游問得旨令措置襄陽寨屋梁克家奏將徙荆南之屯否
上曰欲令移去如何貴允文奏曰荆南之人歲歲戍戍自此可免道
途往返之勞然有二不便上曰襄陽極遠驟添人馬對境必致驚疑
允文奏此正是一不便又自荆南至襄陽水運千餘里河道淺狹難
於餽糧此二不便以臣愚見不如先移軍馬餘續議之上曰甚善可
諭此意令呂游問同秦琪措置○是月進呈六部長貳歲舉改官人
皆是後來許依職司收使今合依舊法上曰其好梁克家奏在京選
人無外路監司薦舉若六部長貳又不許作職司必不得改官上曰

舊法既然當使人從法不可以法從人也虞允文奏舊法京局不以
選人為之故六部長貳不作職司亦可今皆用選人後來舉劾不行
必重甲請却須重改上曰此事續議施行○冬十月甲辰虞允文奏
兩司增加計力事藝升進者千餘人費不過者千餘貫昨有錫金稅
者軍中歡呼無不歡艷上曰聞其戴碗乘馬而歸道路聚觀如此見
者必勸矣○是月報饒州飢上因覽知州王矩賑濟畫一曰飢歲民
多遺棄小兒已付諸路收養如錢物不足可具奏來於內藏支降○
罷紹興府宗正行司以其事歸大宗正司本朝宗室皆聚於京師熙
豐間始許居于外崇寧間始即河南應天置西南二敦宗院靖康之
禍在京宗室無得免者而睢維二郡得全建炎初將南幸於是大宗
正司移江寧而西南外初寓於揚州及鎮江卒又移於泉福二州而
居會稽者乃紹興初少行在未有居第權分宗室居之及恩平郡王
璩出居會稽遂以為判大宗正司至是省之○十有一月丁亥進呈
乞改和州西路花裝隊上曰三衙舊亦結花裝隊昨已受改與其臨
敵旋行不若逐色團結之有素也○甲午虞允文奏舊法黃甲
不曾到部人在金鼓下等之上上曰可依舊法又曰改法不當終

許國

趙雄

有室礪不如加詳審於初則免改更於後也○是月策制科眉山布衣李入第四等賜制科出身○十有二月戊午進呈外路收捉八兩指揮先是軍人王俊自稱八兩詐取軍中錢物配廣南上曰御前從來無八兩差出可擬指揮行下諸路如有自稱八兩之人即行收捉根勘至是進呈上顧寅允文曰御前所言若真八兩對人自稱亦所當罪此言甚當○丙寅詔制歲舉所知二人統制歲舉一人以智勇俱全為上以善撫士卒為次以專有膽勇又為次將校士卒惟其所舉從臣僚之請也○是月令閤門官依文臣館職輪對○是歲移馬軍司屯于建康府○四川總領所奏昨緣本路措置備邊椿積遂申朝廷乞降空名度牒仍拘收四川事故僧道度牒繳納訖欲乞將已賣過四千五百道作第一料所有去年十二月內已降二千道今更乞貼降二千五百道湊作第二料下本所出賣拘收價錢搬封宣撫司專充備邊椿積非遇緩急分文不敢支用從之○趙雄使廣附國書復請陵寢及受書之禮及雄入辭屢受其臣宣諭云傳語宋皇帝向來初講和日宋朝來祈請徽宗皇帝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徽宗靈柩父子同葬以時奉祀去年使來却

人言

安請葬維山陵上國止許奉遷并許一就發還欽宗皇帝靈柩上國已令搬取在此候來報聞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葬維山陵附葬無一語及受書事雄歸奏廣猷庸人耳於陛下無能為役中原遺黎日望王師必有簞食之迎倒戈之舉上其說
士辰乾道八年春正月辛未禮部大理寺狀臣僚言乞置太醫局及醫生試補之法得旨更不致局依舊存留醫學科遂舉許令赴試○戊寅太常博士楊禹里輪對論及人材上曰人材要辨實為要分邪正又曰最不可以言取人孔子大聖猶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乙酉太常少卿黃鈞奏切謂國莫重於禮禮莫嚴於分伏見四孟月景靈宮朝獻皇帝與羣臣俱拜於庭心切疑之退而求之禮經考之儀注有所不合問之掌故則渡江之後群吏省記者失之也曲禮曰君踐阼臨祭祀禮器曰廟堂之上壘樽在阼又曰君在阼正義曰阼王人階也天子登祀升階而行可也神宗元豐間詳定郊廟禮文明堂太廟是靈宮行禮兼設皇帝版位于東階之上今親郊之歲朝獻景靈宮朝獻太廟皇帝拜上壘臣拜下矣獨四孟朝獻設得位於阼階之

正孟
事

討論
太子
入幸

正孟
名相

下則是以天子之尊而用之大夫士臨祭之位非所以正禮而明分也欲通元豐之制每遇皇帝孟月朝獻設褥位於東階之上西饗以禮則合以分則正禮部太常寺同共討論欲依所乞及乞於見今儀注內修定施行詔從之○丙戌宰執乞討論上丁釋奠皇太子入學之儀上曰禮記文王世子篇載太子入學事甚詳梁克家奏入學以茲則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古人所以教世子如此廣充文奏此事備於禮經後世等有塞行者上曰可令有司討論以聞○二月乙巳詔曰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泊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議肆朕稽古釐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爲政之先務也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右丞相○廣充文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曾懷參知政事張詠王之奇並發書樞密院事懷之奇仍賜出身尋詔已正丞相之名其待中中書令尚書令尚存虛名雜壓可無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張詠者父故省吏也說以父任爲右職妻宦聖皇后文弟由是知閣明事隆興初兼樞密

命
宗

許
宗

副都承旨乾道初落副字七年春除簽書左司員外郎張栻特請廣因諫止之遂以觀察使陞節度奉祠至是乃復申前命起居郎莫濟不書錄黃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說答詔於是二人皆與外祠乃令姚憲權給事中書讀行下趙汝愚時爲著作佐郎不往見說率同列並請祠不報會其祖母卒不俟報即日歸省父因自劾上不加罪就除知信州○己酉詔隨龍判太史局李繼宗兩該德壽宮應奉轉三官許回授可將與男安國補太史省保章正充曆算科臣僚言保章從八品與宣義成忠郎等爾使其精於曆算雖特命之可也用其父之回授則恐不可開此例爾雖曰三官以易一命若使異時奉臣近習有不知事跡不顧廉恥皆乞用此例陛下何以拒之更加聖慮而寢其命詔從之○丙辰御史臺狀得旨令開具六察所隸覺察彈劾事伏並見今監察御史職事以聞本臺契勘覺察彈劾日前並係殿中舉長貳通行風聞彈劾即不屬六察其六察管取索所隸百司簿書分案點檢稽違差失行遣不當等事合依應指揮並分隸六察莫允文等奏祖宗時監察御史却許言事上曰今既分隸六察可許隨事彈奏自此臺諫肅清矣○三月己巳馬軍司李顯忠乞兌換民田

充都教場有司申明間不願欲每畝支錢五貫文收買上曰馬司諸軍皆未有教場否虞允文奏雖有之但未有都教場以備合教上曰建康管軍馬自有大教場每遇合教可以時暫教閱允文奏豈非聖意不欲取民田否上曰然○壬午上泛論人材顧謂虞允文等曰士大夫難得任事之人蓋為風俗未醇今雖稍有祗是未多允文奏承平時前輩各臣如范仲淹韓琦等在邊尚猶難之上曰當時往往亦多失利益由未甚知兵允文奏非不知兵但不教之兵難以禦敵上曰西夏小夷當時亦自枝梧不行所以馴致丙午之耻朕今孜孜不倦期與卿等共雪之今聞虜人上驕下惰朕所以日夕磨厲必欲令今日我之師徒如昔日虜人之兵勢蓋思反之也○庚寅殿前司奏乞令董世英等總轄軍兵於揚州牧馬上曰向來聞董世英及張唐臣使酒朕嘗戒之張唐臣已遵約束後改朕以二金槌賜之董世英聞尚未悛宜宜差去可別差人仍令本軍戒諭○壬辰宰執進呈乞點檢諸軍戰船上曰舟楫正是我之所長豈可置而不問鄂州荆南江州可差姜詵前去池州以下委葉衡具數奏聞仍令逐軍日下修整○丙申詳定一司敕令所奏修正三公三少法諸太師太傅太保

為三公左右丞相為宰相少師少傅少保為三少詔從之○是月殿試舉人賜黃定以下及第出身有差仍賜御書益稷篇○武舉正奏絕倫特奏並依文舉例唱名日給黃牒賜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丙午進呈宰臣制國用事上曰官制已定丞相事無不統所有兼制國用更不入衙○知化州黃克仁朝辭進對上曰遠方小民政賴郡守撫摩勸課農桑○甲寅戶侍楊俊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斗別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已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灾傷去處支給不多訪聞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考乞下諸路常平官限半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收支數目仍開說逐年有無灾傷檢放及取給過若干并見在之數實計若干目今在甚處稽管結罪保明文帳申部稽攷施行從之○已未虞允文等蒙宣示賜新進士御書益稷篇不勝榮幸梁克家奏益稷首載治水播奏艱食末載君臣更相訓敕之意學者因宸翰以味經旨必知古人用心矣上曰如所載無若冊朱傲等語見古者君臣儆戒之深允文奏舜與皋陶謦歌之辭舜則曰股肱喜元首昶暉陶則曰元首明股肱

良又繼以元首義勝股肱情之語君臣之間相稱譽相敬戒自有次序如此所以能致無為之治上曰然此篇實以民之粒食則知務農為治之本至於告臣隣之言則曰庶頑諛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又曰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是古之聖人待天下之人未嘗不先之以教及其不格則必以刑威之今為書生者多事威文而忽茲二事是未究古聖人之用心也因欲使知之○辛酉上御射殿引諸班直呈射上顧虞允文等曰林立行門東邊第二人于江極能射弓直射到三碩斗力亦願從軍允文奏似此武藝之人難得皆陛下戒約開習以至於此上曰然○癸亥臣僚言役法之均其法莫若限民田自十頃以上至于二十頃則為下農自二十一頃以上至于四十頃則為中農自四十一頃以上至于六十頃則為上農然後可使上農三役中農二役下農一役其嘗有萬頃者則使其子孫分拆之時必以三農之數為限其或詭名挾戶而在三農限田之外者則許人首告而沒田於官磨以歲月不惟天下無不均之役亦且無不均之民矣詔戶部看詳○五月己巳新江東提點刑獄公事蕭之敏乞官祠上不允虞允文奏前日之敏言臣是其職事臣雖不知其所

奏竊自端度其罪如章無可疑者既蒙聖恩復令暫留如蕭之敏端方願乞歸舊班以開政言之路上曰今以監司處之亦自其優顧管懷曰丞相之言其真厚可書之時政記○乙未上曰吏職武臣遷轉泛濫太甚嘗令吏部侍郎張津條具以聞據奏到六部等處出職武臣自來來同軍人戰功及奏補出身人並至武功大夫方不許磨勘上曰止依左選立定止法又條具一項如至止法該遇恩賞非係特旨不許轉行上曰可除去特旨轉行一項不欲更開此路以啓僥倖之心庶清流品不至泛濫○是月福建鹽行鈔法從轉運陳峴之請也仍支借一十萬貫本陳俊卿時帥閩後書宰相曰福建鹽法與淮浙不同蓋淮浙之鹽行八九路八十餘日地廣數千里故其利其博福建八州惟汀邵劍建四州可售而地狹人貧土無重貨非可以他路比也今欲改行鈔法已奪州縣歲計又嚴禁私販必虧稅務常額而貧民無業又將起而為盜夫州縣闕用則以橫斂農民稅務既虧常額則以重征商旅盜賊既起則未知所增二十萬緡之入其足以償調兵之費否也將來官鈔或滯不行則必科下州縣州縣無策必至抑壓民力本以利民而反擾之此必皆非變法之本意也

書
卷
四

田
州
罷
戶
屯

當時諸公不能用然鈔法果不行○立宗室銓試法○六月辛丑上
曰連數日雨止天氣清明歲事有望虞允文奏曰麥已食新米價日
減上曰今歲再得一稔想見粒米狼戾更得二年經常米便有三
年之蓄前此未嘗如此仍須嚴切戒約只置場和糴聽百姓情願入
中不得纖毫科擾○壬寅新江西運判劉焞朝辭進對論今日州縣
窮空無備及當今利害上曰江西旱荒之餘極有合理會事故輟卿
往又曰州縣直是無備亦多由官吏非其人○丙午傳自強節子父
察遇害於燕山乞賜諡得旨賜諡忠肅○已未新知廣德軍富杞朝
辭上曰廣德小壘地多水旱卿到任或有水旱奏來○是月江西水
災命賑之○葉衡乞治揚獎統制韓子良曰長於職事之官留意司
作職事脩舉特與陞差○秋七月己巳臣僚言祖宗馬政茶馬司並
專用茶錦綉博易蕃漢皆便近茶馬司專用銀幣甚非立法之意況
茶為外界必用之物銀寶多出外界甚非中國之利詔四川宣撫司
參稽法措置○庚寅知光州滕瑞奏遇天申聖節臣自書聖壽萬歲
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五十疋襍貨投進上曰
滕瑞不修郡政以此獻諛特降一官○是月知廬州趙善俊言朝廷

頃者分兵屯田其不可者有三臣謂罷屯田有三利一利習熟戰陣之
得歸行伍日從事於教閱一利也無浪官置吏坐以糜餉無實事
種以費官物二利也屯田之田悉皆膏腴牛具至廬無一不具以資
歸正人使之安居三利也詔廬州見屯田官其並行廢罷其田畝牛
具今趙善俊盡數拘收給行歸正人請佃及募人租種○八月庚子
新度支朱熹言經總制錢項見諸州通判專一拘收歲入至一千七
百一十五萬緡繼命知通同掌事而歲虧二百二十萬緡故曩者版曹
奏陳專屬通判其後又因臣僚劄子乞委守臣於是知通同共拘
催分授酬賞之制夫州郡錢物常患為守者侵欺經制錢分隸之數
而多收係省以供妄費今使知通同掌事則通判愈不得而誑何乞仍
舊委之通判而守臣不預從之既而戶書楊俊言若令通判拘催切
恐守臣不能協力乞照乾道二年指揮令知通同共任責分賞從之
○辛丑臣僚言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力產業微薄一為保正
鮮不破家壞產昔之所管者不過煙火盜賊而已今乃至於承文引
督租賦焉昔之所勞者不過橋梁道路而已今乃至於備修造供役
使焉方其始也積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憾天賦則謂之

舊唐書

新唐書

舊唐書

地理錢節胡參贊則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謂之醋息錢後有所謂承差人專一承受差使又有所謂傳帖人各在諸廳白直實不曾承傳文帖亦令就崔而占破伏望申嚴州縣今後如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職私公吏重行決配如充役之家不願親身抵應止許崔承差人一名餘所謂傳帖之類並行往罷從之○壬子浙東提舉鄭良嗣言以罷常平尚少錢五萬三千二十餘貫詔禮部紐計度牒給降○乙卯上謂輔臣曰昨因檢唐書李吉用傳見栖銘為常州刺史適值停飢後渠斷江流境內遂豐稅不知江流遠近可令浙漕及常州考求古迹以聞○癸亥兵部侍郎黃均論知人善任使當察其人而取之量其材而用之上曰朕以無心處之無心則明無心則不偏無心則無私○甲子著作佐郎丁時發奏人君須平時奉天得天助然後可以立大事上曰朕曉夕念此所謂立之禱久矣時發奏近來多竭民力以事不急陛下當恤民以固本上曰朕非特要建功業如漢文景蠲天下租賦事亦將次第施行○是月四川水灾命賑之○九月庚午上曰自秋以來多陰雨今已十日晴矣正當收穫歲事可保朕蚤莫精心祈晴天

舊唐書

意可見○壬申上曰近時民俗多尚奢侈緣遇豐年稍遂從容財華師門戶鮮麗衣服促婚嫁厚裝奩惟恐奢華之不至其非所宜今年遠近豐登越此秋成欲使民間各務儲積以為優父之計將來宜降詔戒諭仍越時廣種二麥以備水旱之用○是月定江西四監鐵錢額每歲共鑄三十萬貫江州廣益監與國軍富民監各一十萬貫臨江軍豐餘監撫州裕國監各五萬貫○命袁元文宣撫四川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仍降度牒三千道及銀會中半一百萬貫付本司上用李綱故事御正衙親酌卮酒賜之俾即殺門吏馬持節而出都人以為榮始期以某日會于河南既而上密詔趣師期元文奏軍須未備上寢不樂明年上遣二介持御札賜之戒以面付介至而元文薨數日矣其子不敢啓不知何言也○冬十一月丙寅朔○是月詔官田除兩淮京西路不行出賣應諸路沒官田產墾宇并營田並措置出賣以戶部左曹郎官主之諸路委常平司其錢赴左藏南庫令置庫眼椿管○臣僚言在法光祿大夫節度使已上即合定議議於太常覆於考功苟其人行應謚法而下無異詞則以上於朝廷而行焉紹興間以守臣悍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而其官品或未該定謚於

嚴定
謚法

是有特許賜謚指揮故以定謚者給敕而以賜謚者給告近來請謚之家却有官品合該定謚並緣紹興指揮輒經朝廷陳乞賜謚不議於太常不覆於考功獨舍人命祠行下是太常考功二職俱廢而美謚乃可以幸得也此則法令之相矣者也夫凡命詞給告皆三省官奉制宣行列名於其後今特恩賜謚禮命優重冠王言於其首而宰相參政給舍並不入銜獨吏部長貳考功即官於後押字殊不類告其非所以尊主命嚴國家也況舍人掌詞命之官猶不入銜而賜謚初不議於考功乃亦押字理有未安此則制度之可疑者也望今後定謚賜謚一遵舊典至於告命之制亦乞令禮官詞臣考尋舊章詳議續中書後省禮部太常寺議上今後若有官品合該定謚即仰其家經朝廷陳乞下有司遵依定謚條法議謚給敕施行如係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并應得溫德立園聲聞顯著條法指揮陳乞賜謚之人或奉特旨賜謚者即依紹興三年指揮命詞給告施行從之○十有一月戊申詔諸路職田已降指揮與免拘借尚慮循習額外收斂自今正理正色仍不得過數多取違矣令提刑按劾從臣察之請也○是冬莫濠充賀正使正月三日虜廷設宴前後循例無違

使臣
不命

者濠獨毅然以本朝使臣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伴使為見濠堅執不回遂為白虜王平後始從其請就館賜食○是歲劉珙免喪復除湖南過驂見上言曰人君能得天下之心然後可以立天下之事能循天下之理然後可以得天下之心然非至誠虛己兼聽並觀在我者空洞清明而無一毫物欲之蔽亦未有能循天下之理者也因引其意以傳時事言甚切至上加勞再三

罷福
建鈔
監法

宣風化總方畧而一統類者也今則不然守土之官出於其部時爾監司之任最為近而毋察者也而求其凌厲風節建立事功疾惡如讎奉公不撓者蓋寥寥而有焉其則朋比苟且訖無舉奏民瘼不聞於上上意不孚於下朕何望焉繼自今其悉乃心毋冒干憲凡在厥位明體朕懷○是月以王之奇知揚州兼淮南安撫使○中書門下省言福建鹽貨自來止是州軍分立細數自行販運出賣以辦歲計近改為鈔法聽從客販訪聞州郡緣住販賣致致支用不足切慮敷擾以為民害詔罷鈔法諸州軍綱鹽並依舊分撥官販官賣所有本司元清本錢一十萬貫并已賣到鈔面錢一十九萬貫并續賣鈔面

制不可

錢並收赴左藏庫交納○起居舍人留正言所修記注自紹興十五年以後至目即多有未修月分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疎畧愈見難以修纂乞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所得聖語隨月編纂供將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並於次月上旬送付史官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從之○閏正月十四日進呈鄂州都統制吳玠奏前任人秦琪既除除印白紙五十幅以行上曰恐異時妄有所用可使追取玠又奏琪冒請合開路馬四百餘匹草料及朝廷降錢修造軍器皆不堅利所降錢琪轍營運自私自今已立式製造上曰軍器不葺錢乃自私自秦琪不可不治并行下吳玠勒令干人仔細開具着落聞奏正名定罪度彼無詞○已亥進呈馬軍司陸差統領官張遇為統制梁克家等奏比張遇赴都堂審察見其人衰老庸謬上曰統制官不敢苟任異時大帥皆於此乎選使其有謀老固無害老且謬則無所用○庚子進呈諸州軍揀發禁兵分番赴忠銳軍教閱其至者雖有衣甲軍器而歸者往往無有乞行下州軍修葺增添梁克家奏非特諸州為然近吳玠所申鄂州軍亦如此恐三衙江上諸軍亦有軍器損壞不葺處理合點檢上曰須不測差人諸

去官

法

軍閱視則無得而隱此事誠不細克家奏步司統制官王世雄交臂之初見甲皮多斷爛弓弩箭脫壞忍出入有誤使用亦嘗與臣等言之上曰世雄乃能留意職事亦可喜○庚戌宰執進呈先得旨臨安府既有路分都監一員而平江府又有一員何也可并路分鈐轄員數契勘創始之由至是梁克家奏初皆因特添差後遂因乃作闕上曰可盡刪諸路所增數見任人許終滿後不并差○丁巳進呈敕令所條目內一項正月一日皇帝御大慶殿受文武百僚朝賀內奏祥瑞表并讀表一員差執政官又一項奏雲物祥瑞請付史館太史令一員差本職官上曰此等事皆文具不須立法可盡刪去梁克家奏聖訓如此使後世知聖時不言祥瑞豈非盛德之事哉○戊午太子詹事李彥穎劄子奏竊以皇太子在東宮唯講學一事足以增益見聞養成道德臣自庚寅歲入侍王邸以及升儲既更四載才講尚書終篇今進講周易始三之一大抵非三四年不能竟一經恭聞真宗皇帝在東宮日講尚書至七八遍禮記等書亦皆數四祖宗之聖雖得於生知亦講學不倦是以聖而益聖魏巍如此今宮僚粗備得遇上堂除講讀官外餘官不過陪侍坐席須臾而退故臣欲以庶子或

嘉忠
統軍
射

服當
不難

諭德一員兼講官於春秋二禮令添講一經詔令庶子諭德輪講禮
記○辛酉幸玉津園宴射○二月己巳上曰前日內閣總統軍射藝
甚可觀此本諸州烏合士卒訓練有方遂成紀律誠為難事主兵官
當議推賞○辛未勅會已降指揮令諸路監司各限十日條具不便
於民事件奏來所有奏到文狀詔令左右司看詳○戊寅宰執內殿
奏事因論及古之朋黨上曰朕嘗思之朋黨不難破不必問其人但
是是非非惟理之所在而已梁克家奏寔如聖訓○三月乙巳侍御
史蘇轡奏伏覩閣報廣南提舉官廖願劄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
不盡鹽本銀計錢十一萬一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
州府逐年拘催常平諸色窠名錢物內有見在實剩錢五萬貫欲行
起發少助朝廷經費奉旨依並令赴南庫送納若臣竊謂陛下即位
以來屢蒙奏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盛德之事而小
人急於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緣乾道七年提舉官章潭獻錢
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官不及期年擢為廣西運判廖願實繼其後
故到官未幾便為此舉其為愚弄朝廷莫此為甚訪聞此錢並係盜
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二十四萬餘貫是謂官系政儲積不敢妄用潭

取其半以獻今願所獻止十一萬緒已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
為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任其咎者欲望特降眷旨卻而不受即以
此錢付之本司依舊充鹽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積留本路為水旱
賑貸之備詔從之

臣等謹言○美餘之弊上欺人主下虐生民非難知者而小人愛
敢以是進豈非謂利之可動人哉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軻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
必曰利哉贊曰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
末誠使義利之說明於上則奸回之徒何自乘間耶 壽皇諭臣
僚指利之請却而積實刺之獻而不受所以正君德清化原警吏
治者至矣

○丙辰給事中林機經筵講禹貢畢奏云臣觀孔子謂禹吾無聞然
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黜冕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言其克勤于邦克儉于家者如此觀禹貢立為經常之制亦其
勤儉之德有以先之故此篇之末言減則三壤成賦中邦而繼之以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蓋有深意後世之君窮奢極侈若漢武帝常賦
之外至於籌及繕錢升車所宜深戒常以大禹勤儉之德為懷治效
不難到也上曰人主苟有真心何所不至○是春以王楙李大正並

不主
心

為提點坑冶鑄錢於饒贛州置司江東淮南兩浙潼川利州路分隸
饒州司江西湖廣福建分隸贛州司除潼川府隸路坑冶銅寶係逐
路轉運司均准發納鑄錢司外依舊以江淮兩浙福建廣南路提點
坑冶鑄錢司為各兩司行移連街按察○夏四月庚午上宣諭曰忠
武軍已內教人材少壯不減殺前司諸軍武藝亦習熟梁克家曰人
無南北惟教習而用之如何耳上曰然○乙亥樞密院勘會已降指
揮乞回兩浙路禁軍土軍弓手竊慮州縣循習舊弊差使諸般窳慢
遂致武藝因而發惰理宜措置已降指揮禁軍令帥司土軍弓手令
提刑司行下諸州軍將發回并見在軍人禁軍責守臣并本路訓練兵
官土軍弓手令守令各籍定人數姓名不得亂有差使窳慢禁軍仍
許逐州詣曉軍務兵將官一員土軍弓手仍委巡尉並專一訓練教
閱以備不測差官前去按閱如武藝精強即與陞擢弛慢不職當職
官並取旨重作施行○已丑起居舍人趙梓中劄子奏竊見祖宗盛
時儲養邊帥之才所以料敵制勝罕有敗闕欲望聖慈詔宰執侍從
歲舉可充帥任者各一人其被舉者令赴都堂聽察如委司任籍定
姓名聞奏差充邊方帥司及都統司為官或倖貳以儲其材候任滿

日或陞之機莫謀議人為寺監帥曹出為監司邊郡俾之習熟邊
利害他時邊帥有闕即於數內選擇其資歷稍高入為卿監侍從遇
有邊事以備詢訪如祖宗時仍乞嚴詔丁寧詳擇其人勿詢私請如
有是效亦當推薦賢之賞如此十年之後帥臣不勝用矣上曰帥才
自是難得卿此論甚好若然則不待十年得人多矣○五月壬辰朔
日有食之○癸巳進呈龍飛良奏馬驛利害并及買家事梁克家等
奏樞密院見差使臣趙壁在色州催買上曰郊祀大禮初不繫此有
亦可無亦可其差去使臣可令喚回○已未進呈左迪功郎朱熹解
免召命乞差撤廟一次梁克家奏朱熹博學有守而安於靜退屢召
不起執政俱稱之或曰熹學問淹該但泥於所守差少通耳上曰士
夫雖該博然亦須諳練疏通如朕在潛邸但知讀書為文及即位以
來今十餘年諳練物情世故豈止讀書為文所能該貫雖博學要須
為有用乃可朱熹今以疾辭然安貧樂道廉退可嘉可特與改合入
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是月皇太子免尹臨安○汝吉饒信等五郡
水災命賑之○六月己巳臣僚上言近年州郡例皆窮實不能支吾
原其凋弊之因有棟材之軍士有添差之冗員有損價和糴米之弊

家龍 相 曾 右 詔 改 元 熙

州郡或水旱往往有所謠言雖有奏陳亦未必能及其害遂至下之
疾苦壅於上聞上之德意抑於下究此大患也蓋謠言水旱者慮朝
廷之罪其失政也不盡其實者慮州用之闕而不繼也屬縣申請至
於取問者有之必欲其不問而後已民間告訴抑令仗熟者有之必
欲其無所陳而後已欺天罔上其罪可勝言哉故乞聖慈申嚴行下
凡有旱傷去處必須從實撥放不得有沮抑致奸和氣仍乞令逐
路常平提舉官躬親巡歷同帥漕之臣查察撓効以聞庶幾民被實
惠詔從之○是月梁克家罷相出知建寧府從所請也○以曾懷為
右丞相張說知樞密院事鄭聞參知政事沈夏卿同知樞密院事尋
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十有一月庚寅朔日有食之○陳升卿賜
出身除監察御史○戊戌郊詔以明年正月朔為淳熙元年初詔改
元純熙尋以取法淳化雍熙為義改元淳熙○辛亥臣僚言訪聞今
歲旱傷非特浙東被害如江西諸州閩省闕雨禾稻不收而贛吉二
州尤甚江東之太平廣德淮西之無為軍和州多是先被水患繼之
以旱目今民以艱食其間州郡或有謠言境內災傷不即申陳致失
檢放條限或有難曾甲聞指置賑濟事件朝廷未與行下切緣救荒

族 義 行 政

之政譬如極端揆勢不可緩今欲從朝廷事委逐路提舉官
以歷災傷去處如委係失收不實放或減放不實者仰將今年苗
禾依合減分數權行倚閣令候來年秋熟帶納其有和糴米斛拋隆
馬料及諸色糾買並權與住罷一年應合賑粟賑濟去處許提舉官
將一路見管常平義倉米通融撥借應副其有諸州已條盡到措置
賑濟事件朝廷速降指揮庶幾官吏便可奉行百姓早被實惠詔從
之○漢州什邡縣楊村進士陳敏政家特賜旌表門閭自敏政高祖
母王氏遺訓至今五世同居並以孝友信義著聞本州以其事來上
故有是命王氏年十八歸于陳歲餘夫卒守志不嫁在家事舅姑太
孝教子及孫皆篤孝有聞節操行義著於宗族鄉閭鄉人不取以其
氏呼之皆呼之曰堂前猶私家呼其母張商英為之傳云○十有二
月庚午先是十一月庚子曾懷等奏郊祀禮成普天同慶自原廟行
禮陰雲閣雨既謁清廟瑞雲應期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園丘歲
事天氣澄爽此皆聖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上曰如卿等所
言然君臣之間正當脩飭以答天貺可也是日進呈次上曰臘望應
期二麥正仰此魯懷奏近得四方書問皆云冬至郊祀禮成瑞雲元

小事
亦不
罰例

期以為殊慶可見四方氣候皆同今又得雪此乃陛下勤政願治聖
慮頃刻未嘗不在民天地報貺蓋有自也上曰兵之禱久矣聖人之
意以謂脩己貴有常固非臨時所能祈禱也○乙亥新知欽州鄭人
傑欲乞於所在差兵級二十人逐州交替起發前去之任上曰此雖
小事恐其他援例不許

○是月廣西撫復官賣法從帥臣范成大之請也二廣鹽法自靖康
間行官般官賣法至紹興八年後因臣僚言其為利甚溥遂改行鈔
法節次更廢不一至乾道六年遂司互有申陳遂自八年詔令兩路
通販官鈔九十萬貫同認歲額然實於西路歲計不便遂詔廣西鹽
住行鈔法撥還運司均與諸州官般官賣以充歲計○是歲減紹興
府嚴州丁絹額○黎州蠻犯邊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五

孝宗三

淳熙元年春正月庚子

宣示文字一紙云蔡汝具到衛司字
臣并本路監司措置會子申繳文歷比他州積緩守臣司恐所事責
者監司其提刑趙彥端特降兩官曾懷奏賞信司必要當如此上曰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化天下也○己酉詔已降拍
令殿前司主帥於二月內就茅灘合教諸軍訪聞舊來每遇大閱王
帥刻設酒食如待客之禮可專割下王友直毋得循習務令軍容整
肅○庚戌進呈安南事上曰安南入貢禮意可嘉可令有司討論賜
國名典故以聞○二月戊午朔進呈江西安撫司申檢準紹興三十
年七月九日指揮將諸路禁軍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專一教習弓弩
手帥司每歲春秋選差將官別去諸州教閱緣乾道新法按閱條內
不曾修立詔令諸路帥司遵依元降指揮施行仍令教令所修立成
法上曰諸路揀中禁軍士軍弓手須常令教閱責在守臣如有違失
當坐其罪○辛酉詔平江府將魏壽卿見有家庭抄估補填所侵盜
官錢以臣僚言壽卿知無為軍集縣移易大軍錢二萬二千餘貫入

修
路
引
修
路
引

教
不
許
教
不
許

禁諸軍借請

用

已故有是命○庚午遣呈曹冠充沿海制置司幹官時冠差遣屢經繳駁上頗憐之朝拜欲以沿海制置司幹官當使臣闕一員改作文臣幹辦公事冠上曰此却不可古者為官擇人未嘗為人擇官今乃因冠而改稟闕近於為人擇官也可別尋闕以處之○庚辰詔州郡循舊舊弊巧作名色饋送及虛破兵卒以接送為名多借請受并假官權攝支請供給之類又聞諸司與列郡胥吏牙校月有借請靈財困民致令歸正陳汰之人抵下請給仰諸路監司帥臣覺察○是月賜交趾國名安帝李天祚加封南平國王○三月辛卯召步軍司中軍警司射射鐵鉞等處內教○庚戌臣僚言用人之弊一曰上下之分未嚴二曰義利之說未明何謂上下之分未嚴夫任賢授能人主之柄助入主進退不肖大臣之職近世一官或闕自衛者紛至始則盡力以求之○則設計以取之示以好惡而莫肯退聽限以資格而取求不已未聞朝廷有所懲戒也何謂義利之說未明若官司職義也言公營私利也今中外求官者惟計職務之繁簡稟稍之厚薄既得之則指日而望遷援例而欲速公家之事未嘗為旬月計也願明詔大臣深思致

○是月進

王沂西帥憲司保明進士施浦等各出米五千石賑

道格補官○曰朕不樂爵以清入仕之源今以賑濟補官如是

有百姓○初祖示因唐舊分別流品不相混淆故有出身無出身及

進士上三名賢○方正曾任館閣首府之類遷轉皆不同犯職及流

納粟先不使口士流蓋不待分左右也元豐官制行始一之然猶

有一官而分左右者徒以少優進十出身而已至元祐中遂自金紫

光祿大夫至承議郎皆以有出身無出身分左右至犯職則併去左

右字論者尤以當紹聖以後復去之紹興初方務行元祐故事故

左右之制亦復口至是有趙善俊者建言以為李范純仁偏蔽之論

請復省去從之○是春言者論淮南安撫使王之奇好為大言備位

無補欲為脫身之計遂請分闕之行淮上荒殘之餘首建招誘耕墾

荒田多請官錢空名綾紙而去所招之人間以妄包已墾熟田計為

頃畝以補官者遂罷之之奇既罷淮南復分為東西路○夏四月宗

正寺請訓宗室名翼祖下廣字子連繼字太祖下與字子連孟字太

宗下必字子連良字親賢宅多字子連自字棟華宅茂字子連中字

繼王下時字子連若字○詔舉制科略曰昔我仁祖臨御親選天下

訓宗室

王沂西帥



中言議考前代七廟宴宮祫饗則太祖東向者紹興五年議并建
議乞止藝祖東嚮之尊謂太廟廿數曆而藝祖居第四室乞得
典禮正廟制遇祫饗則東嚮得旨下侍從蓋諫議既而王音復有
請當時集議如孫近李光折彥質劉大中廖安敦授王俱到寧止
胡交修梁汝嘉張致遠朱震任申先何穀楊晨莊必強李綱直皆以
其議悉合於禮時臣叔父渙任將作監丞因陛對奏陳甚力據引詩
禮正文乞酌漢太公立廟萬年南頓君立廟章陵故事別建一廟安
奉僖順翼宣四祖祫祫永嘗並行特祀而太祖皇帝神主自宜正位
東嚮則受命之主不屈其尊遠祖神靈永有常祀光堯皇帝深以為
然即擢重并為侍從叔父渙為御史是時趙鼎為諫議大夫以議不
已出倡邪說以害正論而欲祫饗虛東嚮今若稽之六經典禮三代
之制度定藝祖為受命之祖則三年一祫當奉藝祖東嚮始尊開基
創業之祖其太廟常饗則奉藝祖居第一室永為不祧之祖若漢之
高祖其次奉太宗居第二室永為不祧之宗若周之武王若僖順翼
宣親盡而祧別議遷附之所則臣亦嘗考之附於德明興聖之唐

魯懷
羅相
魯懷

獨放
旱傷
殺賊

人正
人正
人正

明大
臣評
明大

心差
除
心差

制也立太公南頓君別廟漢制也前日王晉既用德明與聖之說而
欲附於景靈宮天與殿朱震亦乞藏於夾室今若別建一廟為四祖
之廟或附天興殿或抵藏太廟西夾室每遇禋饗則四祖就夾室之
前別設一幃而太祖東嚮皆不相妨庶得聖廟廟制盡合典禮詔禮
部太常寺討論○右丞相魯懷羅○秋七月內降詔曰朕惟天下治
亂繫乎風俗之熾惡風俗熾惡繫乎士夫之好尚蓋士夫者風俗之
表而天下所賴以治者也故上有禮義廉恥之風則下有忠厚醇一
之行上有險怪媮薄之習則下有乖爭陵犯之變朕嘗戒奸貪黷浮
之弊第恐天下而歷紀逾久治效未進意在位者未能率德改
行以化俗故廉士失職貪夫長利將何以助朕興化致理無愧於
古辱部使者郡守其為朕察郡邑廉吏來上朕將甄獎待以不次其
或持祿養交崇飾虛言應詔不以實使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時汝
之幸必罰無貸○甲午進呈檢放過乾道九年火傷倚閣錢物出東
路自淳熙元年為始作三年帶納江東路條費豐熟作兩年帶納江西
路即不曾據州軍報到火傷數上曰既是火傷若與倚閣錢物亦無
從出可並與蠲放如有已納數目與理充一年合納之數○丁酉

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
價支錢不得科抑減尅如違以違制論許民戶越訴○癸卯中書門
下省奏關外四川沿邊諸路及金州上津皆有歸正等人詔令四川
安撫制置司行下都統司將上件歸正等人常切存撫毋令失所○
甲辰詔沿江被水之家令守臣胡與可躬親廵門相視既而相視到
被水貧乏之家六百三十有八詔令左藏南庫每家支錢五貫文仍
許於沿江白地二百畝內依元來丈尺指射蓋屋居住止量入白地租
錢○戊申江東提平潘甸言被旨所部州縣措置修築清治陂塘今
已畢工計九州軍四十二縣共修治陂塘溝堰凡二萬一千四百五
十一所可灌漑田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二頃有奇詔割下諸路依此
逐一開具以聞○是月魯懷復相先是臺臣詹元宗李棠論李杓王
宗已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續棘寺根究無實乃貶責元
宗及棠而復相懷續言者又論參政姚憲與元宗等通謀陷懷以求
傾奪其相位乃罷憲尋責南康軍居住○八月庚辰上曰密院差除
切須公當如親舊有乞差遣者須分明具出資格合入差遣將上待
朕處置庶免人言○壬午上諭宰執曰朕進用人才初不因其薦引

之人而為之去留唯其當而已若薦者偶以罪去被薦者相與為奸則當併逐若初不阿附而有才能當依舊用之楊俊奏陛下聖訓誠為至當上曰白絲之為人初不害禹之成功倭又奏陛下聖訓及此誠堯舜之用心矣

臣留正等曰聖主之用人也猶工師之用木長短大小各隨其才而器之惟至於朽折敗腐者而後置之不可用之域其人果賢也吾用之果非賢也吾去之是用人之道也不觀其人之賢否而視其薦者之去留是教天下之士使為黨也雖堯舜之薦共工皆斥之可也四岳之薦鯀四岳豈縣之黨哉君子以道相同眾人以利相從然則其有黨者必非君子也然世之病君子者必為黨之一說何者不如是不足以惑人主而逐天下之異已故也聖訓及此固已深囑君子小人之情為天下之福熟大於是

○九月戊子宰執奏事畢上顧謂曾懷等曰前日詣德壽宮太上飲酒樂甚太上年將七十而步履飲食如壯年時每侍太上行苑囿間登降皆不假扶掖朕見太上壽康如此喜固不可言及回顧皇太子在側時和氣豐中外無事人情熙熙三世同此安榮其樂有不可形容者懷等奏此皆陛下聖德聖孝昭格天地有以致之○庚寅其戰事肇為官自今任浦非擢用者並依資格更迭補外○壬辰

江西湖南路累經火傷所有供米斛逐年已行減放公今年秋是豐熟尚慮民力未興所有第四第五等人戶合納薄賦元年秋苗折與額放一半如州縣輒敢違矣拘催許人戶越訴及不得容納人吏作弊將第三等以上稱第四等以下人戶減免並令監司嚴察安効聞奏○乙未進呈淮東安撫司申前進等私備減三等銀過淮北分與北堆場牙家事發有銀牌天使走馬到泗州徑入獄審問陳二及攝同知趙德溫并一管軍千戶對問上曰彼能如此甚是楊俊奏虜主本無他但其臣下有妄生事者曰然切不可以此為喜於理因當安靜然非我君臣之志也可以此意宣諭三省

臣留正等曰戰國之時齊居山東事秦最謹不見上章之禍然而不免於亡者持秦之不我病也諸葛亮之在蜀无一歲而不出師所以保國之道其在於斯歟天有急則坐新營磨以爲憂無事則翫細娛而忘天下之大患焉國遠慮者豈如是乎昔者慶曆盛時契丹既守和好夏國亦受封冊韓琦建言謂當此之時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又况大統之末一大恥之未雪其可一日而少天於此故然則不以夷狄之懷爲安而常慮天下之危聖訓洋洋非天下之至明其孰能與於此哉

○新知隨州蔡鞏奏論唐太宗正觀諫錄上曰從諫正是太宗所長

置受
監
監

飛
天
飛

飛
天
飛

飛
天
飛

飛
天
飛

飛
天
飛

此書置之座右可為規鑒○丁未詔張薦不合輒受賄賂追三官勒
停彬州居住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李川不合私通饋遺降授武功
大夫吉州刺史右武大夫楚州團練使王公述輒以財請求軍職降
授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放罷左武大夫貴州刺史宋受降授右武大
夫修武郎閣門祗候劉士良降授保義郎並放罷內張薦係武經大
夫文州刺史特於遙郡階官上追三官○是月曾觀開府儀同三司
○幸玉津園宴射○冬十月壬戌詔自今違法責易恩澤及薦奉授
賂之人因事敗露有司定罪外更取特旨重作行遣○戊辰詔紹興
府今年合起發上供粟四萬二千五百石特與蠲放以守臣張宗
元言諸縣旱傷故也○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丙戌簽書樞密
院事楊俊劄子奏近因奏事論及時政伏蒙宣諭朕嘗訓戒士大夫
曰待敵當用詭道在朝當用誠實百餘年來嘗患戎狄強而中國弱
正緣反是待敵既無奇策動則為虜所窺在朝以術數相傾以躁競
取進風俗之弊當此之仰惟聖訓嘉言切中時宜臣備位樞臣躬
受王言豈敢違宣付史館詔從之○甲辰以龍茂良參知政事因奏事
畢賜坐上顧葉衡及次良曰兩參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

曰自今諸事不可徇私若卿曲親戚且未須議引朕每存公道誠有
未是處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房杜傳無可謂之善蓋
輔贊所緣不見于外所以能然衡曰臯夔稷契在唐虞之朝其見於
後世者都俞吁咈數語而已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過有不可自當
啓沃豈容使迹見于外○曾懷罷相除職奉祠懷以疾自請也○以
葉衡為右丞相○已酉著作佐郎鄭檣劄子論祖宗朝每日召見諸
讀官至仁宗朝始有間日一講之制上曰自太宗真宗始嘗侍讀講
官於聖孝尤為留意○壬子進呈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
使庫餼散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
乞嚴行禁約事上諭葉衡葉茂良曰奉行法令在下不可不嚴事既
上聞却當從寬然後各得其宜今屬郡違戾監司已置不問而乞朝
廷嚴行禁約事朕不順遂詔令本路監司開具嚴酒當職官吏姓名
申尚書省○十一月甲子詔臨安府知府官縣三鄉旱傷可減放苗租
等六千三百八十石先是本鄉人告旱傷本府差察推方傑減放止
一千六百一十石漕司委差備差遣方伯達同本府糧料院錢閱知
縣李宗文再同檢閱公放上件詔方傑展二年磨勘○丁卯詔開軍

與中軍各帶甲射射爭賞內弓箭手以六十步每人射八箭要及五
分親弩手以一百步每人射六箭前軍以十三日中軍以十四日並
射射鐵環簾赴內教○是月修吏部七司法參政龔養良言官人之
道在朝廷則當量入才以擇用在銓部則宜守成法以差注蓋法者
一定不易如規矩權衡不可私以方圓輕重也夫法本無弊而例實
敗法者公天下而為之者也例則因人而立以壞天下之公者也
昔者之患在於用例破法而比者之患在於因例立法今吏部七司
法者自晏敷復裁定有司守之以從事可以無弊緣臣僚申明舊例
前後不一率多出私意徇人情向者陛下深知其弊嘗加戒敕母得
用例破法然有司巧於傳會多作條目於是率修立成法矣臣謂用
例破法者其害必因例立法者其害大宜詔有司講求本末將新舊
法相與參考舊法非大有所抵牾者弗可輕去新立條制凡涉舊例
於舊法有違者一切刊正庶幾國家成法簡易明白可以遵守從之
○是歲淮南復分為東西路○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判明州治
二十歲有惠愛

○是歲淮南復分為東西路○皇子判寧國府魏王愷判明州治
二十歲有惠愛

安○每事必申密院殿司恐致失機自今遇有盜賊劫發一
上○文字一紙乃錄其策中所言堂闕歸部亦有未便舊法吏部長
貳得以銓量年老不堪重務之人今不復有所進退近來引見選人
改官未聞有不許改者上曰恐所言有可採者不欲遺之後五日
檢照條例將上申嚴舊法令吏部從實銓量并引見選人改官於進
卷內具出奉主所薦事狀如係捕盜人即詳具所得功賞之因從之
○是月親試奉人賜詹曠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尋特御射殿引正奏
特奏名授射推賞有差後遂為○蜀人楊甲對策言恢復之志不
堅者二事其一謂妃嬪滿前聖意我於感溺其一謂策士之如其及
其者不過一言而已是以談兵革為諱論兵革為迂也上覽對不悅
算之第五○是春降會子五十萬貫付兩淮收換銅錢○夏四月壬
子朔內殿進呈淮東西兩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上曰綱
綱○會子中半入納何故乃爾闕少葉衡龔養良奏緣朝廷以金
銀兌換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闕用之因二日復宣問及此衡奏戶
曰何幸得會子重但更思所以闕用之因二日復宣問及此衡奏戶

至此文宗乃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賞之為人主但公
是公非何緣為黨等同奏文宗優柔不斷故有此語陛下聖明英
武誠非難事上曰此所謂坐而論道豈不勝如絲竹管絃皆起謝
上又曰朝廷所行事或是或非自有公議近來士大夫又好唱為清
議之說此語一出切恐相師成風使以趨事赴功者為懷俗以矯激
沽名者為清高駸駸不已如東漢激成黨錮之風殆自此深害治
跡不可不痛為之戒卿等可書諸紳茂良奏曰唐末白馬之禍害及
經紳室有清流濁流之說然惟大中至正之道可以常行上曰朕常
日所行乃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衡等同奏舜之所以治天下者其
要在乎此○六月癸亥進呈內降李顯忠奏陳乞女夫添差東南第四
副將趙鼎差遣奉御筆再與前任差遣緣無添差恩例有礙近降指
揮上曰卿等合如此理會既礙指揮則已大凡法度須是上下堅守
○乙亥臣寮言用人之道未有不以久任為說諸路則監司帥守諸
官則都統統制此尤不可不以久望詔大臣求材預備待其或闕則取
而用之如此則用得其人可久於其任從之○是月定補外帶職格
從左司諫譚書之請也

外帶
職格

四川
罷宣
撫使

聖自今而後中外士夫無功不賞而以侍從恩官為功之序
宰臣恩數待有功之宰相任侍從宰相功而無功而無宰相任
惟能強國治兵裕民豐財者則賞隨之而又視其輕重而為差等任
侍從而功大與之宰相恩數可也任宰相而功小與之侍從恩數可
也其在外者雖不曾任侍從宰相而其功可以得侍從恩數宰相
之恩數者亦視其功而與之則天下之士變求進之心為立事之心
而陛下之志遂矣上深然之遂詔自今宰臣侍從除外任者非有功
績並不除職在朝久者特與轉官其外任人非有勞効亦不除授於
是曾遠以權工侍出知秀州不帶職用新制也○罷四川宣撫復制
置使湯邦彥又論四蜀復置宣撫而以應子舊屬場務悉還軍中又
除統制司赴宣司審察外其餘皆俾都統自差是與其名而奪其
與其名則前日弊貌如故奪其功則前日事勢不存以不存之事勢
為如故之弊貌是必上下交惡軍帥不睦不惟無益而又害之矣上
亦納其言於是召沈夏還朝而宣撫司遂罷矣○竄將帝王炎張說
帝炎落職說降觀使建昌袁撫州居住以言者論三臣其始皆言誓

張氏
論廣
西益
法

死效力以報君父及得權位懷奸失職深負使令也○秋七月乙未
宰臣進呈訖上曰今中外無事近日時時得雨豐稔可待會子通行
民間銅錢日多甚可喜葉衡奏今諸處會子其難得謂宜量行支降
行使上曰未可向來正緣所出數多致有前日之弊今須少待徐議
施行○丁未上宣諭葉衡等賈和仲朕本欲行軍法然其罪在輕率
進兵朕觀漢唐以來將帥被誅皆以逗遛不進或不肯用命今和仲
正緣輕敵冒進誅之却恐將士臨敵退縮俟勘到情犯別議施行先
是上宣諭衡等賈和仲與茶賊戰失利當治其罪此須商量要歸於
當朕非固欲誅之和仲當一小寇乃失律如此設有敵當如何不
誅恐無以警諸將然誅一人須要是卿等更執議○是月彗出西方
○八月甲戌廣西經略張栻言諸郡賦入甚寡用度不足近年復行
般賣蓋此誠良法然官般之法雖行而諸郡之窘猶故蓋以此路諸
州全仰於漕司漕司發運使之自運除本脚之外其息固有限而既
其息之中以十分為率漕收其八諸州僅得其二逐州所得既微是
致無力及行般運而漕司據已撥之數責八分之息以為新舊用其
窮置何時而已幸有僅能般到者高價抑買宜保其無欲乞亦不同

張氏
論廣
西益
法

張氏
論廣
西益
法

張氏
論廣
西益
法

○是月陽和彗使廣請河南陵寢之地也○九月辛卯詔楊震等
襄興元金興州依舊分為七路每路文臣一人充安撫使以治民武
臣一人充都總管以治兵○丁酉知荆南軍黃茂實言唐李靖六花
陣法出於武侯嘗因陞對畫圖以進比帥司奉詔令州軍見管民兵
以七十五人為一隊正合李靖兵法遂將本軍義勇民兵分為七軍
每軍旗幟各別色號置造兵器候今冬躬自教習大陣包小陣大營
包小營隅落鈐連曲折相對可以成六花陣今來荆南府差將官前
來本軍教閱恐只沿習軍中之法乞將本軍民兵自教兩月却差荆
南將官一員閱視從之○已亥龔茂良李彥穎奏省院各止獨貪臣
等於獄所批旨等事皆不便上曰朕深入思慮以未得其人故爾遲
遲因汎論中外臣僚上曰為宰臣須習次大乃能容物茂良奏試如
聖諭坤之六二乃大臣又其辭云且方大不習無不利直方之德須
大乃能有容上曰居此位安可不大彥穎奏後之為輔臣者往往先
有忌克之心以故不能容上曰士大夫更歷外職任未見其矩矱居

選
官

相
應

罷
相

吏
易
官

不
許
再
任

守
宗
成

不
許
降
服

政路便竟有此等病茂良奏書之秦誓曰如有一介不取者無他技云云蘇軾為之訓傳謂前一人似李元發後一人似李休甫上曰此說極當次日內殿奏事畢茂良等謝昨日聖訓上曰今士大夫能文者多知道者少故平時讀書不見於用○庚子詔陞成西和鳳州當職官以下令本路帥漕司於四路在部官同共選辟并賦量見任人委實釋老及不堪倚仗者並申制置司躬親審量保明申取朝廷指揮其并辟官不許辭避所有邊賞一節令吏部看詳申尚書省以知成都府權四川制置使范成大所奏也○甲辰制置范成大言相度之下興州都統司如鳳州不測緩急所有應緩一節一面應機將附近軍馬遣發前去知申制司照會從之○是月葉衡罷相以諫官湯邦彥論其舊身寒微致位通顯未聞少有裨益惟務險懷以為身謀也初命知建寧府言者不已遂罷之○閏九月庚戌詔諸路常平司每歲於秋成之際取見所部郡縣豐歉各及幾分如有台縣災賑給去處即仰約度所用及見管采斛若干或有闕少合如何補苴後軍並預期審度施行仍須管於九月旬旬條具聞奏○辛酉浙本中言近者州郡率用私意更易官吏不申省部不報監司

已校邑之郡或以他官而兼或以卑官而任其重任其輕其薄從厚請求僥覬惟利是圖易置紛然震亂其制選官之壬戌詔浙東提舉鹽司財訪浙西提舉鹽元置司給亭戶幼給手曆式樣將合支本錢不數押下支給毋致積壓拖欠先是元給詔浙東令歲間有旱傷州軍仰轉運提舉日下委官興修水利召募本局關食人支給錢米因此存濟越時修築不得因而糾擾○辛未進呈淮南轉運司申濠州鍾離定縣巡檢耿成令再任上曰祖宗成法惟監司及沿邊郡守方許再任耿成雖有勞效已經再任不欲入小官差遣壞祖宗成法因論及國家承平二百年法令明備講若畫一儼能守之自足為治蓋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是月賑兩淮○冬十月戊寅朔詔浙東合納內藏庫坊場錢可依自來立定祖額○庚辰詔昨令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旱傷江東淮東為甚未委當來如何興修元興修官具折以聞從門下省請也○丁酉進呈御筆將上臣僚奏具益王府多字號宗子係英宗四世孫祖免親之陞等換官并每月添支錢米及舊募人等上曰此事須當討論

崇寧 加太 上 帝 後 主 捐 不 受 張 試 保 伍

恩赦即可與如服屬官奏輒有墜降○壬寅上諭執政曰李川按劾
統制官餅餅等不能平賊此甚可喜風俗委靡務為姑息以徇人
情此弊非一日朕每見有能率職者須與敘勵李川昨曾降官今可
與復元官更轉一官○十一月戊申朔日南至加太上帝后尊號光
堯壽聖憲天祐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壽聖齊明廣慈太
上皇后○戊午進呈提點坑冶王楫奏利到本司寬剩錢十萬貫欲
乞進入以裨慶賀之萬一上曰此不可受亦不須却宜令就本處
管充製造軍器使用龔茂良奏是奉不惟可過獻其餘之原亦使中
外從然莫測聖意○癸亥臣楫言祖宗時有會計錄備載天下
財賦出入有帳一州以司法掌之一路以漕屬掌之紹興七年臣
有請做本朝三司之制事奉提奉帳司總天下帳狀以戶部左曹郎
官兼之積習既久視為文具乞詔戶部條畫申嚴措置俾天下財賦
有所稽察不致失陷從之○戊辰進呈知靜江府張栻奏保伍之設
誠戢盜之良法臣自到官以來講明措置施行於靜江境內頗得其
效近復以推於一路乞下有司改訂斟酌申嚴而行之上曰張栻
留意職事可委諸路州軍守臣詳廣西已行事理措置施行即意同

蔡洞 民兵

治修 永利 不職 申嚴 大臣 見客 禁

邕之新管輒負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為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特特大
理羅甸自杞而西南有白衣九道安南諸國皆其所當備者然營之
戍兵不滿千人所恃以為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洞共八十餘處民
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為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其去邕管近
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馭之者惟提奉盜賊都巡
檢使四人各以戍兵百餘為溪洞綱領其職任可謂不輕矣可不遴
選其人謹護其土以為南方久遠之蔽乞依大觀指揮許本司奏辟
從之○已巳進呈提奉江東潘甸提奉淮東葉翥權發遣平江府陳
峴具析到修治陂塘事上曰昨委諸路興修水利以備旱乾今歲災
傷乃不見有灌漑之利若非當來修築滅裂即是元申失實內江東
已修去處最多彼傷分數尤甚於是潘甸特降一官落職葉翥特降
兩官陳峴特降一官○甲戌詔大臣日見賓客有妨治事累有指揮
如侍從兩省官三省樞密院屬官有職事於聚堂取稟私第除侍從
外其餘呼召取覆等官每日各止許接見一次出榜私第可常切遵
守施行○十二月丁亥詔近來赴朝臣僚於殿門內輒行私札朝儀

行大
上慶
壽札
更定
盜法

李壽
上兩
通

新福
上

不許
四川
借我

公奉
監守

不肅有違條法令問門齊察彈劾○甲午行上皇慶壽禮以太上皇
帝來年聖壽七十預於立春日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大赦○是月更
定強盜雖法詔比舊法增一倍定罪○併左藏南庫封樁庫提領左
藏封樁庫顏度言今相度欲將南上下庫及封樁上下四庫併為二
庫以左藏南庫左藏封樁庫為名將兩處錢物乞從朝廷各行就便
對充並不用上下二字不須添置官吏就用各庫官吏合千人等從
之遂以左藏南上庫充左藏封樁庫對兌時內旨取撥南庫緡錢色
目寢廣龔茂良奏朝奏所急者財用數十年來講究措置靡有遺餘
而有司乃以窘匱不給為言臣因取其籍披尋本末源流具見積年
出入之槩大抵支費日廣所入不足以當所出之數至紹興十七年
所積及絕每歲告闕不過二百萬緡至二十四年以後闕至三百萬
緡而乾道元年二年闕六百餘萬緡爾後却有增收緡錢色目粗可
支吾有司失職無以為計專指南庫充貸給遣臣復講求南庫起置
之因其間經常賦入蓋亦無幾而屬者支費浩瀚約計僅可備二三
年之用若繼自今搏節調度可無倉卒不給之患因條具以聞上感
悟○是歲江西轉運副使李燾上神哲兩朝續資治通鑑長編

淳熙三年春正月戊申朔○二月辛巳上御便殿閱兩浙福建
官兵上曰軍士皆好身手教閱甫三數月事藝已精熟弓弩手自可
比殿司之數因諭輔臣曰向來元木入寇陳思恭邀截于平江官軍
乃用長槍不能及屢元木遂以輕舸遁韓世忠江上之戰亦然若用
弓弩元木必成擒矣今次州郡起發禁軍士軍極整肅茲又及時遣
歸更加激犒他特調發必易集也○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陰雲不
見○進呈上皇日曆○夏四月戊寅進呈四川總領所乞再借四路
職田租課十年歲為錢十二萬貫充揀汰人請給上曰昨借諸路職
田尋已給還四川自當一鉢豈可再借龔茂良李彥穎奏主田所以
養廉誠不當借上曰卿等可契勘別撥錢作揀汰人請給職田自今
歲便與給還○龔茂良等奏昨已繳進令侍從臺諫兩省官薦奉監
司郡守指揮未審曾經磨驗否上曰薦奉本欲得人又恐干求請託
如長奔競之風茂良等奏天下事未有無弊雖二代良法久亦不免
於弊今陛下既欲精選監司郡守非薦奉何由知之○上曰若令雜奉

禁納
苗重
取耗

衡
肅
禁

湯
命
破
氣

則須衆論僉允庶幾近公况又經中書考察而後除授亦足以見朕
於人材博求遴選如此非苟然也乃詔侍從臺諫兩省官參照資格
不以內外雜至監司郡守歲各五人中書省置籍三省更加考察取
旨○辛巳進呈兩浙運判吳淵奏乞將諸路州郡輸納秋苗加耗不
得過三分御筆將上龔茂良李彥穎奏近年州縣納苗加耗太重甚
者至兩石以上方可納一石上曰如此則民力安得不困吳淵既為
漕臣自當寬察若有似此去處可令奏劾重作行遣諸路依此施行
○是月雨雹○華衡責居郴州以其昨任宰輔不能正身竭誠日惟
沈湎于酒徇私背公也○初湯邦彥敢為大言虞允文深器之允文
出為四川宣撫也辟邦彥以行允文沒邦彥還朝為右司諫奉詔充
中書平章復虞求陵寢地邦彥至燕虜人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
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詞而出上大怒詔疏新州
上諭輔臣虞既不受本朝禮物邦彥乃受虜中所賜辭受之際遲亦
易曉乃不顧名節辱命如此邦彥既一斥不復自是河南之議始息
不復遣使矣

恢復之機既失雖虞允文始相建議遣使以陵寢故也

人正士如張栻黃中劉珙朱熹呂祖謙最為持大義者也而乾道
五年張栻入對則謂必欲復中原之地必先收中原百姓之心故得
中原百姓之心必先固吾境內百姓之心六年黃中入對則謂言
知者志不共戴天之讐固非久安之計言戰者復為無顧忌之大
言無必勝之術內修政理外觀時變而已張栻再入對亦謂虜中
之爭臣雖不知而境內之事知之詳矣比年諸道歲飢民貧國家
兵弱財匱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七年劉珙
疏則謂吾所以自治者大抵關畧而乃外招歸正之人內移禁衛
之卒手足先露吾恐恢復之功未易可圖而意外立至之憂將有
不可勝言者呂祖謙輪對則謂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
始終本末當具卒綏急難易當預議而朱熹戊申封事亦曰此事
之失已在隆興之初不合處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耽溺之害日
滋月長坐薪嘗膽之志日遠月忘區區東南寧猶有不勝慮者何
恢復之可也乾道之虜積矣以圖之可也惟隆興有恢復之志而
恢復之機此孝宗之志所以未及遂也

五月丙午龔茂良李彥穎奏農事正是時民間以久不得雨為慮道
連夜霖霪極可慶上喜其曰朕日夕以此為憂早上方宮中焚香拜
謝天地更乞終惠成此豐年以寬焦勞之念不知江東淮南何如可
令遂路漕臣具得兩日分及布種次第甲尚書省○戊申進呈權知

得雨
上書

多卓
犯階
官

不許
不進
不

朱書
除秘
不即

朱熹
與命
與祠
贈魏
官

隆興府呂企中奏本路鈐轄錢卓初到官權借印記愠怒形於公移上問如何龔養良李彥頤奏祖宗朝分道置帥以任一面之寄事權至重平時分守嚴則緩急號令得行一路兵官於帥臣自有階級豈容如此上曰祖宗立法有深意錢卓可降一官○癸亥王淮進呈步軍司相度牧馬去處上曰前日牧馬官辨朕戒以愛護馬當如愛護已身飢飽勞佚各隨時調節若已身所不能堪者馬亦不能堪之但馬不能言告訴不得耳龔養良等奏云陛下留神馬政曲盡物情聖言及此其仁蓋不可勝用矣○詔以張默為國子監書庫官先一日中使傳旨有張默者乃秀王夫人親堂姪欲與一添差監當於法不疑否龔養良奏近制惟宗室戚里及婦正人方得添差在法補戚里若謂三后四妃之家至是奏審上曰朕正不欲先自廢法可勿行遂同奏乞除正闕書庫官詔從之○是月以柴瑾為殿中侍御史瑾入對上曰惟卿不求進所以有此除○六月乙酉四川制置范成大奏四川酒課折估虛額錢四十七萬餘緡乞自淳熙三年為始減放詔以湖廣總領所上供錢內撥還○丙戌進呈敕令所修到寺監長貳雜壓在中散大夫之上致仕恩澤外更與遺表蔭補條法上問為法

如何龔養良等奏舊法已與致仕蔭補即無遺表恩澤上曰名譽之濫皆由如此放開墓若只依舊法○甲午龔養良奏一奉詔旨必欲用廉退之士有朱熹者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上問曾為何官李彥頤奏聞曾歷州縣官一任後以密院編修武孝博士召皆不起近歲陛下特與改官見任官觀上曰記得其人屢辭官此亦人所共知今可與除一官於是詔除祕書郎

講六藝東都諸子皆足以辨之雖不待於即席而人可也光武獨拳、於羊裘之故人何哉西都之俗事利祿之節操習信既成因隨之而不振光武固有所鑒於茲矣自嚴陵之高尚百世之下聞者幽起清問所宜獨有取

於廉退之士其以是夫

喜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顧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乃力辭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即命主管沖祐觀○上謂執政曰有龔揆之今安在龔養良等奏已物故上曰其人直諫方欲稍加擢用不謂已死朝廷不可無直諫之士近有鄭鑑議論亦甚切直觀其所言似出於肝膽非矯偽為之者因看鄭鑑劄子頗思龔揆之鑑時為太宰正遂命召試館職又曰揆之雖死欲少加旌

用法
趙師
變文
鄭鑑
除抄
書郎
詔將
劉共
葉察
遷夜
擇遠
地監
司

別可贈宣教郎直秘閣○秋七月乙巳宣諭湖秀兩州積欠最多趙
師夔雖已去官可併將上取旨襲茂良李彥穎奏陛下之於群臣了
無親疎之間上曰此安可少偏茂良等同奏聖心如天地之公本無
分別○是月以鄭鑑為校書郎上語執政曰鄭鑑所試館職策議論
切直甚可取因問令合除何官鄭鑑茂良等對曰前此李官召試往往
止除正字上曰可除校書郎賞其言因曰策中所言或或或或或或
卒剗切不易○詔獎劉琪琪時知建康府以江東荒歉賑濟有方
也○八月庚辰兩浙西路提點刑獄陳幸善進對論仁義功利之辨
上曰仁義既行功利自在其中○先是詔御史臺六察許隨等彈奏
至是詔近日糾察各揚乃職臺綱益振可各特遷兩官○九月癸亥
侍讀周必大進讀三朝寶訓真宗皇帝嘗擇廣南轉運使因謂左右
曰交廣之民去朝廷遠當選操心平允能安遠人者任之自合凡命
遠官尤須謹擇上曰於所不聞知處尤當留意○是月參政龍茂良
李彥穎等謝外日宣示中宮擇衣上云珠玉之屬乃就用禁中舊物
所費不交五萬緡茂良等奏云若不因宣諭無由得知支用如此不
多上云朕安肯於此妄有所費上因宣諭近來風俗如何莫大段奢

錢良
臣請
詔近
三總
習
其
之
解

便否奏云釐載之下近似猶後皆由貴近之家做效宮禁以故流傳
民間彼若知聖意崇樸亦必觀感而化上云若要革弊當自宮禁始
茂良等奏仁宗嘗以南海沒入大珠賜溫成皇后時為貴妃以充
首飾戚里靡然效之京城珠價至數十倍仁宗禁中內宴望見貴妃
首飾不復回顧曰滿頭白紛紛宜無忌諱貴妃皇恐易去之仁宗大
喜命剪牡丹遍賜妃嬪不數日間京城珠價頓減上喜云此事誠當
始於宮禁茂良奏中宮又以儉德問何患不革上曰然○初錢良臣
以太府少卿為淮東總領趙茂良秉政問戶部歲撥淮東錢六百萬
十萬緡而本所歲用六百十五萬緡而已因奏遣戶部員外郎馬大
同考作佐郎何萬軍器少監耿延年分往昇潤鄂三總司點磨錢物
會良臣以歲用不足請于朝茂良奏令所委官一就驅磨而近習恐
疎賂事竟極力掇之茂良不顧十二月萬奏總所侵盜大軍錢糧累
數十萬茂良奏下其事於有司次日御批令具折既又改為契勘俄
中旨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延年亦
言湖廣總所有別庫別磨所收已行改正故二人並遷官卒坐茂良
黨罷云大同獨無辜卒竟歸鄉朝路累年然後補外蓋三總司苟直

批出
央獄
得情

賄賂根株盤結其累已久非但一日也○是秋彭州奏奉詔撥上供
錢對減本州三縣酒課額民間作佛老會以報上恩乞以功德疏隨
會慶節表疏同進上弗許令守正諭以國家裕民之意并諭執政曰
前日蠲減蜀中折估錢人情懽感已如此若異時兵革偃息數十年
來額外橫賦悉蠲除之民間喜可知也陸茂良奏陛下躬行節儉視
民如傷所不獲已者養兵之費勢未能去尔上曰自渡江後所增稅
賦比舊如何茂良奏如茶鹽權酷皆數倍元額其最可念者折帛月
薄賦且有日矣上曰然○台發寺州水○冬十月甲戌初上以雨過
多恐妨收刈御筆欲行下諸路決遣獄囚於是擬進指揮上曰朕以
父陰祈求未應獨未曾決獄昨日欲批出方下筆而風急起雲陰頃
刻收散至晚已開晴一念之誠隨即感應在茂良等奏天人之際其
應如響陛下此心与天通宜其報應之速如此翌日付下張掄奏劄
乞宣付史館上曰朕初不欲言偶宣諭及此如此則是朕自矜也可
寢其奏○已如龔茂良李彥穎奏昨日王淮趙雄為臣等言王音嘗
及中宮辭受合得恩數并及平居常服辭濯之衣等宣諭臣等切謂

中宮

中宮
創太
中宮
醫官
不帶
醫官
不許
施延
民訟

中宮天資恭儉誠為盛德且有以見陛下齊家之効上曰家道如此
深以為喜本朝文物家法遠過漢唐獨用兵差為不及茂良等奏國
家自藝祖開基首以文德化天下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有以固結天
下之心蓋治跡似成周雖似失之弱然國祚綿遠亦由於此漢唐之
亂或以母后專制或以權臣擅命或以諸侯強大藩鎮跋扈本朝皆
無此等可以見祖宗家法足以維持萬世上曰然大抵治跡不可有
所偏正如四時春生秋殺乃可以成歲功若一於肅殺則物有受其
害者亦猶治天下者文武並用則為長久之術不可專於一也○乙
酉進呈禁止奢侈指揮上曰今日習為奢侈者在民間絕少多是戚
里中官之家指揮內須添入有官者違犯取旨重作施行○進呈太
史局官制上曰古者日官居卿以底日今太史局官制太輕且如醫
官有大夫數階太史獨無之可創大夫階如醫官保安和安之類庶
幾稍重其事醫官昨來多有轉行遙郡者既名伎術官却帶遙郡輕
重不倫自後宜罷之○詔今後監司被受三省六曹委送民訟事件
並仰躬親依公三決疾速回報若事干人眾或涉遠路須令委官定
奪亦仰立限催促仍令所屬曹部置籍稽考如有違戾注滯申尚書

省將所委監司取旨施行

臣竊思民訟之淹其為民之害甚於水旱之災以夫民之
訟而至於有司也豈易乎兼旬而無言者雖累歲而無傷王符夢日
之言冀農民之廢業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從而作者蓋為是
也聖詔丁寧首及於此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雖堯舜之用
心亦何以過於此哉

補賑
濟臣
補賑
濟臣

庚寅御筆曰警衛非古制也夫理財有道均節出入足矣安用輕官
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歲民願入粟賑飢有裕於衆聽取
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丁酉進呈漕臣吳淵具到秀州十年收支
錢數多寡不同上曰此係累政守臣任內事不欲深究可令呂正已
今後痛加撙節大抵州郡用度不節必至藉欵惟先能節用即年例
違法妄取之數可以蠲減少寬民力龔茂良李彥穎奏聖訓及此天
下之幸也○庚子上曰出令不可不審書云桑柘乃成欽哉事至於
桑省何患不成凡天下事朕與卿等立談之間豈能周盡事情須是
再三詳熟慮方為盡善前此正緣不審故出令多反汗無以取信
於天下比來甚誤此龔茂良李彥穎奏臣等生長閭閻更歷州縣見
閭閻為不多然猶慮有所不及陛下深居九重慮事無不由當非

令
劉
令

恩
恩
恩

聖智絕人不能及此上曰亦頗勤等佐佑自今當勉之○十一月
申樞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奏陛下俯念四蜀酒課之弊乃六月
十二日詔書各與次第蠲減歲蠲上供緡錢四十七萬為蜀民代補
贍軍折估之數令下之日百萬生靈鼓舞呼如脫溝壑雲區四路
州縣節次申到自今年七月十五以後各於寺觀啓建感恩祝聖
道場臣謹按慶曆六年二司使王拱辰建議推河北滄瀋兩州並仁
宗皇帝曰使人頗食貴豈朕意哉下詔弗許河朔父老相率拜迎
於澶州為佛老會報上恩今幸四蜀之廣民心愛戴不侔同鮮宜與
河朔故事俱傳不朽伏望宣付史館詔從之○癸丑郊○是日進呈
建康都統制郭剛奏本司車船戰損已補填依海船樣造多乘飛江
船上曰車船古之勝衝幸已用以取勝豈用改造可令郭剛具析并
約束以流諸軍遇有損壞隨即修葺不得擅有更易其多乘船止許
逐軍自行剗造並不得充新管車船數○御筆詔三省樞密院諸州
軍守臣惟才是用今後不拘遠近州軍並聽於文武臣內選差○十
二月乙酉龔茂良等奏昨者恭觀中宮奏劄檢照皇后親屬恩澤裁
減外尚餘一十八人欲望聖慈更賜裁減奉旨更裁減八人臣等仰

不
不
不

恩
恩
恩

賜東宮 官 司 禁 司 貴 司 行 旌 旗 更 命 再 任 再 任

惟紹興三年指揮皇后受冊親屬與恩澤二十名十三年與二十五人近制減作十八人比舊例幾鑄其半皇后猶且謙冲退託力具辭免陛下遂賜允今以中宮之貴而猶務節約則為臣下者當如何欲望陛下明詔有司申嚴法禁凡僥倖冒濫者必務革去又詔侍從近臣各思所以清入仕之源詔從之○是月以袁樞所編通鑑紀事賜東宮令與陸贄奏議熟讀曰治道盡於此矣○禁監司交遺及因行部輒受諸郡折送計所受悉以贓論○是冬賜蕪州黃梅縣方甫旌表門閭以三世同居孝行顯著本路漕臣以其事來上也○減徽州稅額○是歲詔今後法應得謫及特命謫者並先經有司議定申中書門下省具奏取旨依舊制更不命詞止備坐所議給敕吏部牒本家照會○罷營官田○詔知興元府右軍統制兼知階州田世雄前軍統制兼知鳳州傅鈞各與轉一官任滿日並與再任從制置司請也○安南李天祚死子龍幹嗣

曆

尚風化勸厲諸生使知所趨向朕得詔中兩語當為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龔茂良等奏當以聖語諭季子令載之詔書上曰可○是月行淳熙曆秘書省申昨為紀元統元乾道三曆交食不密得旨令太史局別造新曆已行進呈今來測驗新曆稍密上曰自古以來曆未有不差者况近世此季不傳士大夫無習之者訪求卓澤又難得其人新曆比舊所謂彼善於此不須別命名只以淳熙為名○戶部侍郎韓彥古言今國家大政如兩稅之入民間合輸一石不止兩石納一疋不止兩疋自正數之外大率增倍然則是欺而取之也謂宜取州縣大都所入稍倣唐制分為三等視其用度多寡而為之制自上供為始上供所餘則均之留州留州所餘則均之送使使所餘則均分遞減悉蠲於民朝廷不利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縣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容私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在轉運使內而責在戶部量入以為出歲考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奉御筆韓彥古所陳周知民

州縣
密財
用都
曆

命李
官講
中庸

措置
孫惟
孫惟

隱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俟已就緒當頒降諸路倣而行之尋詔令吏部郎官薛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具帳聞奏其後元鼎奏驅磨本州財賦准憑赤曆難以稽考望委戶部行下本州將州縣應干倉庫場務每廵止置都曆一道應有收到錢物並條具上供州用實數各立項目抄轉仍從戶部每歲委轉運司差官遇半年一次索曆檢照如有虛支妄用許本司按劾取旨其他州郡亦乞依此施行從之○兩電○二月臣寮奏祖宗朝幸學皆命儒臣講經上曰易詩書春秋皆曾講如禮記中庸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一段最關治道前來却不曾講茂良等奏此於治道包括無遺陛下聖學高明深得其要○太宗正丞劉溥奏近年諸郡違法預催夏稅民間苦之龔茂良李彥頤奏往年諫官曾論此事方施行間戶部長貳執奏不行至去年春言者又及此版曹復申前說拘回錢黃其說謂逐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撥支遣若不預催恐至期闕誤上曰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別作措置云可置而不問茂良等次日同奏戶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六十萬應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移此六十萬備於四月月上旬

支備則戶部自無闕用可以禁止預催之弊上書曰知此措置不難移後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公私俱便於是詔令諸路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今後須管依條限催理如有違戾去處仰監司覈察按劾○自昔細民之困二月而貢新經五月而輟新穀夫前期而督之輸其弊必至於此也聖恩加惠斯民以內帑之儲假版曹之用不過遲速先後之間而民得免艱難迫促之苦與其有積於公而未用之財曷若以寬其民於不足之時蓋開損上以益下未聞財藏而人不聚也申嚴是法而行之則民之受賜夫豈有紀極哉

甲申臣僚言今日之郡守為民害者括克慘酷是也賦稅有定制而括克之吏專意聚斂下車之初未問民事先請屬邑知縣均認財賦且多為之數督責峻急國家法令之設所以與天下公共者也而慘酷之吏非理用刑者或殘人之肢體或壞人之手足或因其微罪而隕其性命或罹非辜而破其家業乞明詔守臣丁寧戒飭其取民有定制毋得括克以竭民之力犯法者自有常刑毋得慘酷以殘民之生從之○乙酉幸太宰釋菜于先聖命國子祭酒林光朝講經賜光朝三品服○幸武彥著作即傳伯壽尋上言武臣之廟所從祀者出於唐開元間一時銓次失於太雜太祖皇帝嘗見白起之像惡其詐

幸太
幸太

論部
論部

傳伯
守令
從祀

殺已降以杖畫而去之神武不殺之仁垂訓深矣太上紹興間亦以
議者之請黜韓信而陞趙充國黜李勣而陞李晟去取之間皆所以
示臣子之大節也然王翦佐秦騁狙詐之兵蓋無異白起而彭越之
臣節不終亦同韓信至於王僧辨雖能平侯景然反連和于齊吳明
徹雖能因北齊之亂以取淮南然敗於呂梁為周所俘不能死節辜
孝寬拒尉遲之義兵楊素開隋室之禍敗慕容恪長孫嵩慕容紹宗
宇文憲王猛斛律光于謹或本生夷狄之裔或屈節僭偽之邦縱其
有功豈足多錄若夫尹吉甫之伐玁狁召虎之平淮夷皆為有周中
興之名將陳湯之斬單于傳介子之刺樓蘭馮奉世之平莎車班超
之定西域皆為有漢之雋功在晉則謝安宴衍以靖胡寇祖逖擊楫
誓清中原在唐則王忠嗣之撫眾守邊張巡之百戰死敵忠義謀略
卓然冠於一時而垂於後代闕而不錄似有所遺臣竊謂宜併詔有
司討論歷代諸將為之去取然後與本朝名將繪於殿庑使天下士
皆曉然知朝廷激義勇而尚忠烈且知夫貶夷狄之類者所以尊中
國黜不終之節者所以正君臣去嗜殺之暴者所以尚仁義其為勸
祖者大矣起居即錢良臣亦請收建隆建炎以來功臣列傳者為參

終
馬
民

編
田
項

廟祀 七年七月已酉施行 ○幸秘書省賜官書上賜七言詩
者皆屬和○丁亥建茂良等奏近日雨暘順序物情阜康米
可以少寬聖念上曰朕終歲憂念百姓自初布種以至收成其間少
有旱潦未嘗不慨然念之每歲常例十月以後農事一切了畢方始
放心○已丑進呈知臨安府趙潘老具到所奏修造園本西北隅建
閣安頤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云碑石可置之閣下其上奉安墨本
以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為名朕當親寫茂良等同奏自古帝王未有
觀書諸經及傳至數千萬言者不准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其所以崇
儒重道可謂至矣上曰太上於字畫盡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
猶帶隸跡如太上宸翰冠絕古今茂良等奏誠如聖訓○進呈國子
祭酒林光朝劄子分月十五日恭遇車駕臨幸太學御崇化室賜諸
生詔書宜刻之璣琰以風動四方上可其奏宣諭云前日講義甚好
知訓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乃中庸此說深
得聖人之旨蓋先儒未及○壬辰太常少卿顏度言籍田合得千畝
自紹聖十五年詔創五百七十餘畝以備耕種因王津國等處占
撥目即抵二百餘畝今又踏逐御路將來或率行典禮委是窄狹上

陳俊
御劉
班劉
意我
事

曰御路止是時暫經由可將見管步畝專充藉田他司不得侵占其
後藉田令趙監言御路係在二百一十畝之內乞依舊令入戶管佃
租種拘收花利應辦歲中祠祭禮料從之○癸巳進呈知福州陳俊
卿乞官觀上曰前宰執治郡舊來往往不以職事為念如俊卿在福
州劉垓在建康於職事間極留意治狀著聞未可換易可令季士院
降詔不允○是月進呈徽宗實錄及仁宗今上玉牒○四川總領所
乞降度牒二千五百道指置備邊贖民良奏四川逐料降換亡僧度
牒自乾道四年至淳熙元年降過一萬一千道不惟走失丁口為異
時患官賣不行必至抑配與折估之害名異實同乞不須更降度牒
重失丁口是歲八月又給一千道時多以度牒賜諸總所貼助經費
後不盡歸○三月丙午進呈范成大奏開外麥熟倍於常年緣天歲
朝廷免和糴一年民力稍紓得以從事於耕作故其效如此上曰免
和糴一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奏去歲止
免關外今從年繁之請盡免蜀中和糴一年為惠尤廣○辛酉進呈
楚州捕賊推賞內隨從捕獲人欲支錢三十貫上曰與五十貫如
王淮等奏凡支折資錢每一資折二十貫今隨從獲未該一資若支

忠和
效

不
論

論
論

應
臺
臺

五十貫恐太多上曰是王淮等奏與五十貫亦不足惜但恐其
過被賞數厚而不平者千萬人也上曰此論甚善亦如朝廷與人官
爵盡歸至公人誰敢怨若循私輕與得者固喜而怨者必多惟至公
可以無怨朕與卿等交修當謹守此法密院事少三省事多卿等見
三省宜以此意宣諭○戊辰進呈戶部歲用經常及用度之數龍茂
良奏其間有合節省者欲做寶元慶曆故事命臺諫司戶部詳定上
曰今日用度多費於養兵好禁中大段節省外庭浮費絕少朕嘗覽
戶部所具支費三二十項內不過一二項可議裁節然不過數千緡
若今臺諫論議又却難處如果有合節省件目卿等可自奏陳先是
諫官蕭燧論節浮費詔戶部條具至是進呈○是月以史浩為醴泉
觀使兼侍讀○幸玉津園宴射○是春閣門舍人應材言臺諫之官
在於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於摭撫細故區區止於言人之短長也
大奸大惡固不可不為天下國家誅鋤之若大有用之才豈可以細
故而輕壞之苟一陷譏議遂為廢人急緩之際欲人為用無復有矣
程顥為御史神宗召對顥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輟
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財劉安世作臺

將

諫官嘗言祖宗之時於人才長養成就之甚勤也故其在臺諫未嘗以細故而輕壞人材之降者自刻之御史臺諫院求為臺諫官之戒上深然之○夏四月壬午進呈湖廣總領劉邦翰等審驗到邦州水軍統領謝貴雖是年及委無殘疾氣血未衰若蒙依舊存留在軍尚堪使令王淮等奏謝貴出成長沙守臣王佐謂有目疾職事不奉主帥李川申其人無疾患得旨委劉邦翰審驗得尚堪使令王佐曰謝貴依舊存留在軍管幹職事○五月癸卯進呈利州提刑權金州史保奏利州都統司例私販茶鹽月科與軍人每名三斤高立價直於請報剋除上曰蜀中軍人貧甚豈宜更有剋剝可令李思齊契勘起置月日因依申樞密院王淮等奏欲併約束諸軍上曰俟李思齊奏來却與約束○己酉宗正少卿程叔達進對言臣昨蒙王音許賜宣示敬天圖願得稽首拜觀上顧左右取圖圖至叔達整衽肅容進觀上亦相與誦讀每至前代王者或不能敬畏修省則曰此圖美惡並著亦欲少之儆戒又至無逸篇則曰無逸一篇吾人君所以享國久長皆由嚴恭畏敬所致尤當以為法叔達因言陛下不敬天之事既知所以為戒又知所以為法宜乎聖德日新天人之相之有隆而用替也○甲子進呈江陰軍報淮北岸多有蟻虫此間知府沈曾檢修德

論士 夫諱 言 論士 夫諱 言 論士 夫諱 言

與不德之驗昭著如此上曰今夏登麥甚熟絲價下賤此其可喜上又曰近世士大夫多恥言農事農事乃國之根本士大夫好為高論而不務實却恥言之王淮等奏士大夫好高豈能過孟子孟子之論必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所見諸侯未嘗難此數語上曰今士大夫微有西晉風作王衍阿堵等語豈知周禮言理財易言理財周公孔子未嘗不以理財為務淮等奏曩時虛名之俗誠是太勝自陛下行繼覈名實之政身化臣下頃年以來士風為之一變此聖主責實之效上曰然近年亦稍變然猶未盡且不如此耳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六十畝為人所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於家事則人人甚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言之卿等見士大夫可與道朕此語淮等敢不掄揚堯言○丁卯院進呈殿步司今來分揀汰官兵三百八十餘人宣命劄子及舊付身合千餘道已於昨日奉旨司盡數當官給發上曰舊付身如何王淮奏昨取舊付身批繫離軍因依令仍給還上曰頃歲逃亡事故有家屬者將付身批繫革弊甚多前此冒名承代者不勝數今用批

龍鳳
良龍
相
立三
省
院
審
法

成士
夫朋
氏

付
二廣
中
不
六院
雜
門
格

鑒之法已十年所革冒濫不知其幾矣○是月福州建劔水命賑之
○謝鄭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之命自中出中書舍人林光
朝不肯書黃光朝尋改權工部侍郎力求去除知夔州○龔茂良罷
相出知建康府以謝廓然論列而茂良亦自引疾乞罷故也○詔自
今三省樞密院進呈文字所得之旨朝退即具奏審用承畫降方可
施行自是每奏目復用黃紙貼云得旨云云朝退封入或有改易遂
為故事時言者指龔茂良矯傳敕旨斷遣曹觀之直省官故也○六
月辛未王淮等奏比來積雨陛下恐妨農稼初二日禁屠宰却常膳
不御齊心祈禱聖德動天連日開霽天人相與之理於此可占雖然
陛下寅畏奉天罔非一日一念慮之間應若如響矣豈偶然者上曰
所謂仁之禱久矣○已卯殿侍謝廓然言陛下臨御以來動鑒家法
而治效猶未進豈朋比之習容有未革望敕臣下合謀輔治毋黨同
以來異毋阿比以害公使忠良蹇謬之士盡言而不疑好險傾巧之
徒知退而有懼如此則治效可馴致矣從之○壬辰進呈禮部大常
寺看詳到大武孝神像合依五禮新儀制度用金裝飾上曰禁銷金
指揮嚴嚴令用漆金可也且依禮部太常寺看詳事理施行○是夏

東宮官請皇太子近因讀史記見高唐鑑見正學問醇正議論精確
遇講日添讀此書從之○秋七月庚子右正言高邕乞乞乞乞二廣帥臣
監司將見任郡守每歲精加考察守宰見闕去處元係堂除或部闕
亦乞早賜差注或人所不願就令廣南諸司公共辟差一次其已差
未到者催促之任上曰郡守不得其人則千里被害可令二廣帥臣
監司限兩月躡訪所部守臣概否以聞○壬寅詔六院官依舊制不
入雜壓已降指揮更不施行林處封贈改正○丙午進呈昨得旨閣
門舍人黃夷行可與郡臣退而考之則資歷尚淺在外止數月到閣
門總二年陛下用人雖不當問資歷然近方立閣門舍人格目上曰
若不用資則他人皆有詞須得用資歷也閣門舍人幾年當得郡趙
雄奏近降指揮須開陞後更歷二年補外者與郡則有出身人六年
無出身人八年方可今夷行經歷二年半上曰夷行又是閣門祇候
非舍人自難為行不若且待○已酉詔文宣王從祀去王嘏畫像武
成王廟升李晟於堂上降李勣於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辛亥
進呈內批添差浙西準備將王守忠任滿日將與再任趙雄奏守忠
係諸郎祇應即非隨從依指揮不應添差上曰如此則難為雄奏聖

不與
德誠

將帥
擇其

最
待

以
年

茶
葉

平
罪

茶
葉

意欲與之特令依隨龍入例可也上曰既擬指揮不若且已雄奏聖
德誠不可及潛邸舊恩不肯假以一錄差臣下何敢用私意也上曰
不如此則法不行○甲寅進呈郭剛申權統領陳鏗乞落權字趙雄
奏在外諸軍統領却無密院審察法須從統領揀選則統制何憂不
得人上曰如此則尤好雄奏昨見王友直說須從訓練官處不輕授
則準備將至統制官方是一一得人臣等之云惟將帥外國者乃肯
如此使人久似毀帥之言則軍中何患無人上曰此方是澄其源然
非終國皆不能也○乙卯進呈吏部申內侍李裕文合轉歸吏部上
曰昨與在京官觀元不曾降轉歸吏部指揮趙雄奏從來內侍寄資
官罷內侍差遣須轉歸吏部上然之○戊午進呈畢趙雄奏蜀中五
月得雨遐邇皆足今歲又有大有年之望上曰如此則甚好江浙間
已大熟昨聞蜀中未得雨今已報得雨耶雄奏豐年須溥遍乃佳今
吳蜀皆稔此誠可慶上曰世以鳳凰芝草甘露醴泉為佳瑞是皆虛
文不若使年穀豐盈公私給足此真瑞也○丙寅禮部狀少保史浩
奏恭親即報臣僚論科場之弊得旨申嚴行之臣守福州嘗為知府
十事簡弊既去場屋整齊試者一萬人無一謬誤臣當時指五隄

示編類成書似與今來指揮符合謹以上准禮部國子監看詳乞下
臨安府雕板印造成冊遍諸州詔從之○尚書省言信州常平義倉
米元中帳狀管九萬二千餘石今以提率司中有六萬八千餘石及
至盤量止得一萬二千九百餘石其餘皆是虛數提率官李庚到任
已及二年並不檢察是致闕米有設賑濟知州趙師嚴通判李桐係
乾道三年在任之人所申帳狀隱庇虛妄詔李庚特降兩官放罷趙
師嚴李桐各降兩官不得與堂除○是月吏部郎閻蒼舒言馬政之
弊不可悉數今欲大去其弊獨有貴茶蓋夷人不可一日無茶以生
祖宗時一獸茶易一上駟陝西諸州歲市馬二萬匹故於名山歲運
二萬獸今陝西未歸版圖西和一鄉歲市馬三千匹爾而併用陝西
諸郡一萬獸之茶其價已十倍又不足而以銀絹綉及紙幣附益之
其茶既多則夷人遂賤茶而貴銀絹綉而茶司之權遂行於他司今
宕昌四尺四寸下駟一匹其價率用十獸茶若其上駟則非銀絹不
可得祖宗時禁邊地賣茶極嚴自張松大弛永康茶之禁因此諸蕃
盡食永康細茶而宕昌之茶賤如泥土且茶愈賤則得馬愈少猶未
足道而因此利源遂令洮岷疊巖之土蕃深至吾腹心內郡此路一

立侍
補太
丞丞
良以
許言
親實
茂良
論
事復

開其憂無窮今後欲必支精好茶而漸損其數又嚴入蕃茶之禁則
馬政漸率而邊境亦漸安矣詔令朱仝嚴行禁止○立侍補太丞試
法每正解一名取待補五名○竄襲茂良先是茂良退朝開府曾觀
當道不避茂良奏白上前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牀上遣中
使諭觀詣政府謝茂良取其直省官擬之御筆宣問施行太遽會衆
議論奏不行得旨補外或指瑾為茂良同年未幾謝廊然除殿中侍
御史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忤上旨改除工部侍郎光朝乃茂
良同里茂良求去益力六月內批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
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
時既退臣僚論茂良擅權植黨上親灑宸翰諭以狀貌大臣之意章
再上落職罷臣僚復論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事首尾三年臣僚
奏對有及備邊利害必遭譴罵陛辭之日方有所論凡數百言此可
誅一也陛下孝誠篤至率群臣同上萬年之賜與冊正中宮駕幸二
李亦皆斷自聖心率行巨典茂良乃自謂皆出其建明誕慢如此可
誅二也以已所言駕為天語以此下聖訓掠為己恩其可誅三也具
薦察官則私以妻黨林處為首擬除後省則特以卿人林光朝為首

兵部

州教
軍

法
學
教
年

其可誅四也尋黃寧遠節制英州安置明年卒于貶所○八月
詔今後職事資務官並見關方許差除其乾道九年十二月五日
降指揮更不施行○壬申進呈前來教閱民兵兩淮制襄總費
錢三十六萬有奇米三萬石有奇上曰此謂逐路追集教閱耶謂逐
州教閱耶趙雄奏兩淮各就漕司逐路教閱江陵襄陽荆門各就逐
州上曰如此則可與降指揮農隙日令守臣教閱一月○樞密院
奏已降指揮令諸州軍有御前也駐或分屯軍馬去處將見教閱禁
軍差官部轄附大軍一就教閱所有不係駐劄并分屯軍馬州軍其
禁軍自合逐州教閱切慮因而廢弛理宜申飭詔今諸路帥司行下
所部州軍守臣嚴行責委兵官將見管禁軍精加教閱不測差官前
去怕試如有武藝退惰具當職官姓名按劾施行○癸未進呈程大
昌奏士輟陳乞恩數乞依執政轉聽減半上曰士輟自言係轉少傳
可依轉聽條格給之又宣諭舊法遷官却依初除試為大監大昌所
陳自有見行條法無可議者李彥穎奏大昌言宰執轉聽失於審勘
便同除授全給減年合行釐正上曰可令有司遵守見行條法○甲
申進呈大理寺獄案上曰宋資成盜用過七千餘緡雖士大夫猶不

王師
擢將
降

本朝
仁厚
周

可恕况小使臣乎可依擬定特旨施行乃刺配籍沒其家資○進呈
鎮江府副都統制岳建壽申權法制杜俊乞落樵字給降宣命都堂
審察杜俊筋力精神衰乏乃詔特與罷從軍岳建壽具呈上曰身
為主帥既是統制官非才自合當驗申明今乃因循津發豈得無罪
可降一官○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巳酉御誰進侍讀史浩讀三
朝寶訓真宗謂近臣曰諸路提點刑獄官昨已令察官吏踰違不理
而廉幹之士未令稱奉四海聞之謂朝廷准求人過又憲不識治躰
之人因而生事當降詔若有能吏聽其奏薦浩曰本朝祖宗忠厚如
此上曰本朝仁厚可比於周又讀秘書丞鄧餘慶坐祠祭不至私罪
當劾所薦之主上曰連坐奉官誠亦不易如此公坐猶尚可矜其有
本不諳知勉徇請託及乎敗累何以逃責王旦曰薦才誠難亦有中
道改節者上曰然後十得五縱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曰
曰求人之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以所言而坐之浩曰聖
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觀真宗與王旦之言可以見聖賢
之遠近也王旦為相欲坐繆奉者之罪此賢人之言也真宗以為
十得五縱使徇私然朝廷由此得人亦不少矣此聖人之言也其言

陰雨
災

不次
用

則氣象大不相侔蓋孔子之言約而盡且如莊列之言曰不如老子
之約此乃賢聖之分也○是月開闢越于興德○紹興府水○冬
十月戊辰執政進呈金州副都統制李忠齊申請軍官擇有才略智
勇人不次陞擢上曰專用年限資歷則才者無以自見若許躍次陞
差則兵官得人矣詔許躍等陞差發付樞密院審察取旨給付身○
丙子詔陰雨多日大理寺臨安府并屬縣及兩浙西路諸州縣見禁
罪人在內委臺官在外委提刑即時躬身前去檢察決遣如路遠去
處分委通判杖罪已下并干繫等人日下並行疎放仍將已斷放過
名件逐一開具開奏○已卯執政進呈江州置駐劄軍因依趙雄奏
昨准宣諭賣度牒非佳事今湖廣總領所歲有給降度牒定數不知
紹興年間不曾給降亦自足用豈紹興三十年創置以萬人為額之
前度牒初未行也上曰待以示三省朕甚不欲給降度牒當漸革之
臣曰臣固已病民矣又因兵而財用不足藉度牒以給之一人為
兵世之者十人既未能革養兵之弊又歐民以棄南畝斲手日衆
農民日削可不念哉聖語首及於此其意深矣

甲士衣

密院

私

不

田

庚辰詔幸難上抽摘諸軍人馬按教宰職管軍知閣御帶環衛官自
 祥曦殿戎服起居從駕餘免○十一月己亥樞密院進呈金州管内
 安撫司申本州管保勝軍二千三百餘人見闕衣甲千八百餘副上
 曰衣甲亦不可不理會舊來主帥見說盡令義士亦內當敵此何理
 也趙雄奏陛下與言及此義士何得不以死報近利路安撫司乞再
 置作院專一打造義士衣甲今欲行下逐旋均撥應副并舊宣撫司
 亦大有衣甲已令周嗣武點檢俟申到定數亦當分給義士也○庚
 子樞密院進呈內外諸軍申繳逃亡事故付身上曰近來軍中之弊
 不知革去多少只如逃亡事故付身有家累者批鑿無家累者焚毀
 數年之間免冒濫者多矣趙雄奏且如軍中陞差與揀汰離軍之人
 今赴密院審察皆有去取此事亦奇上曰行之稍久主帥自不敢用
 私喜怒有所陞黜也○甲辰樞密院進呈魏王奏武德郎鄭旦乞
 改添差前州都監趙雄奏旦古無添差恩例若欲從之須降特旨上
 曰無添差恩例自是難行雄奏如此則令且正關奏辟上曰甚好
 雄奏一使臣差遣小不應格雄魏王奏請陛下亦不從群臣誰敢不
 遵乎格法也○丙午樞密院進呈李川申近旨不許管軍官見

李川自軍聖訓不敢妄見一人遂欲殺之○李川將帥能如此執守其副朕意宗監堅此意勿勿然議雖起
 不足慮也丁未乃詔江上并四川諸軍遵依已降指揮如有違戾重
 作施行干求乞貸若借舟船人馬之類並以賊論○戊申樞密院進
 呈郭鈞申乞將右軍統制田世雄改充中軍統制緣止係改換即非
 妨行陞差乞免赴樞密院審察上曰初除統制時曾經審察李趙雄
 奏舊來止是宣撫司陞差未經審察上曰審察之法豈可輒廢若以
 為正當防秋可令至來年中春津發赴樞密院審察給降付身○十
 二月甲辰臣僚言農田之有務假始於中春之初終於季秋之晦法
 所明載州縣不知守法農夫當耕耘之時而雇追逮之擾此其害農
 一也公事之追鄰保止及近鄰足矣今每遇鄉村一事追呼千連多
 至數十人動經旬月吏不得其所欲則未肯釋放此其害農二也丁
 夫工役止宜先及游手古者所謂夫家之征是也今則凡有科差州
 下之縣縣下之里胥里胥所能令者農夫而已修橋道造館舍則驅
 農為之工役達官經由監司巡歷則驅農為之丁夫此其害農三也

大閱

何指

有田者不耕而耕者無田農夫之所以甘心焉者猶曰賦歛不及也其如富民之無賴者不肯輸納有司均其數於租戶胥吏喜於舍強新弱又從而攘肌及骨此其害農四也列尉捕盜胥吏惟科所至村疇雞犬為空農夫坐視而不敢較此其害農五也詔令州縣長吏常切加意毋致有妨農務○乙亥大閱殿步兩司諸軍于茅灘皇帝登臺殿帥王友直步帥田世卿奏人馬成列奉黃旗諸軍統制已下呼拜者廼奏發嚴奉白旗四鼓變方陣次變四頭八尾陣為禦敵之形次變大方陣次奉黃旗五鼓變圓陣次奉皂旗一鼓變曲陣次奉青旗三鼓變直陣次奉緋旗二鼓變鉞陣管軍奏五陣教畢放數是日天氣晴爽無纖雲器甲精明光耀原野士氣銳天顏甚悅上宣諭友直等曰器甲鮮明紀律嚴整皆卿等留心軍政深可嘉尚賜賜將士有差○戊寅前浙東提奉何爾言本路措置水利創建河浦塘埭斗門二十處增修開濬淺淤礙閘溪浦河堰弗潭湖埂六十三處計灌漑民田二十四萬九千二百六十六畝詔浙東提奉姚宗之覈奏開具聞奏○是歲知速寧府杜莘老卒布衣雅山行義召不至賜出身添差本府教授尋乞致仕○乾道初定節度使至正任

胡元

胡元

刺史除上將軍橫行遙郡除大將軍正使除將軍副使除中郎將軍以下除左右郎將正任謂承宣使至刺史也遙郡謂以階官領刺史至承宣使也正使謂武翼大夫以上也副使謂武翼郎以上也使臣以下謂訓武郎以下也至是年詔今後環衛官節度使除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左右衛上將軍承宣使觀察使為諸衛上將軍防禦使至刺史通侍大夫至右武大夫為諸衛大將軍武功大夫至武翼大夫為諸衛將軍正侍郎至右武郎武功郎至武翼郎為中郎將宣贊舍人敷武郎以下為左右郎將○差度支郎周明武點磨四川總所嗣武尋奏蜀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目今曆星雖管錢引八百萬道乞存留在蜀以備非常急關之需從之○四川制置使胡元質奏云為蜀民之病者惟茶鹽酒三事為最酒課之弊近已損減蜀茶祖宗時並許通商熙寧以後始從官推當時課息歲不過四十萬建炎軍興改法賣引比之熙寧已增五倍紹興十七年主管茶事官增立重額逮至二十五年臺諫論列始蒙蠲減當時鄭霸為都大提奉奉行不度略減都額而實不與民間盡蠲前官所增逐戶納數又越二十餘年其間有產去

額存者有實無茶園止因賣茶官司抑令承額而不得脫者似此之類不一遂歲多是額俵茶引於合同官場逐月督取張松為都大提舉日又計與洋諸場一歲茶額直將茶引俵與園戶不問茶園盛衰不計茶貨有無止計所依引數按月追取息歲以致茶園百姓愈更窮困欲行下茶馬司將無茶之家並行倚閣茶少額多之家即與減額得旨令元質與茶馬司及總領司措置六年九月兩○元質又云鹽之為害尤甚於酒蜀鹽取之於井山谷之民相地鑿井深至六七丈幸而果得鹹泉然後募工以石鑿砌以牛革為囊數十人牽大繩以汲取之自子至午則泉脉漸竭乃維人於繩令下以手汲取投之於囊然後引繩而上得水入竈以柴茅煎煮乃得成鹽又有小井謂之卓筒大不過數寸深亦數十丈以竹筒設機抽泉盡日之力所得無幾又有鑿地不得鹹泉或得泉而水味淡薄煎數斛之泉不能得斤兩之鹽其間或有開鑿既久井老泉枯舊額猶在無由蠲減或有大井損壞無力修葺數十年間空抱重課或井筒剝落土石壅塞彌旬累月計不得取或夏冬漲潦淡水入井不可燒煎或貧乏無力柴茅不繼虛失泉利或假貸資財以為鹽本費多利少官課未償

和價已重如此之類不可勝計臣欲擇能吏前往逐州考察其於實為蠲之數先與推排等第隨其盈虧多寡而增損之必使上不至於重虧國計下實可以少紓民力方可施行詔令元質與李蔡同共相度措置條具聞奏元質續奏並井重額淳熙五年百姓重五六十年矣號呼籲天而天不聞陛下亟出所儲略無愛嗇俾不踰時出窮民於水火之中誠若有所不及臣親聞歌頌之聲目觀和平之象實千載希闊難逢之嘉會乞宣付史館從之○元質又言簡州最為鹽額重減并大近蒙蠲減折估錢五萬二千餘緡但官司一時遂并除減使實惠未及下戶富厚之家動數十井有每歲減七千緡者下等之家不過一二十井貨則無人承當額徒虛欠官司督責不免望委制置司再將向來已減之數重行均減其上戶至多者每歲不得減過二千貫其餘類推均及下戶

借淳熙五年春一月戊辰臣僚言郡縣之政最害民者莫甚於預借蓋一年稅賦支遣不足而又預借於明年是名曰借而終無還期前官既借後官必不肯承望嚴取州縣如有違矣監司常切覈察從之○已巳臣僚言丁稅二弊一丁之稅人輸絹七尺此唐租庸調之

所自出也二十歲以上則輸六十則止殘疾者以病丁而免二十以下者以幼丁而免此祖宗之法也比年鄉司為奸託以三年一推排方始除附乃使父年係籍與疾病之丁無時銷落前添之丁隱而不籍皆私糾而竊取之致令實納之人無幾而官司所入大有侵弊此除附之弊也若其輸納則六丁之稅方湊成緡一疋官司糾於父例利其重價及頗子勘合市例磨費之屬必欲單多獨鈔其已納者又不即與銷簿重疊追呼此輸納之弊也今欲縣委丞置丁稅一司遇歲終許民庶之家長或次丁立罪賞自陳其家實管丁若干老病少者悉開列于狀將舊簿照年實及六十與病廢者悉除之壯而及令者重行收附如隱年者許人告首每歲納足即與銷簿給鈔許錢緡從便送納從之○是月兩土○三月辛酉四川制置胡元質言蜀折科之額視東南為最重如夏秋稅緡以田畝所定稅錢為率凡稅錢僅及三百則科緡一匹不及三百者謂之畸零其所輸納乃理估緡則準時直當承平時每緡不過二貫其與以來每緡乃至十貫是一緡而取三倍也陛下軫念遠民重困每緡裁定作七貫五百蜀民呼鼓舞然獨成都自淳熙五年為額減放訖其它州縣尚有舊額

將諸州財賦通融相補開具以聞○是月以吏部為右丞相○親試舉人賜魁類以下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侍御史謝願然言近來掌文衡者王王氏之說則專尚穿鑿主程氏之說則務為虛誕夫虛誕之說行則日入於險怪穿鑿之說興則日趨於破碎今省闈引試乞詔有司公心考校毋得徇私專尚程王之末習從之○是春詔會子以一千萬緡為一界尋又詔如川錢引例兩界相省行○夏四月辛未知紹興府張津奏本府支用剩錢四十萬貫起發應副御前激賞支用詔令紹興府將張津所獻錢為人戶代納今年和買身丁之半仍令本府印給文榜遍下諸縣鄉村曉諭通知如人戶今年已多納折帛錢與理充來年應輸之數即不得因而重疊催擾如稍有違戾許人戶徑詣尚書省陳訴○丁亥詔令今後差給事中一員立一司專一看詳天下言利病奏狀劄子及經朝廷陳乞敷奏者如有利國便民事雖其言可採並先參訂祖宗法委無違戾方許上籍一供省覽一留三省以備奉行如涉兵機即聞密院○是月兩土○五月甲午

朔詔知靜江府張栻除秘撰令再任以杖父任帥闡績效有聞也○
庚子右丞相史浩奏臣蒙恩俾再輔政唯盡公道庶無朋黨之弊上
曰宰相豈常有朋黨人主亦不當以朋黨名臣下既已名其為黨彼
安得不結為朋黨朕但取賢者用之否則去之且如葉衡既去人以
王正己為其黨朕固留之以王正己雖衡所引其人自賢則知朕不
以朋黨待臣下也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鏡賢否皆不得遁故
奸邪不敢名正人以朋黨漢黨錮唐白馬之禍皆人言不明為群邪
所惑遂致如此甲辰進呈庚子宣諭聖語論朋黨事上曰唐文宗有
言去河北賊易去朋黨難朕常嗤其言何至於此朋黨本不難去若
人主灼知賢否所在惟賢是進不肖是退弗問其他則黨論自消漢
唐末世朋黨皆數十年不能解以至禍亂朕常嘆之其患盡在人君
之無辜所以聽納之不明也若能公是非准理通從何朋黨之有
哉使胷中有詩書有古今則黨論何從而起浩奏用人惟論賢否則
自無朋黨只如唐牛李之事後世之論者謂德裕之黨多君子宗閔
之黨多小人然德裕之黨豈無白敏中之頡頏宗閔之黨豈無周墀
之直諫但於兩黨中用賢者黜不肖者則其黨自破范成大奏陛下

等力言勉繼自聖心漢唐史策所載無此氣象當於前日聖語中增
入以詔萬世上曰漢唐朋黨之論大抵皆由主聽不明而其原始於
時君不知孝浩奏說命三篇專論聖孝如終始與子季如孝子古訓
之類帝王要道無先於此上曰善辛亥進呈庚子申取兩日聖語上
曰前出朋黨之興盡由人主偏聽及黨論既成亦墮其中混而為一
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論卿等記錄詳矣朕觀漢唐之末時君心術
不明又偏聽是非故奸臣得投其隙以立黨與遂成禍亂其可憐也
朕每讀前代史書至可喜處必欣慕之至有不忍觀者則為之掩卷
太息上又曰君子群而不黨和而不同賢者自然以類聚雖曰群曰
和然自有不黨不同之處豈皆可指以為朋黨和浩奏堯舜在位九
官相遜文武傳國十亂同心謂之朋黨可乎趙鼎奏人主之聽讜有
所偏即所偏之處臣下必從而趨附之則黨與遂成今陛下謂朋黨
盡由偏聽可謂深切著明范成大奏陛下聖謨正大可以頒示臣庶
使皆知天子不以朋黨待天下之士則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上
曰朋黨之論不立則士大夫可以安心營職無他顧慮至於治亂禍
福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國之將興則有所謂天誅其衷否則有所謂

天等其魄天公之際其可畏旬○是月詔諸路州縣創立場務者皆
罷之○六月庚午新知南劍州曾植言近日公正之道微請托之風
盛省部之理訴倉庫之出納刑獄之決讞州縣之爭訟無一不用關
節欲望百司奉職難矣乞戒飭百官若內外皆行公道毋徇私情其
有不悛行法自近始庶幾百官各揚乃職從之○甲申詔司今翰林
李士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各率堪任監察御史二人以備擢
用遵用祖宗故事施行王浪詔侍御史亦令薦率○閏六月丁酉湖
廣總領周嗣武奏蜀為今日根本之地自屯兵蜀口五十年間竭全
蜀之力僅足以供給軍費昔今曆尾雖管錢月八百萬道欲望軫念
蜀民之力已疲乞有留在蜀以備經常急關之須是亦富藏天下維
持根本之義上曰甚善又奏蜀中錢引自天聖間創始每界初只一
百二十五萬餘道至建炎間依元符之數添印至三百七十餘萬道
尚未為多自命見行兩界通共四千五百餘萬道較之天聖之初何
啻數十倍今四川總領所又有別造錢銀會子接濟民間貿易比折
成貫錢引自是六十二萬道僅歲歲添印一日價例減落則於四川
錢引所係甚輕上曰蜀中錢引已多豈可更有增添並從之○大理

修長
民以

修長
節

故事上表稱賀詔免上表令降詔獎諭○丙辰准東總領言高
寶應田歲被水勞苦元祐間發運張綸與總長從二百餘里為堰管
一百八所石堰斗門三十六座以時疏洩下注謝陽湖流入于海故
年穀屢登自錢擾之後盡皆廢壞湖水漫流今乞專委官同守令於
農隙之際官給米募夫擇湖水衝要去處建石堰斗門改管察隄岸
之損缺修築填補庶幾公私利便從之明年四月三日畢工詔准東
總領葉翥覈實以聞○是月興州都統吳挺言令階成西和鳳州并
長峽縣營田以三年計之所得總四萬九千餘緒而所費乃一十七
萬緒乞令州縣召民力請佃將軍兵抽還教閱從之○強賈強震並
贈觀察使仍於西和州立廟賜額旌忠以知興州吳挺言覽守環州
震為兵官並死節不屈於虜也○利州路復分東西以吳挺帥西路
兼知興州知興元府程份充東路安撫○秋八月甲午內降御筆詔
略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
耕夫蚕婦終歲勤動賈賤不足以償其勞而郡邑或弗加恤使倍徙
以輸其直甚謂也其令諸路監司嚴戒所部應民間兩稅除折帛

不以
文采
取武
臣

陳俊
入

上
諫
遂
朱
其

折衷自有常制外常與本色者毋以重賈強之折錢若有故違按劾
以聞重賈于法可令臨安府刻石遍賜諸路監司帥臣郡守○國子
博士錢聞詩劄子論今日登用武臣不過於武臣中選用有文采者
欲以此激勵武勇恐反怠其習將見將帥子弟必有事文墨弄筆書
趨時好尚以倖進用者上曰若如此時朕安得人使○九月壬申幸
秘書省御製詩一首賜史浩以下賜秘書監陳騭少監鄭丙紫章服
○是月陳俊卿入對時曾覲以使相領京祠王抃知閤門事樞密都
承旨甘昇為入內押班三人相與盤結士大夫無恥者爭附之於是
鄭鑑為館職素樞為宗正簿因轉對數為上言之俊卿建康因過
闕入對宣出賜茶論觀抃招權納賂薦進人材而皆以中批行之此
非宗社之福且曰陛下信任此曹壞朝廷之綱紀廢有司之法令敗
天下之風俗累陛下之聖德上感其言因是稍疎觀於其觀亦竟為
上所疎七年疽發背死八年趙汝愚為吏部侍郎上章力抵王抃之
罪會抃擅許北使以起立問起居上悔汝愚因請對論抃逐之抃
去獨有昇在朱熹嘗因過闕奏事力為上言之上曰昇乃德壽所屬
謂有材行熹曰好人若無材何以動人主其後上察其奸竟抵昇罪

陳
俊
卿

西之寡不能以勝元勛之衆故嘗謂龍太淵之始用事劉愛張
服胡沂周必大金使節諸公爭之而未勝而然以陳之始用事
去曾覲再至與王抃甘昇為奸雖劉珙張栻等亦不能一言而
之未勝而曾覲復以俊卿一言而去王抃以趙汝愚一言而去甘
昇以朱熹一言而去於此見孝宗之英明靡翳終不能以澤太清
也於此見幹淳君予之多根莖終不能以害嘉禾也
俊卿之在建康也是時御前多行白劄子率用左右私人賈汝俊卿
因上奏曰號令出於人主行於朝廷布於中外古今之所同也間有
軍國機密文字或御前批降則用寶行下此所以示信防偽也今乃
直以白劄傳旨處分事宜於數百里之外其間亦有初非甚密之事
自可付之省部今白劄既信於天下則他時緩急或有支降錢物調
發軍馬處置邊防干國家大利害事其間豈能保其無偽若嚴重知
辦之人必須奏審則往來之間或失事機若庸儒無識之人即便施
行則真偽不分豈不誤事况祇稟文字只付差來人或令回申元承
受處到之與否不可得知此於事跡尤為非便上降手札獎諭愧謝
之言○是秋進呈三祖下第六世仙源類譜仁宗皇帝玉牒○冬十
月先是曆官推九月庚寅晦既望曆矣而北使來賀生辰者乃以為

已丑晦蓋小盡也於台會慶節差一日接伴檢詳立密調護久之虜人乃肯用正節日上壽蓋曆官荆大吏妄改甲午年十二月為大盡故後天一日也○十一月庚申右丞相史浩奏陛下事親之懿二典所載誠有所不能及者如朔望駕朝德壽宮與夫聖節冬至正旦上壽或留侍終日或恭請宴游凡所以盡子之道以天下養者皆極其至自宜大書於策以為萬世父子之法然自陛下登位以來至是凡十有七年其間豈無親聞太上皇帝聖訓與夫陛下問對玉音外庭不得而知史官不得而書誠今日之闕典也欲望陛下以前所聞及自今以後所得太上皇帝聖訓陛下問對玉音許令輔臣隨時奏請俾之登載日曆或宣付史館別為一書則聖子神孫得以遵承家法而天下後世知聖朝慈孝之德之盛詔從之庚午秘書監鄭丙等奏所書太上皇帝聖訓皇帝問對玉旨及尊號詔冊儀注之類乞先載日曆外仍別為一書自朝廷立為書名頒降尋詔其書以光堯慈訓為名○丁丑進呈王希呂繳奏浙間州縣推排物力至于牛畜亦或不遺舊法即無將舍屋耕牛紐充作家業等第之文送初令所看計人戶祖傳牛畜雖係管運取利緣亦便於貧民欲依所奏將應民戶

耕牛依紹興三年五月六日指揮並與免充家力行下諸州縣遵守施行上曰國以農為本農以牛為命牛多則耕墾者廣豈可指為家力因而科擾可令檢坐紹興指揮申嚴行下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戾按劾聞奏○戊寅上宣諭宰臣曰卿等皆朕親擢凡事盡公當官而行勿有所畏朕既深知卿等則謗毀之言無自而入朕觀魏證王珪之事唐太宗凡有所言亦未嘗每事皆從彼言終其身事太宗卿等當以魏證王珪為法不得輕為去就○詔成都一路十六州除成都自有飛山軍及威茂黎雅嘉州石泉軍係沿邊去處兵備不可抽摘外自餘諸州各選其官前去逐州按試勇壯有武藝人抽摘團結共取一千人作二隊如李德裕雄邊子弟以雄邊重為名從知成都胡元質請也○是月史浩罷相授少傅保寧節度醴泉觀使兼侍讀○以趙雄為右丞相王淮為樞密使錢良臣參知政事○十二月辛卯進呈監司郡守除目上曰郡守得人則千里蒙福監司得人則一路蒙福卿等遴選其人不可輕授○壬辰進呈趙彥逾劄子乞將南康軍諸廛魚池為放生池不許租與民戶上曰聞沿江之民以魚為生今而禁之恐妨細民○乙卯進呈知臨安府吳淵劄子乞

關防
奏
奏
奏

復置西溪等兩處發賣欄稅上曰闕市譏而不征去城五十里之外
豈可復置欄稅○臣僚言昔大觀中嘗患內外官司奏辭負關差遣
多是權要子弟及易舉親戚陞養資任非任能責成之意嘗下詔凡
奏辟官於奏狀前用貼黃具所辟官在朝親屬職位姓名以聞欲望
檢舉大觀已行之詔應自今有合奏辟官屬必於貼黃前說不係權
要子弟親戚庶幾公道稍伸私情盡革以仰副清朝綜核名實之意
詔從之○是歲前知雷州李茹奏廣西鹽法見於已行者曰鈔商與
販也曰官自搬賣也然二者利害不可不究且官自搬賣舊係本路
轉運司主其事行之既便歲課自充諸州亦無闕乏之患爰自紹興
八年改行鈔法轉運司所得僅二分不能給諸州歲計至於高折秋
苗民被其害逐年賣鈔所虧之數甚多陛下灼見其弊仍舊發還轉
運司均與諸州官搬官賣盡罷折米招糴之爲民害者止令轉運司
歲認息錢三十一萬貫其爲計甚善自當確守此法必爲永久之利
臣恭聞光堯太上皇帝在御之日嘗詔諸路提舉鹽事司不得妄有
申請變更鹽法乞申嚴行下勿使朝廷良法爲妄議者紛更實一路
幸其詔令戶部將廣西官搬官賣鹽法申嚴行下常切遵守○劉

守廣
四官
鹽

奏
奏
奏

以奉祠未報請致仕上以疾兩亟遣中使探問醫以來珙知
疾不可爲亟上遺表首引恭顯仁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且言今以
腹心耳目寄此曹故士夫倚之以媒其身將帥倚之以機其軍牧守
倚之以賊其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是願亟加擯
退以幸天下後謚忠肅與幹之孫子羽之子也○知廬州舒城縣余
永錫坐贓特貸命編管封州仍籍沒家財
○淳熙六年春正月庚午進呈門下後省看詳司狀大社令葉太
廉劄子奏乞詔內侍省遇有取索庫務物依舊法給合同憑由二本
一本付傳宣使臣取索一本令本省畫時寔封差人置曆付所取庫
務官勘驗支供仍將合同繳奏降下戶部除破如南庫封樁庫各下
提領所其他倉庫理合同所貴社絕姦弊本司看詳欲依所陳自
合遵依祖宗舊制應在內官司遇有宣索之物並先次經由合同憑
由司上曰此良法也可依○癸未趙雄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權場官
御前恐有曾經在權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禁物不
令過界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如淮白北果之屬毫
髮不曾買官店上曰遇太上皇帝賜來則有之向來劉度并盱眙

嘗歎淮白却下不食之蒙太上皇帝賜得數毫每進膳即食一小段可食半月記得元居實知盱眙軍初之任日朕慮其在任輒獻此物再三戒勅令供貢文狀不得買物以獻其狀留尚書省卿等可取以觀之雄等奏陛下豈獨奉養檢素只如珠玉圖書之珍皆不得其門而入上曰太上皇帝留得圖書一百餘軸皆名筆也亦未嘗掛蓋天性不好雄等奏此暗消磨多少事人主一有所好則眾敝生焉陛下一意於天下事無他嗜好真舜主也

臣留正等曰人主惟有一心而人人皆欲同其所好以投之所好一形於外則來者紛然皆得以乘間而入矣武王聖人也受一葵之獻而召公有憂之作書累數百言其防微之意深矣漢文帝即位之初有以千里馬獻帝意者帝曰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自是守恭儉清靜之治者三十餘年實由此其基也切推壽皇聖帝於此物无所取於滋味无所嗜於畜養無所好豈特天性恬淡不為外慕亦由聖見高明誠足以知其為有損而無益耳移其玩物之志於萬幾兢業之間此所以勤於務事獨出於百王之上而小人終無所投其隙也

○甲申內批登仕郎張聞禮係太上皇后姪女夫特添差浙東文司幹辦公事趙雄等奏在法雖戚里文臣未經銓試武臣未經選並不許陳乞添差上曰豈可以戚里而廢公法卿等理會得是

不文字今後有似此等事切須執奏○四川制置司元帥張玘奏所有大監監鹽課委有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鹽運司公共措置已將鹽課贖刺之錢買金銀器納總領所及茶馬司盡蠲免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充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金料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与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上曰監司郡守與利除害實惠及民要當如此並從之趙雄奏夔路之民最貧韓喚為漕臣措置此錢以免科擾宣力甚多上曰不可不旌賞尋加喚直秘閣○兩電○二月己丑朔幸佑聖觀即上儲宮也皇太子從召史浩曹觀入侍上御講宮顧瞻棟宇初無改造儼然如新喜而念舊與至明遠樓下上顧謂皇太子曰近日資治通鑑已熟別讀何書對曰經史並讀上曰先以經為主史亦不可廢○庚寅參政錢良臣以失率茹驤改官自劾詔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固有常憲朕不敢私可鑄三官癸巳詔戶部侍郎陳峴待制張宗元新知秀州徐本中饒州居住趙礪老各降二官以保舉茹驤坐失舉也先是礪知湖州長史徐本中盜官錢入已事發免真決台州編管籍沒家

財故有是命○臣等太學博士高文虎論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在外者皆有論思獻納之責上曰卿此奏尤爲得體朕亦有聽納之益且知州郡閭民情丙申詔前宰執侍從帶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及太中大夫以上守郡奉祠之人今後如有已見利便聽非特聞達即不得輒陳乞恩澤自述勞績之類其責降官不在此限○丁酉殿前副都指揮使郭棟奏每遇宣押打越或蒙賜酒其諸軍正額額外統制官內有於馬上率爾奏事者及賜酒之際無指揮宣喚輒詣獨前奏煩奏事甚失臣子事君之禮乞自今後遇有宣押從本司約束詔從之

燕私之際武夫兵將輒恃恩昵干求奏請輕瀆主威則亦幾於褻矣壽皇聖帝所以亟從郭楙之請蓋肅威嚴謹名分防狎慢之意於是在此萬世子孫所當遵守也

矣壽皇聖帝所以亟從郭棣之請蓋
於是乎在此萬世子孫所當遵守也

癸卯進呈淳熙海行新法上曰朕欲將見行條法令勅令所分明編
類如律與刑統勅令格式及續降指揮每事皆繫載於一處開卷則
見之庶使胥吏不得舞文趙鼎等奏士大夫少有精於法者臨時
檢多爲吏輩所欺今若分門編類則遇事悉見吏不能欺陛下知

按俯念及此創爲一書所補非小乃詔勅令所將見行勅令

武中明敕吏部七司條法總類隨事分明修纂別爲一書其數
其條即隨門纂又仍冠以淳熙條法事類爲名○三月庚午進呈知
鎮江司馬及言用石修砌湖陂門浚海鰲河使舟船有曠泊之所上
曰司馬及浚河修閘惠利甚廣可除宝文閣待制○丁丑宰執奏事
上曰諸路漕臣職當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今則不然
於所部州郡有餘者取之不足者聽之逮其乏事從而刻之吾民已
被其擾矣朕今以手詔戒諭之俾深思古誼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
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其耗蠹庶乎郡邑寬而民
力裕也趙雄等奏責任漕臣盡於此矣陛下厲精圖治加惠元元軫
念及此天下之幸也於是出御筆手詔以戒諸道轉運詔略曰分道
置臺寄耳目于爾漕臣職在計度欲其計一道盈虛而經度之也職
在按察欲其蚤正素治毋使至于病民歟或異此朕何賴焉汝等得
不視所部爲一家周知其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廉察其能否而裁抑
其耗蠹令兩浙轉運司刻石徧賜諸路漕臣○乙酉進呈除目李燁
欲除太府寺丞上曰七月三日注籍上曰可錢良臣奏李燁乃李如

所大
臣

不差
奏

聞之子臣李^姓今臣備數政路恐外人疑臣私於親戚欲乞
與外福上曰李嶧以論薦陞擢不因卿進然卿既以親嫌為辭可與
近見闕知軍州差遣○是月高郵軍通泰等州去年以田鼠為災田
穀絕收命振之○兩電○夏四月丙申上曰伯昌江自太府寺丞除
提舉淮東常平茶鹽其家却親請德壽宮欲改除少監朕思朝廷卿
監又非閭閻御帶之比尤不可輕授趙雄等奏陛下至公無私愛惜
名器雖宗室近屬戚里近親除授之際一毫不以妄與此可為萬世
之法○丁酉上曰州郡間近日添差員數頗多今後宗室戚里歸正
官等添差通判職官等每州各不得過一員帥司參議官諸司屬官
準此○五月甲子進呈提領封樁庫閭蒼舒狀封樁庫共管見錢五
百三十萬餘貫年深有斷爛之數乞拘收西庫綱運見錢對兌支遣
其斷爛錢貫給工索之費上曰錢積之久必致貫朽趙雄等奏陛下
儉德冠古帝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上曰朕不敢毫髮
妄用所以有此以待緩急之用實前此所無○戊辰進呈秘書省狀
以太史局申明堂大禮合差札畢奏祥瑞官一員上曰朕以豐年為
上瑞不必差官奏祥瑞也○丙戌上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境

殊勳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亦不易得趙雄等奏乞旌賞因曰今日
成功皆出宸籌蓋王佐初時奏事已云束手無策止日夜候荆鄂大
軍三千人至陛下取降宸翰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士土豪無慮四
五千人自足破賊宸翰又云諸路義兵皆出民力小寇不用蓄兵何
為卿為帥臣焉不知此王佐得此訓戒方知為國遠專用本路鄉兵
等不復指准大軍今日擒陳峒等皆鄉丁非大軍也宸翰所料明矣
非陛下明見萬里則王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且
侯王佐保明立功之人來先自下推賞然後及王佐也○是月臣僚
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既而復令關帳司
驅磨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稟自不一失於參照
且有以其事許截經總制折帛錢又有不以其有無拘礙蓋許向截者
緣所截稟名不一州郡得以各奏致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案
合催名色徑行銷數各部各案既不關會何以稽考今欲令度支每
歲專置截使簿一面如遇承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即時抄其
所歸部分候諸州申到帳狀即關會度支回報方許關帳司驅磨銷
數從之○六月

保金
書家

唐
書家
不書
唐
書家

繼母王氏令即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等事上曰師說兄弟等
母為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多出貨財以饒之豈為母之道耶母子皆
當抵重罪朕念顯忠昔自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
零落朕欲來自批出悉赦其罪聽其自新庶幾仍有母子之情自今
事務協和如或不悛即責典憲未晚趙雄等奏陛下聖恩及此不唯
有裨風教抑可以感激諸將忠義之心已支詔有司一無所問仰臨
交府追集師誥等奉宣恩旨副朕餘全顯忠門戶之意既而王氏母
子感泣謝恩旁人見者亦以手加額上曰如此施行非獨可以保顯
忠門戶亦有裨於風教○是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
書最多也○秋七月癸亥進呈荆鄂副都統鄂崇秦唐鄧諸勳自來
積穀不多襄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蓄積欲密行措置
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上曰令周福武同劉邦翰詳所奏事理
於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其合用倉穀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
申○甲子趙雄等謝昨日家恩賜新荔子流香酒上曰朕却獻方物
所以四方珍味嘉果俱不曾有昨日新荔子蒙太上皇帝賜到所以
分賜卿等朕昨日食素亦未曾嘗朕聞舊日京師謂之獻時新藥方

雜
書家

雜
書家

新之物蓋世俗既競時新則不待勸懲成法而爭先採擷其可嗜也
○癸酉進呈知臨安府吳淵狀修造後殺畢工上曰朕本不欲修葺
臣等言此殿朽損不得已修之趙等奏此殿乃祈朝報政之所及將
來大禮陛下於此宿齋而朽蠹不其臣子之心安乎此臣等所以而
三懇請必欲修葺然制度亦不至壯麗殊無勞費乎○中書舍人鄭
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史官館職學官書局負數頗多監司郡守
差至三政參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校填滿諸郡東宮
徹章祕書省准書講官官僚及頭修管吏賞之可也下至雜流所役
監門邏卒亦皆露賞曰就龍目久曰應奉有勞開一河道修一閘堰
橫被醴賞發行裁抑詔曰賞功遷職不以濫予丙之言是也而掌行
書讀每有除授可否不即以聞積累既多徒有所論不能濟於未然
之前豈所望於忠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
李本等皆以失職待罪上曰謂之無罪可待則不可謂之放罪則丙
等不自安只令依舊供職○甲申中書僚奏切見舊制章奏凡內外官
啓對皆許用則前宰執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

王
休
進
左
遷

用奏狀近年...奏請凡沿邊守市與節漕臣并工兵官許用劄
子自後他司內都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并其間往往抵
計前政陳說已能不知大體紊煩天聽欲望申嚴有司應節漕郡守
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所屬遠近并乞
令朝廷稽考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上瀆天聽者略賜
施行則人知警畏各安其分詔從之○是月進呈今上會要一百五
十卷○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日休進九丘總要三百四十卷送祕
書省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所在物
產所宜莫不該載詳備實有可采詔特遷一官○八月戊子進呈勅
令所重修海嶼法冊御筆圈記戶令內驢駝馬舟船契書收稅上曰
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筆及舟車之言○壬辰上宣諭近建
康行宮主官匙鑰內侍將到江東諸州稻禾色樣皆十分結實今歲
遠近皆豐熟可謂豐年也朕殊以為喜趙鼎等奏陛下聖德日新
故天報以豐豐年之祥上曰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朕當益務修
德仰承天祐○上宣諭宰執批荅辛丑疾文字可劄下諸路監司帥
臣傳守施行先是湖南漕臣辛丑疾奏官吏貪求民去為盜乞先

飭緝自後奏御筆付辛丑疾知所言在已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
之前其原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賊
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不知之坐待猖獗一也當無事時武
備不修務為因循將兵不練帥臣監司不知之坐待猖獗一也當
失措三也夫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貴
不肖皆共知之亦豈待喋喋申論之耶今已除帥臣湖南真斯此意
行其所知無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再第有誅賞而已上又
曰亦欲少警諸路監司郡守也○辛丑進呈戶令內有戶絕之家繼
絕者以其家財物許給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上曰國家財賦取
於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奏裁則是
心利其財物也趙鼎等奏有以此欲悉刪去上曰可悉令刪去○壬
寅詔所東提舉樊仁遠於盜賊將發之際輒薦雷震自代外託孫能
內實避事又所薦雷震顯屬縲舉可罷新任○九月戊午趙鼎奏前
日已降指揮免奏祥瑞上曰朕自有真祥瑞豐年是也百姓家給人
足瑞莫大焉○庚申進呈徐存劄子陳乞宮觀上曰徐存曾中狹益
不耐官職向因...對潛識其人可與...觀趙鼎等奏曰陛下知人之

明過於... 凡一經奏對者... 其為人以一字褒貶無不曲盡上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厚者能之荀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蓋兼用之○丙寅進呈捕亡令諸捕盜公人不獲盜應決而願罰錢者聽上曰公人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此等條令可令刪去丁卯進呈賞格內有監司及知通納無額上供錢賞格上曰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扣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既無名額則是白取於民也又賞賚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也可悉刪去上又曰朕不忍復者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為府兵之制因用既省則科敷民間諸色錢物可悉蠲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雄等奏陛下聖念及此天地鬼神實臨之必有陰相以濟大業○辛未大饗明堂復合祭奉太祖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為嫌止行郊禮至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令於並作焉從祀百神並依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奏乞行明堂并錄連典故一神宗聖聖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堂如何安石曰以古亶之太宗

祀今太祖太宗共一世若迭祀明堂亦於其禮為當神宗曰今明堂乃配英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謾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理神宗曰周公祭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為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若魯子之問而已非謂夫乃為天子皆當以其父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為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待讀傅下言臣等竊以為嚴父者非專謂考也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謂祖為王父則知父天者不專謂考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為秘書少監兼權侍立官奏吳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明堂在冬曰... 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太祖嘗行大雩之禮於開

寶太宗再行禮於淳化至道其禮正如園丘獨明堂之禮皇
祐二年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天觀政和又繼行
之太上皇帝建炎二年既祀園丘紹興元年即祀明堂以太祖太宗
並配天地神祇饗饌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既親耕穀七年又化
園丘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祖宗故事近遵太上皇帝慈訓
實為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熹因轉對又申前請是歲遂詔令禮
官太常寺詳議而舉行之○丙子四川安撫制置使知成都府胡元
質奏川蜀產茶自熙寧以後一從官榷軍興以來聚斂之臣增立香
額產日益去額日益增民日益困於是條其狀以聞乞同茶馬司公
共措置旋被降旨俾之惜畫臣遂與提舉茶馬官置局委官推核增
額之數所合減放虛額凡一百四萬二百斤有畸其引息及土產稅
錢共計十五萬一千九百九十四貫有畸係每歲合納之數遂具以
聞奉旨除放遠民交慶欲望聖慈宣付史館以傳無窮詔從之○冬
十月安南李龍翰加食邑封功臣號切對制調○十一月己卯朔
臣等乞宣示御制用人論上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而
已且為卿等設即邇來年穀屢豐雨暘時若中外晏然皆卿等之力

之力○癸卯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
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旨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特請
路未有申到處故也○癸酉上宣諭曰近蒙太上皇帝賜到倭松真
如象齒已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奏陛下不因太上皇帝賜
到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上曰朕豈能辨此木植乃太上之賜近嘗
謝太上皇帝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過此堂奉萬年之觴太上皇帝
已許臨幸雄等奏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作可謂儉德矣及蒙
太上皇帝賜到木植即建此堂可謂孝德矣孝儉之德堯舜事也上
曰此堂並無所費不施丹雘數日間當與卿等觀之○戊寅進呈右
正言黃洽劄子奏賞罰必欲當上曰當罰自是欲當然朕有一言昨
亦嘗宣諭黃洽天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於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也
過於直不可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尤不可蓋過於猛則人
無所措手足濟寬而過於猛猶矯枉而過其直也惟立表亦然所立
正則其影直所立過中則影亦隨之朕守此甚久一賞一罰決不使
之至於過趙雄等奏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此舜事也上曰中者朕
朝夕所常行也

嚴
勝
澤
能
能
能

失宜則非中矣。臣下初無喜惡，好惡嘗於禁中宣諭左右曰：朕本自無賞罰，當隨事而應，不得不賞罰耳。初無毫髮之私也。又常守兩語：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故雖平日所甚親信，苟有過失，必面戒之，而疎遠小臣或有小善，寸長則稱獎，不一雄等奏大哉王言。此之謂無心。孔子論古帝王，獨以堯為大者，以其無心故也。故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夫雨露之所生成，雲霜之所肅殺，天豈有心於其間哉？今陛下如天之無心，得堯之大得舜之中，所以聖德日新，治效日著。蓋本諸此。○是月雨土。○十二月戊子，進呈柴瑾具劄到薦奉王堯因依上曰：曰今歲兌發海船而瑾乃以發海船薦舉王堯，可謂欺誕矣。特落職，以為薦舉者之戒。○甲午，進呈土輶乞將異姓恩澤與姪女夫張元質、趙雄等奏在法異姓恩澤合奏有服親太常寺供到姪女夫無服上曰：既於法有礙，今一放行，遂為無窮之例。攀援不已，斷不可開。○己亥，刑部尚書謝廓然奏：切見二廣緣去朝廷既遠，舊多煙瘴，去處又見攝官定差之文，縣或有闕，監司守臣輒差校尉尉攝參軍助教權攝上曰：遠方用此曹權，縣細民何負？可令二廣節制將以此名色，並日下解罷。今後州郡違戾，仰按効施行。如諸

善
世
不
中
象

司正天許五察以聞。○辛亥，進呈知舒州趙子濂奏：本州支使鄒如愚司理趙善勛充廢職事上曰：官無高卑，皆當勤於職事。又曰：朕於廢之外，猶有暇時，只好讀書。唯讀書則開發智慮，物來能名，事至不惑。觀前古之興衰，考當時之得失，善者從之，不善者以為戒。每見叔世之君，所為不善，使人汗下，幾代其羞。且如唐季諸君，以破朋黨去宦官為難，以朕思之，殊不難也。凡事只舉偏補弊，防微杜漸，銷患於真，真若必待顯著而後治之，則費力矣。朕又每守防句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朕每於臣下未嘗有一毫輕侮之心，皆待以禮。至於玩好之物，有來獻者，未嘗受之。即諭以此物是卿所玩好者，一切不留。此皆讀書有得。雄等奏：恭儉豈可以虛言笑貌為哉？陛下躬行如，此聖學高矣。○是月臣僚請會計財用之數為會計錄上曰：向者欲為此錄，緣戶部取於州縣為經總制錢者，色目太多，取民太重。若遽蠲則妨經費，須他日恢復之後，使民間只輸二稅，其餘名色乃可盡除之。○潼川府路言：馬補行義文學，召不至，賜出身補本府教授。○雍表潼川府中江縣孝廉里進士楊榆家門閭以本府上其嫡母賈氏夫死不嫁，事見前。以孝聞，舅姑皆九十餘，無恙而終。賈氏追悼

雍
表
楊
榆
氏

喪葬盡禮至有之於生於墓側楊榆事其母復能盡孝道時賈氏年八十四而康健不衰皆由楊榆孝感所致也

○在移淳熙七年春正月甲寅朔進呈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放免收

稅一年為緡錢百二萬有奇及用內帑等錢對補之數上曰朕於內

帑無毫髮妄用苟利百姓則不惜也趙雄等奏昨黃榜既揭都城謹

呼蓋古今絕無而僅有又奏太史局申前月二十八日日有戴氣言

人君德至於天為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上曰二十八日恰是歲次

統時朕之本心只欲重歲豐稔物價低平百姓家給人足茲為上瑞

（臣等）漢文帝詔天下三十而統一又詔免田租之半又詔

天下田租盡除之此蓋史冊所載文帝愛惜財賦不肯一毫妄費而

所終蓋恭儉之積也壽皇聖帝愛惜財賦不肯一毫妄費而

之令史不絕書至是乃放免臨安府城內外及諸縣一年之征又

盡出內帑以補之捐利予民雖出聖神之本心然德之効實見

於此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自古及今未有有用之不節而能愛人者

也臣於文帝之事有感焉故併取以為德之證云

二月癸未朔知鎮江府曾遠言本府開闢海縣河及新何等以便舟

船上曰楊子江天下至險不可備舟趙雄奏鎮江舟船輻湊前此

船客船漂溺不少上曰若多開河道以便舟船甚好○壬辰趙雄言

奏王慶背乞寬慈抱上技決曰朕邇來踰次建儲者正見此子

氣頗薄自然亦不料其如此之平也趙雄等於前建儲之初天下

未能盡識聖意乃今方是曉然上曰朕以宗廟社稷之重臨行之

○已酉進呈提奉江州太平興國宮陳岩肖上表進淳熙中興聖德

頌上曰可令宣付史館因曰陳岩肖筆力不寡實為待從惜其老矣

欲與進職又別無名不欲因進也○丙午上曰朕今察官察事甚

好邇來所察甚有補於事趙雄奏事之大者言者論之小者察官察

之則吏治畢卒官邪悉去矣○是月進仁宗王牒慶曆三年至皇祐

三年凡十年及哲宗玉牒○頌釋奠儀○張拭卒初拭在朝未嘗感

而召對六七拭所言大抵皆修身務孝畏天恤民抑僥倖并諫設故

不後者眾坐是而出居二年上復念拭除知靜江府增秩再任凡五

年廣西諸州運鹽漕司取其八分之息公私兩病拭奏以鹽息什三

予諸郡又因兼漕事出其所積緡錢四十萬而中分之一為諸倉

羨益之本一為諸州運鹽之費所統州二十有五荒殘多盜拭乃簡

閩州兵汰冗補闕諸州黥卒伉健者為效用斥漕司鹽本羨錢以

佐諸州兵食之○上嘗申嚴保五之令而信其賞罰知流人沙世堅

聖主

之故事

事

在移

戴氣

張
之
政

才勇喻以討賊之所捕斬前後以百數傳之溪洞酋豪喻以阻
然睦鄰毋相殺掠示之恩信其禁防由是內寧外服革橫山買馬
之宿弊諸蠻感悅爭以其善馬至改知江陵府湖北尤多盜賊入境
首効罷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群盜遁去又益為教條
喻其黨與得相捕告以除罪却頗邊屯軍王將每與帥守不相下之
既以禮遇諸將得其惟心又加恤士伍每按親兵必使與大軍雜試
均錫以相激厲修義勇法便從縣道之見級農隙講武大閱於府有言
於朝請盡籍客戶為義勇者之松慮其擾之閭閻民籍家三人者乃籍其
一為義勇副軍別置總首人給一弩俾家習之之三歲一遣官就按之辰
沅諸州自政和間奪民田以畚鋤滋惰號萬弩手之為奏去其病民罔
上者數條並准奸民出塞為盜法皆抵死異時置而弗治至是捕到
數人仍有胡奴在黨中之試曰朝廷未能正名討賊疆場之事每曲在
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之北人數其理直且曰南朝有
人信傷守劉大辨之活勢希賞黃袍之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請於
朝以熟為荒乞授流民事下之太道施行如章之試劾大辨之詐說之虐所
招不滿百數而虛奏十倍請論其罪不報章累上之大辨易他郡之蓋宰

孝宗 建熙七年

張
不
得

相忌之試者沮之云之試自以不得其職數求去尋以病請祠病且死自
作遺表來上之累曰再世蒙恩一心報國之人即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
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
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即更以庶僚不得上遺表却之上之乞不
見也之試初以父任右承奉郎平生未嘗乞磨勘上知之其在靜江特
進二秩為承事郎之試之言曰孝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本心之所當
為非有為而為也之有為而為則皆人欲非天理此之試講孝所得之要
也之試嘗從胡宏講孝宏告以之非論仁之旨之試默然若有得者宏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三月丙辰兵部指置武官之奉補官差注格法上
曰武卒本欲取將帥之才今前名皆令從軍以七年為限則父在軍
中諸練軍政將來因軍功擢為將帥無幾得人○壬戌詔之聖賢良內
降制略曰永惟通儒明於古今王事之艱朕所嘉尚乃即位以來詔
書三歲一下而應是選者未能盡當朕意之宜詢求之路未廣而考擇
之法或嚴耶將朕誠意未孚而真賢矣能莫為時出也中外侍臣若
部使者郡守其各悉心搜選俊異之名來上之名儒茂才有能稱吾詔
者當之顯焉之尚書寺之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

張
不
得

張
不
得

太上
皇后
內宴

承孝士待制各處醫方工師
○庚午車駕詣德壽宮起居恭請太上皇帝壽聖皇后至大內開宴
於步虛閣下上中裏赭袍赴太上壽聖殿前各再拜起捧觴上千萬
歲壽酒三行太上壽聖臨步輦以行上亦步輦從至寒堂棟宇顯
敞不加丹雘上曰凡此鉅材一椽已上皆太上皇帝所賜且望無
節目所以更不采飾酒復數行至堂中路石橋少憩上捧觴勸太上
次勸壽聖皆續飲上亦兩引更相勸酬者再三上奏太上曰苑囿池
沼久已成趣皆太上皇帝積累之勤臣蒙成坐享何德以堪之太上
皇帝曰吾兒聖孝感通神明海內無事垂二十年安得為無功於是
曾觀退而紀之以進詔付史館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置酒前殿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有臣業所就
孰與仲多之語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未央宮上皇謂胡越一家自
古未有而太宗有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之語此皆一時宮
中燕樂之語而史筆大書以為漢唐盛事然自後世視之卻行之
恭內禪之說亦不容先我焉今觀壽聖皇帝所以脫其親者二十
八年之間必慈孝始終無間夫豈漢唐所可幾及觀之所紀時
其一事耳嗚呼盛哉

或恭讀燕遊其所所以壽孝子之道又極其至也見天顏悅而
不自勝亦履壽康而喜不可言淳熙三年行七秩以所御之服
曰此古人班衣意也非常之愛與天下共之而聖孝達乎天下矣
淳熙之十三年行八秩御所賜之服曰此古人班衣意也聖有
之典慶使起服而聖孝達乎夷狄矣冷泉之遊亦酒相屬太上欣
然曰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其至矣真樂可勝既哉
翠輦之遊步輦以從天子陳然曰一椽以上皆太上所賜又曰苑
囿成趣皆太上積累之功
其克念厥初又何如哉

癸酉臣僚言今京西路均房州水陸入川商旅軍兵附帶銅錢入金
州利州甚多金州為川口與高川接壤舊止用交子鐵錢今乃兼用
銅錢深恐泄入它界及四川毀錢為器之弊乞下四川總所委利路
漕臣置場於金州給以交子兌換官私銅錢發赴湖廣總所結管從
之○已卯上曰進讀一朝寶訓幾時終篇史浩周必大等奏陛下日
御前後殿大率日軒方罷朝復日又御講筵過是聖躬上曰朕
樂聞祖宗謨訓日盡一卷亦未為多雖雙日亦當特坐自是
每講讀上必注目傾耳或隨事咨詢率漏下十刻而無倦○夏四月
癸卯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不及
在人若正心術以立綱常民有歸心則不討理軍民安矣

民力決不可寬惟有吏將事費中節軍費關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率之選率皆膏粱子弟殿校凡流所得差遣為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惟望哀歛剝以償債負總餉之任者亦皆府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供軍而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可革也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可斂責其寬恤無然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係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則塞私利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臣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年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藝之創下則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隳為引援權實庸顯所惡則定行訾毀公辟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

神宗七年

者皆陛下之時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學相師傳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壻承望其風旨其卒能自持者亦不過齟齬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議者乃畧驚悸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寢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回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為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為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乎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復宗廟之繼又何時而可雪邪○已酉進呈丙輝奏竊見吏部選法小使臣遭喪不解官給式假百日欲除終邊職任及見從軍與歸正歸朝揀汰指使等官并軍功補授雜充出身人等舊以百日為限此外小使臣如陰補子弟宜守家法取應宗室武舉出身之類皆自科舉中來自合悉遵三年之制上曰小使臣在多是從軍或雜流出身及沿邊職任所以不以礼法責之其陰補子弟取應宗室武舉人等可不遵三年之制可依奏○五月壬子朔趙雄等奏謝昨日觀堂奏事蒙恩錫燕又蒙頒賜宸翰日夕日謹謝○言古今治亂之要躬行

恭儉之懿可謂難得德上曰昨
同又不設果草不具珍饈而醉飽自有餘居常燕飲亦不過如此醺
飽之外雖入珍羅刻亦何用徒暴殄妄費耳旌等下儉德中
所共知無不欽仰贊美○上曰近頗之雨昨晚方欲祈禱半夜遂得
雨可喜趙雄等奏陛下修德修政格于皇天故欲雨即雨上曰露霽
如此皆是泰稷結異過如兩殊王矣真大祥瑞也上又曰連歲豐稔
米雖至賤雨既愆期朕不敢忽足時雨正霽霽上勸雨笑曰此雨從
何處來雄等奏從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災臨之陛下誠
心愛民且其感格如此○乙卯史浩等奏准讀三朝寶訓終篇臣等
竊惟聖子古訓監于成憲傳於所以告萬宗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于光明群臣所以戒成王也二君當即位之初故其臣以是入告今
陛下以臨大寶歷年方亦不特進言益勸典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
日日新陛下其得之矣欲改舊章行史館詔從之○進呈廣南路經略
轉運提刑司狀準指揮以本路奏請乞將湖南宜章臨武兩縣割屬
廣東連州再委官詢訪審究二縣麥不可割上曰不若仍舊豈可
更切朕向來見有陳獻利害曉其一時之言似乎可行輕欲改之

神宗 熙寧七年

○甲子日上曰昨日雨至夜霽常朕每日修省惟恐不速
有素矣非若周宣王因懼而修也上曰成湯禱旱之辭每歲好雨者
增益之且湯之不瀕發也自無女謁何至於盛今白女謁盛耶則是
當果有此事矣○已卯進呈畢上宣諭曰歷觀自古人臣功業之成
否全係其當時人君如何耳且如裴度遇憲宗則能成功其後在
宗文宗時則無聞趙鼎等奏曰弄璋之君然後有皇慶之臣有湯武
之君然後有伊呂之臣裴度伊呂若遇敬宗文宗亦無能為而况裴
度乎史臣贊裴度以為非則智後愚用不用勢當然蓋知言也上曰
然○是月頒厚熙新書○六月丙戌上問周必大曰頃以屬中書
集示卿曾細看否必大奏已曾細看語多麗率上曰北方之文豪放
具弊也雖南方之文雖密其弊也弱○甲午詔監司郡守所屬官或
身有顯過而政言於民者即依公按刺或才不勝任而民受其弊者
亦詳其不能之狀俾改祠祿不得務從姑息致有民訟方行按刺若
廉察素明而的知其非訟不當者

神宗 熙寧七年

訴之罪不得一例

○乙未趙雄等

奏近日雨頗霑足皆聖德所致上曰朕何德惟賴二三大臣扶持公道上天天心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彼小民暑雨暘時皆未免於怨咨上之人苟能思其艱圖其易斯盡善矣雄等奏君常以盡公相告戒若曲徇親舊之情不過得其面譽安能勝衆人之毀也上曰曲意徇人所悅者寡不悅者衆及招人言親舊誰能致力不惟無益於國亦殊不利於身豈若一意奉公保無後患較其利害孰得孰失耶○壬寅進呈秘書郎李燾奏竊觀國朝太平興國元年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至雍熙二年復設明法科以三小經附則知祖宗之意未嘗不使經生明法亦未嘗不使法吏通經也謂宜累徵祖宗舊制使試大法者兼習一經及小經義其二道爲一場上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疑獄若以俗吏必流於深刻宜如所奏然刑與禮實相爲用且事涉科舉可專令禮部條具來上既而禮部條具欲從臣僚所請第四場經義大經一小經二經從之○丁未二省奏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罄倉廩盈溢其江東收諸郡上供米初今歲近由金匱鎮江合入兩處守臣皆云無可成慮乞依舊額赴行在糴備

西君上曰朕常思何以治世之術惟當增修德政耳○是月

即趙鼎中疏略云士風之盛衰風俗之樞機繫焉上以科舉之文言之儒宗文師成式具在乃祖性理之說以淳言清詞相高士之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偽之實士風日弊人材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朝好惡所在以變士風從之○秋七月甲戌進呈杜民表劄子乞住罷總領漕司管運上曰朕欲罷此久矣內外諸軍添給粟重之人每歲共不過三十餘萬緡別作措置支給於是降詔兩淮湖廣四川總領所兩浙四川轉運司管運並日下住罷仰逐司將截日終見管本息錢物實數逐一開具申尚書省○乙亥進呈伯圭劄子將門客不理選限登仕郎恩澤再奏乞理選限上曰於法如何趙雄等奏在法不許上曰朕每自守法不敢放開若違常法以開侍門則援例不請不已將何以阻之○丁丑進呈徐會六年詔應諸軍有家累因差出身故請過券食錢米並特與除破其無家累并在寨身故人即未該載理合一體上曰合與與否近來優恤諸軍事件無不悉備平若無事須精加訓練不可使

請太驕即

誰有效節○八月進呈

梁李圻乞官觀上人不正侍時之以利內侍以其
書賜進趙雄等奏陛下化行中外雖暫御之臣皆知精白不敢私真
盛德事也○已丑臣僚言治邊人盜賊解盜私入山界侵射盜利詔
興州興元府都統司開具已措置禁止事件以聞而吳挺言本司
已立賞錢五百貫出榜行下公邊屯戍統兵官廣布耳目嚴行緝捕
從之○辛卯臣僚奏執政臺諫之臣身居要地而子孫從宦遠方監
司郡守趨承從風而靡於四方觀瞻所損甚大欲乞今後見任執政
臺諫子孫並與祠廟差遣特許理為考任詔從之○已亥上謂輔臣
曰漕河猶未通舟開平江府月供關米皆雇夫陸運當此秋旱深恐
勞民可權於百官米內支供雖無害它時水生却令供輸○辛丑
進呈台州自淳熙元年至二年欠內庫錢萬餘緡本州引赦乞除放
內庫執以無例上曰赦書所放內外一體其除之○是月置湖南飛
虎軍帥臣辛弃疾所創也尋詔撥隸步軍司遇盜賊竊發專聽帥司
節制仍以一千五百人為額○早○九月癸亥上宣諭曰每日常朝
可同後殿之儀不必稱丞司名趙雄奏君前臣名禮也臣豈敢當此
上曰記得蘇洵亦嘗論此謂各呼而進退之非體貌大臣丞相不願

孝宗淳熙七年

多辭於廷詔今後垂拱殿日參軍臣特免宣名續又詔除朝賀六參
并人使在廷依儀其餘世宣名內樞密使日參如遇押班亦免宣
名○詔印會子百萬緡給江浙代納早傷州縣月積錢是歲二浙
江東西湖北淮西傷旱歉放并賑濟計之合二百萬緡解先是上諭
宰執曰近來會子與見錢等並雄等奏曩時會子輕矣聖恩深遠不
復增印民間難得之自然貴重又緣金銀有稅錢費擔摩民間尤以
會子為便却重於見錢也上曰朕若不愛惜會子放出過多豈能如
今日之重耶○冬十月丙戌姚述堯進對因論今歲旱傷賑恤之政
當務寬大上曰國家儲蓄本備凶歲捐以予民朕所不惜○是日進
呈降授明州觀察使張詠遺表擬贈永宣使與恩澤上曰前日給事
陳明駁其致仕轉官今得毋再致人言乎趙雄奏朝廷行事與臺諫
不同朝廷須稍從寬臺諫當嚴然守法不可放過乃為稱職上以為
然○乙未趙雄等奏胡元質申黎州五部落蠻納降昨降旨諭以彼
如未弭伏毋汲汲市馬使權常在戎自無能為所謂明見萬里上曰
蠻人欲進馬三百匹以獻朕已令密院發金字牌却其
獻止計其互市

淳熙七年

月己未知隆興府張子

皇朝通志
卷一百一十五
禮部
四
十
五

顏言義乾道之早四安撫司
按推比較稽其登耗而為守令賞罰以此流移者少今歲旱傷欲乞
許臣依茂良所請以議中令賞罰從之○壬申淮東江南軍軍未熹
乞將今年苗米除檢放外有合納苗米九千九百石乞撥充軍糧上
曰南康旱傷已支撥米與賑難賑濟矣可更依所乞雄等奏陛下聖
德簡儉苟不當用一錢不與黨利百姓則雖百萬不惜上曰朕於內
帑未嘗毫髮妄用上以奉二親下則福軍而已至於奉養口體每戒
後死毋妄殺如鶴驥止不令供又曰御馬院所養胡羊每遇新屠則
以一口奉太上一口奉壽聖朕未嘗殺雄等奏史稱唐太宗天安仁
忽陛下蓋無愧矣○十二月徐州五部蠻寇邊○是冬進呈四朝國
史志○戶部郎趙師等言紹興以來賦入綱目浸多中間雖將頭子
等窠名五十二項并入經總制起發造帳供申其後復添坊場覓刺
增添淨利等窠名錢一十三項又皆隨事分隸戶部五司其為財賦
則一而所隸者五莫相參照乞於本部置總計司以五司所隸錢物
併歸一處趙雄等尋奏○見有權轄司上曰五司分治而長貳總
之既有權轄司若更立總計之名徒重復無益也

卷一百一十五

